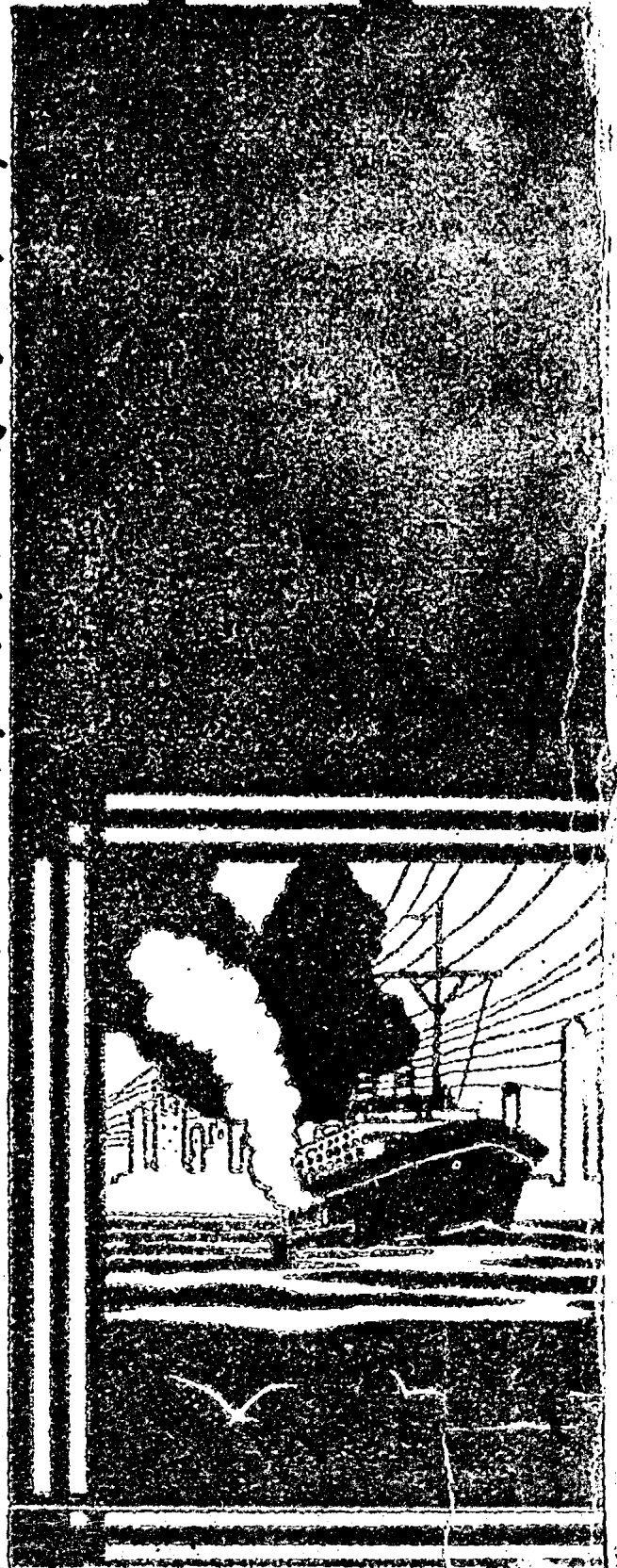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著

我們的旅行記

陳之佛題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著

我們的旅行記

陶行知題

523.82

0.56

2

新安小學兒童
旅行團著

我們的旅行記總目

- 1 陶行知先生的序文
- 2 陶行知先生的題詞
- 3 潘公展先生的題詞
- 4 劉仁航先生的題詞
- 5 陳鶴琴先生的題詞
- 6 報紙的宣傳
- 7 我們的照片……………十二幅
- 8 各界的題詞……………一——一六
- 9 宣言……………一七——二〇
- 10 團員一覽……………二一

11 職務一覽	二一
12 生活公約	二一
13 告小朋友書	二二——二四
14 我們的旅行記	一——二四一
15 發出的公函	二四三——二四八
16 發出的信件	二五一——二六四
17 出發後往來的信件	二七六——三〇九
18 賬目	三一〇——三一四
19 贈品一覽	三一五——三二三
20 我校爲兒童旅行團報告敬告讀者	三二四——三三一
21 校史——新安五歲	三三二——三五七
22 我校第五年計畫大綱	三五八——三六五
23 我校第六年計畫大綱	三六六——三七七

我們的旅行記
是淮安新安小
學兒童旅行團
七位小朋友心
頭滴下來的
文字。這個旅
行團是一個破
天荒的嘗試。
他們沒有父
母照應沒有
教師領導。從
淮河北岸遊
到上海。到
以賣講取得
他們的旅費。
到了上海這
個中國經濟
首都便

成了他們的大學，上海各層社會的大眾便成了他們的先生，形之色之的生活便成了他們的教科書。這本小冊子固是他們的旅行生活的小影亦即是他們們在這偉大的社會大學裏上課的筆記。許恪士先生說得好：「從你們光棍生活上我方

懂得社會即學校的真意。誰
要知道社會即學校的理論，
看了這本書就明白了。這的
確是一本奇書。牠是一本生
活教育學，是一本兒童遊記，
是一本兒童文學，是一本創
造兒童世界的宣言。

陶行知 三·六·三

沒有父母帶
先生也不在
誰說小孩小
竟分新時代

新安兒童旅行團

遊滬紀念

陶知行題

以自動精神求自

立學問 養良自尊

德性

新安學兒童旅行團存念
潘展題

我主張研究教育及人類社會的第四步
應先辦木猴村猴學校的 第二步再辦
母親與童叟的社會 再是再辦青年與童
的社會和教養 如此方能開人類的第
社會 今此處與童叟的團體已開
始試驗新學園 可以如何試驗成
功

劉仁航



七 在滬大江大學



六 出席兒童幸福會歡迎會



八 在光華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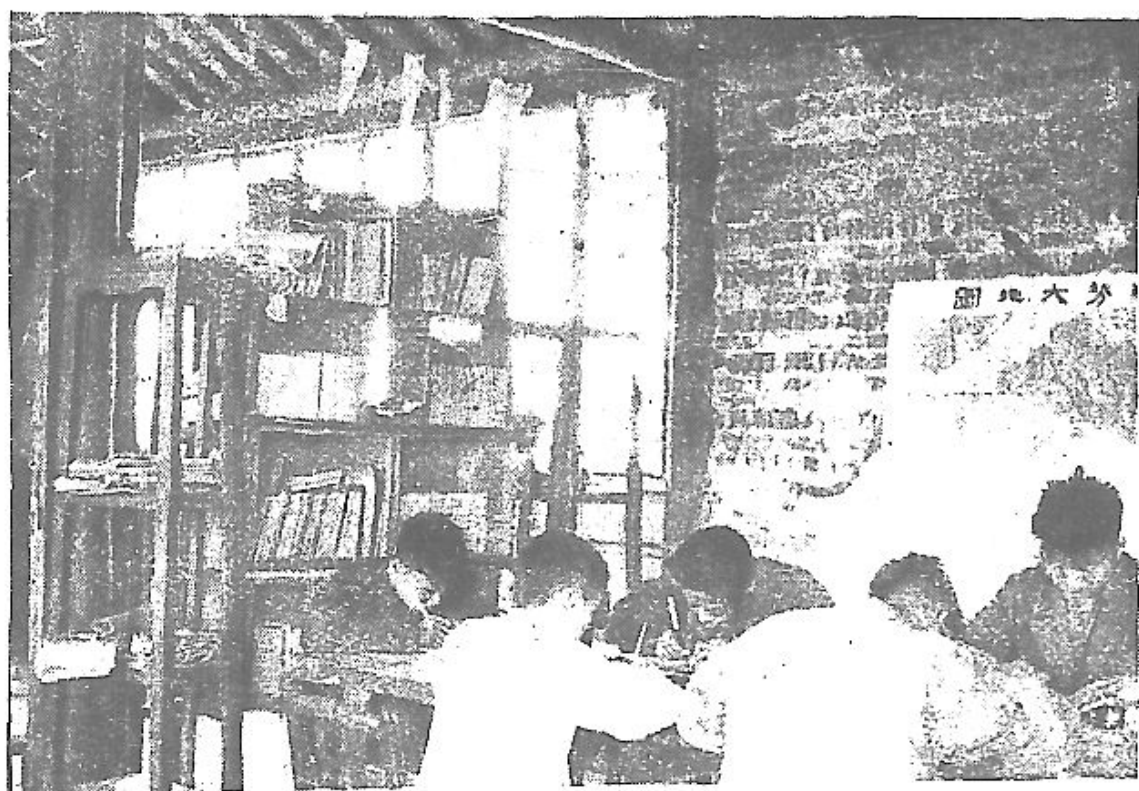
十 鎮江新安徽兩鄉同會送別



九 歸程——在京滬鐵路上海北站



收 獲 一 斑 十 一



返 校 後 撰 稿 十 二

見帶人可來見
可來自然走馬看花
者多矣
煉物
其詩曰



題詞

百聞不如一見！

二十二年十一月三日題贈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

張竹平於時事新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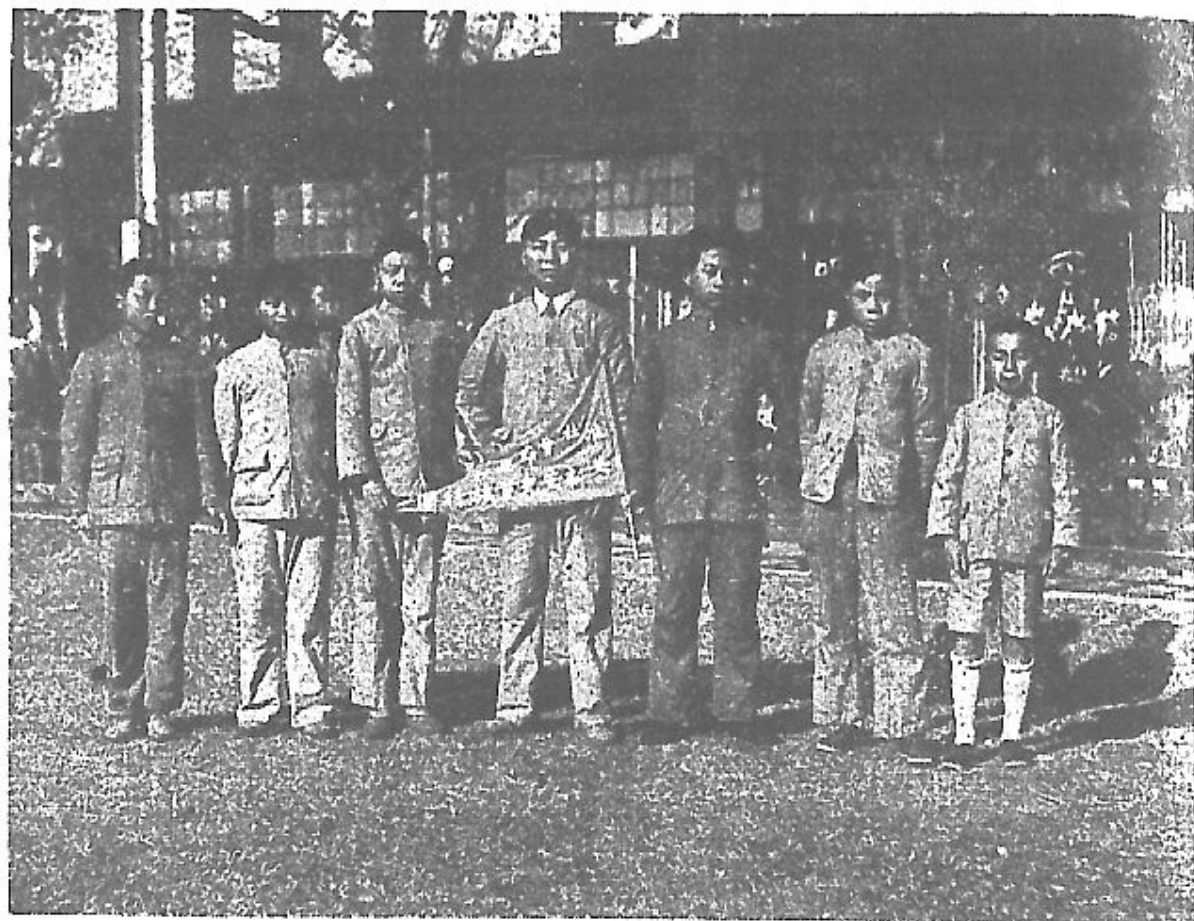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行路爲讀書，以讀書爲行路，勗我諸君
更進一步。

新安兒童旅行團存念

吳君勉十二月十一日。

徒步數千里，
無師又無錢；

我 們 的 照 片



一 新 安 小 學 兒 童 旅 行 團 的 七 個 團 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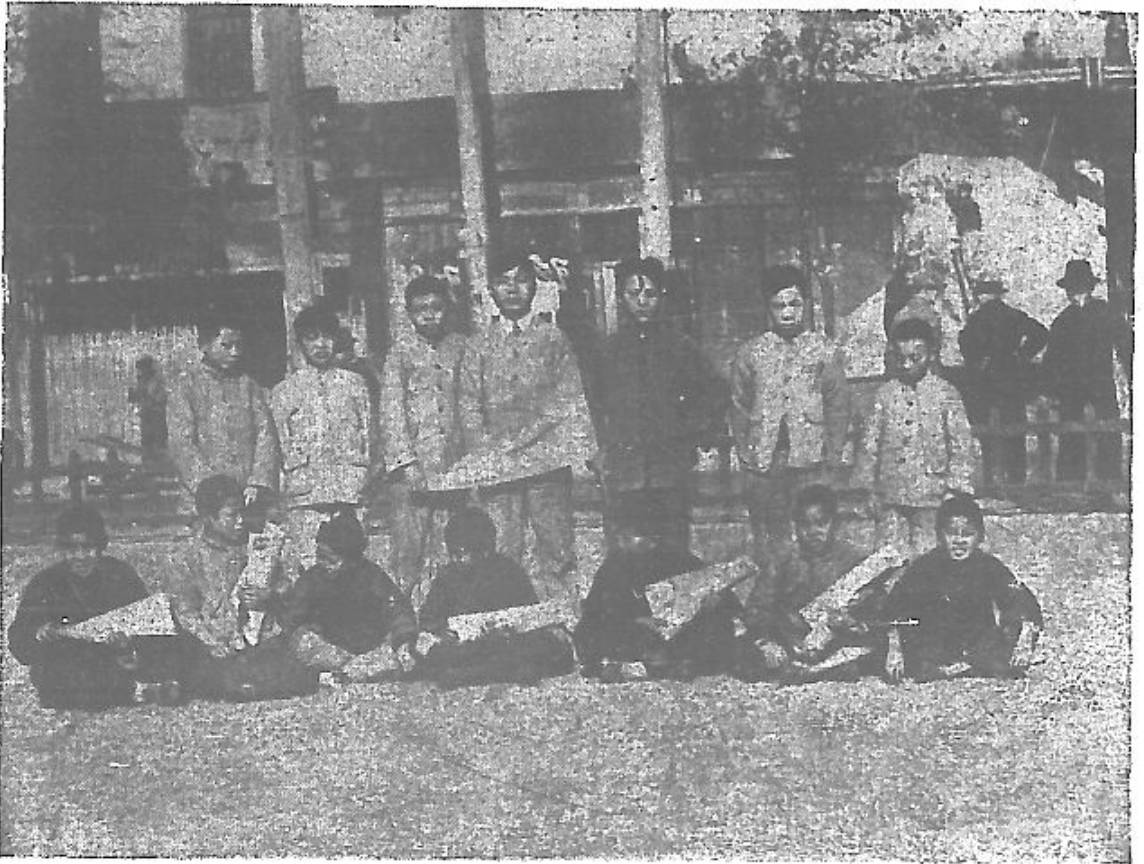
三 到 了 西 門 碼 頭 候 輪



二 在 紛 紛 細 雨 中 發 出



四 上 了 輪 船



五 到 了 上 海 和 賣 報 小 孩 合 影

中國兒童界，

君開新紀元！

新安兒童旅行團存念

福建集美幼稚師範教育參觀團揚寅初題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躬行實踐！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

鄭通和

發揚自動精神！

上海市立新陸師範盛振聲

我們國家所希望的兒童，是勇敢活潑有組織的兒童。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當之無愧！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存念

胡叔異題

革命的成功，繫在大家的肩頭！

淮安新安兒童旅行團努力

楊公崖謹祝

到處留心都是學！

淮安新安兒童旅行團

藍渭濱題

獨立精神！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

廖世承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

從你們光棍生活上，我方懂得社會即學校的真意。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

許恪士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新教育的曙光

湖南第一中學參觀團楊國礎題十，三十。

社會，大學也。望來上海，隨時隨地體驗。

晨更工學團黃警頑題於西區小學

保持這種精神，發揮這種精神，推行這種辦法，造成國家的新柱石；則民族可救矣。

東方新農園陸厚仁記於中華職業學校內二十二，十，二十一。

增教育！

助閱歷！

上海友聲旅行團

今之學者爲人！

上海公共衛生社全人三三，十一，二。

新興兒童！

二十二年十一月爲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抵滬作

古黃向超凡書贈

你們是科學的現代兒童！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遊滬紀念

上海現代兒童半月刊社宋易十一月四日。

努力做工！

淮安新安兒童旅行團

十歲小朋友孝文二十二，十一，五。

打破看輕兒童的觀念，提倡以兒童爲中心的社會。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存念

雷震清十一月七日。

爲兒童教育別開生面！

大華無線電公司 二二，十一，八。

知行合一！

新安兒童旅行團

魯齋青謹題 廿二，十一，八。

新教育是挽回國運之基礎。

新安兒童旅行團

成燮春題 廿二，十一，八。

於書本外求智識，

方是真確的智識。

新安小學旅行團

吳蘊初

百聞不如一見！

新安兒童旅行團

志在四方。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旅滬紀念

民生先導！

新安旅行考察團 正

是之謂民生教育！

此之謂實地求學！

黎照寰

亞美股份有限公司敬贈
上海廣播無線電臺

申江鄭絨三題

顧竹軒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

天蟾舞台同人題贈廿二，十一，八。

打破教育之新紀錄！

王秀夫題

別開生面的小學生！

上海三友實業社岑子厚題

是好友，亦老師也！

新安小學七位小同志

張翼三二，一一，一七。

創造奮鬥！

新安兒童旅行團

戚心一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社會是學校，
生活即教育。

新安小學旅行團 存念

日光星光做你們的先生！
空氣和氣是你們的朋友！

新安小學旅行團

有志者千里可行！
無志者寸步難移！

新安小學旅行團

吳友孝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自由農場尤懷皋書贈廿二，十一，廿八。

自由農場尤戴夢琴廿二，十一，廿八。

七個小朋友，
結隊作壯遊，
做工求智識，
堪稱第一流！

題贈 新安兒童旅行團

從吃苦耐勞獨立自營的生活中，
打出一條出路，
纔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漢！

新安小學旅行團到寶 紀念

李楚材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後生可畏！

馮國華十一，八。

淮安新安小學學生長途旅行抵鎮紀念

鎮江大照職工學校校長郭志成題

發揚民族性！
努力赴前程！

淮安新安小學學生長途旅行抵鎮紀念

鎮江大照電氣公司經理郭志成題

站定脚跟，
認清方向；
邁步前進，
不要回頭。

敬錄 汪達之校長意與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各位小朋友共勉

黃樂民廿二，十二，十二。

學然後知不足，

此行未滿諸君求知慾！

今雖歸故鄉，

淮安兮新安！

努力！努力！普及生活之教育。

淮安新安小學七位小朋友留念

隨時隨地皆學問。

淮安新安小學旅行團

章機題贈十二，十三。

鎮江茶葉業同業公會方灝題

舉起小拳頭，
打倒書獃子；

拿起小鋤頭，開闢新生路；

救人救己救中國，

努力努力努力！

淮安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七位小朋友 存念

黃白民題於鎮江新安同鄉會。

旅行不忘求知，讀書不忘救國！

生活即是教育，社會即是學校！

淮安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七位小朋友 贈別紀念

時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休寧黃協民時客京口者於新安旅鎮同鄉會。

事業的成功，要從艱難困苦中得來！

淮安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七位小朋友 存念

志在四方！

淮安新安小學

方恩普題於鎮江徵甯同鄉會。

苦盡甘來！

淮安新安小學

陳詩謹題

勇猛邁進，鵬程萬里！

鎮江廣新茶號方見三題

民廿二冬謹以此祝 新安小學旅行團

大中華火柴公司
鎮江榮昌廠同人謹題

前程遠大！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

東南職業中學二二，十二，十一。

教育，教育，
教育爲的是生活。
現在一般的學校，
年化經費幾萬吊，
造成許多空頭畢業生，
生活靠家庭，
社會做遊民，
談不到生產，
教育真冤枉！

請 七位小朋友 指正

教育，教育，
教育爲的是生活，
不僅識字要能做，
生活門道樣樣學，
學全做好再來教大眾，
生活卽教育，
社會是學校，
人人能自活，
教育成功了。

黃樂民十二，十三。

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淮安新安兒童旅行團

楊公崖又題

我校爲兒童旅行團宣言

本校是個試驗新教育主張的學校。參加工作的人都是抱了絕大犧牲而無顧惜的幾個研究教育的青年，然終爲經濟的鐵蹄踩住了，翻不得身，如是犧牲的大部份都是徒然了。志願也將給撕成碎片了。但真理是不會磨滅的，在我們信仰的教育理論之下，發生出一些新的嫩芽，這樣，我們的兒童旅行團便產生了。

這個旅行團，是由七個孩子組織成功的，他們都是本校的基本學生。基本學生，是本校自四週年後纔開始的一種計畫。

他們最大年紀是十七歲，最小年紀是十二歲。

本校的一切日常生活的挑水、燒飯、洗衣、洒掃，是他們共同輪流負擔；種菜、築路、砌牆也是他們共同負擔；還有編輯週報表演戲劇，也是他們自動的一椿一件分日分時的去做，更還有一部份附近來校最小的兒童是由他們中的兩個最大的擔任領導，他們是在有相當

計畫的生活中陶熔了整整的四個月了。

他們都是受家庭窮窘逼迫的不幸的孩子，自從整個的離開了家庭環境，來過這種有相當計畫的生活以來，正常的生長露出很分明的現象，使我們更加相信我們認清的教育主張有更進一步努力實驗的必要。

基本學生定額爲二十名，但第五年度開始生產計畫的五千元經費，分文無着，而現時的支持，僅僅是一部份熱心贊助的人按月郵寄三四十元，和舊有的租糧五六十石，而今年穀賤更大受了影響，基本學生的定額因以無法實現。

但我們并不因此恢心頹志，我們相信，教育是人類自救的事業。在萬難臨頭幾乎不堪延續的時候，從報上看到一位無名氏的女子慨然解囊以巨款捐助抗日的義勇軍的故事，使我們覺得中華民族的前途，尙有可爲。也就振一振精神，繼續奮鬥！

然而我們仍然是陷在困難的重圍裏，而經濟的鐵蹄仍踩住了不肯放鬆。

我們相信我們認清的教育主張，是祇有我們自己去努力實驗的。

我們認清的教育主張是：

「生活即教育」

「社會即學校」

我們以「教學做合一」的方法「在勞力上勞心」的理論，實驗我們教育的主張。

七個孩子所組織的旅行團，就是從此中產生的。

讓他們到廣大的學校裏去，那是活的學校，有活的動機不必去設計引起，有活的書，須要各人仔細地讀，自己去記載，有無量數的先生，最合理最正確的指教。

讓他們感到困難自己去求解決，「事實的教訓」勝過千萬卷書，他們沒有先生參加也沒有先生能分身參加。但我們相信正因為沒有先生參加，纔是他們發展的機會。我們惟有期待着將來事實是怎樣的告訴我們。

人類的意識是給時代喚醒了，為兒童謀幸福的聲浪，也日高一日了。我們的計畫決定後，去和平素熱心幫助我們的幾位先生商談一過竟得大加贊許，并多方力為贊助。這是出乎我們的預料，增加我們不少的勇氣，鼓勵我們積極地向前。但我們能籌出的旅費，仍是有限，這有限的經費，不能阻撓我們前進的勇氣。我們決定用我們的勞力——如賣書演說等以

換取我們的旅費。這種以勞力換取旅費來去探尋社會文化，就請目之爲探尋文化的小工人吧！

中華民族正在碰着存亡的關頭了。圖存之道不祇一端。我們是願以終身盡瘁於新教育事的人，但我們的能力是這樣的薄弱，我們是需要巨量的多方面的贊助和指導！

親愛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們，我們掬誠的告訴了你們關於本校的大概和這次兒童旅行團的意義了，敬請不吝

指教！

新安小學謹啓 一九三三，十，十九。

新安兒童旅行團職務及生活公約

團員一覽

左義華	靖秉鐸
程昌林	劉昭朗
靖秉銓	張俊卿
楊永鑫	

職務一覽

交際	楊永鑫
賬務	張俊卿
醫藥	左義華
行李	劉昭朗
紀錄	程昌林
主席	劉昭朗
	輪流擔任

旅行生活公約

- 一、每天開寅會、夕會各一次
 - 二、每天早操晚操各一次
 - 三、每天寫日記一篇
 - 四、每天刷牙、漱口、洗臉各一次
 - 五、每天大便一次
 - 六、每天喝白開水數次
 - 七、不得吃雜食
 - 八、不得無故隨意離開團體
- 本公約得隨時修正
 本公約自啓程日實行
 參觀日程另定

告小朋友書

親愛的小朋友們：

我們是七個孩子組織的旅行團，現在向鎮江、上海出發了。

我們要離開學校，離開家庭，沒有先生，也沒有父兄來領導我們，旅行中的一切，都是我們七個孩子自己領導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我們是從古老的荒涼的江北的農村，向繁華的文化的江南的都市出發了。

我們此次旅行的目的

第一、看看江南的風光，讓我們實際地明瞭地理歷史、風俗、民情……等社會科學的實質。

第二、看看近代的工業文化，讓我們實際地明瞭自然科學的功用。

第三、看看淞滬的戰地，讓我們實際地明瞭帝國主義的殘暴，做奮勉圖強的最有效地鼓

勵。

第四、打破成人的不信任我們小孩子也有獨立自由行動的能力的錯誤觀念。

但總括起來，都是實驗我們學校教育的主張「社會即學校」。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已穿上我們的草鞋，披上我們的不能整齊的衣衫，背上我們的小小的行囊出發了。

國家大難臨頭，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責任重大，我們就要有豐富的社會各方面生活的經驗，開擴我們的眼界，增進我們的力量，磨練我們的精神，不怕苦，不怕難，不然這副重的擔子如何挑得起？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想，當你們接着我們這封信的時候，一定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我們希望大家不久就有一個大規模的兒童旅行團出現，作全中國全世界的旅行，為我們大中華的小朋友作先鋒，為我們老大的中華民族爭口氣！

我們這次旅行是極其困難的，我們家裏很窮，學校也窮，但是我們的計畫決定以後，分途進行竟得社會上同情於我們的先生們熱心贊助，我們要感謝他們的鼓勵。但我們的旅費是很不夠的，而我們是不願這些困難大膽的前進了，社會上為我們兒童謀幸福的一定很多，祇

要我們的行動是有道理的。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走上我們的旅途去了，再會！敬祝
努力奮鬥！

新安兒童旅行團謹啓一九三三，十，十九。

我們的旅行記目錄

(一) 冒雨出發……………	(一)……………	程昌林
(二) 到達鎮江……………	(四)……………	楊永鑫
(三) 由鎮江到上海……………	(一二)……………	左義華
(四) 會見陶大老師……………	(一四)……………	張俊卿
(五) 討論參觀場所和到科學通訊學校……………	(二三)……………	張俊卿
(六) 到平民教養院演講……………	(二六)……………	楊永鑫
(七) 去看德國海京伯馬戲……………	(三〇)……………	楊永鑫
(八) 到外灘和參觀海京伯馬戲動物園……………	(三一)……………	左義華
(九) 討論演講……………	(三四)……………	程昌林
(一〇) 參觀四區小學……………	(三四)……………	張俊卿

(一一) 黃警頑先生初次領我們參觀……………	(四一)……………	左義華
(一二) 新陸師範請演講和出席友聲旅行團歡迎會……………	(四五)……………	楊永鑫
(一三) 參觀美國小學……………	(五一)……………	程昌林
(一四) 參觀時事新報館……………	(五六)……………	靖秉鈺
(一五) 出席兒童幸福會兒童晨報社家庭工業社歡迎會……………	(六〇)……………	楊永鑫
(一六) 學做衣服和練習唱歌……………	(六三)……………	靖秉鈺
(一七) 參觀國立醫學院……………	(六三)……………	張俊卿
(一八) 華德路小學請演講……………	(六七)……………	程昌林

- (一九)到大華無線電公司參觀和出席江淮同鄉歡迎會
.....(六九).....左義華
- (二〇)和鄭先生買衣.....(七一).....楊永鑫
- (二一)我看病去.....(七三).....左義華
- (二二)孫先生請看電影.....(七四).....靖秉鐸
- (二三)第一次到滬江大學.....(七五).....程昌林
- (二四)和陶先生商酌返淮的時期.....(七六).....靖秉鐸
- (二五)接洽參觀育啞學校.....(七七).....楊永鑫
- (二六)參觀傅蘭雅盲啞學校.....(七九).....楊永鑫
- (二七)到農民教育館參加耕牛比賽會.....(八七).....靖秉鐸
- (二八)赴滬江大學演講.....(九〇).....楊永鑫
- (二九)孫先生再請看電影.....(九四).....左義華
- (三〇)省立上海中學請演講和到傅益紗廠參觀

-(九六).....靖秉鐸
- (三一)日本紗廠辦的工人子弟小學.....(一〇四)楊永鑫
- (三二)澄衷中學請演講.....(一〇九)左義華
- (三三)討論做旅行報告事.....(一一〇)左義華
- (三四)兩星期的醫院生活.....(一一二)張俊卿
- (三五)印度人.....(一二〇)楊永鑫
- (三六)大夏暨南兩大學代表來請演講.....(一二三)張俊卿
- (三七)到天廚味精廠參觀和到大夏大學演講
.....(一二七)程昌林
- (三八)到康元製罐廠參觀並走訪程霖生先生請求指
教上海情形.....(一三三)楊永鑫
- (三九)洗衣服.....(一四八)靖秉鐸
- (四〇)參觀許楊會畫展覽會徽甯學校天原電化廠

晨更工學團外國公墓和買花園……(一四九)張俊卿

(四一)送殯和參觀自由農場……(一五八)劉昭朗

(四二)今天寅會議決要做的事……(一六四)劉昭朗

(四三)賣報……(一六五)劉昭朗

(四四)提議做衣服……(一六八)劉昭朗

(四五)與陶老師商量做粗布大衣……(一七〇)劉昭朗

(四六)接到學校的來信……(一七一)劉昭朗

(四七)到光華大學去演講的前後……(一七三)劉昭朗

(四八)爲鄉村教育放一新光彩……(一八二)劉昭朗

(四九)整理書籍……(一八四)劉昭朗

(五〇)參觀新豐製機鐵廠……(一八五)劉昭朗

(五一)偶然遇見的兩位熱心贊助的先生……(一八七)劉昭朗

(五二)寶山縣教育局請演講……(一八九)張俊卿

(五三)參觀市政府……(二〇一)劉昭朗

(五四)離開上海回到鎮江……(二〇二)劉昭朗

(五五)戰士……(二〇七)楊永鑫

(五六)回到鎮江的第二天……(二一五)左義華

(五七)到省黨部省立民衆教育館參觀出席旅鎮新安徽

甯同鄉會歡迎會……(二一七)張俊卿

(五八)遊伯先公園參觀榮昌火柴廠遊玩金山廣新茶號請

吃飯出席穆源小學歡迎會……(二二三)楊永鑫

(五九)參觀潤商小學離開鎮江……(二三七)程昌林

(六〇)到了淮安……(二四〇)靖秉銓

我們的旅行記

冒雨出發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我們旅行團出發的日子。所以，是出發的人，都忙着打行李，整包袱等事。

兩位同學已經燒早飯了。這時天空落着毛雨，地上已經濕了。忽聽得一陣陣的鐘鳴——這是吃飯鐘，於是大家都下樓去吃飯。

吃畢早飯，各人穿上草鞋，披上不甚整齊的衣服，背了包袱，帶了三床被，四個提包，這樣簡簡單單的出發了。

到了前樓下，汪先生對我們講話說：「你們在旅途中要小心，一定要守公約，做事須有計畫……」等語。

程昌林記



出了大門，各人打起傘來，在一棵小梧桐樹下照相。

走上了路，風、雨更大了，在這風雨交加中，祇見在校的小同學，發出一種雄壯而莊嚴的聲調：「祝旅行團一路平安，一路生活快樂……旅行團萬歲！」

我們也回道：「祝在校同學生活快樂，身體健康……」這時就同在校同學離別了。但汪先生和我們一同走上了堤，到了枚皋古里時，又給我們攝影。

沒多時，已到了西門的輪船碼頭，我們和曹先生及各位送行的先生見了面。票已由曹先生交涉好了，只要一塊錢，並且是客艙。我們把行囊放在岸上，和各位先生合攝了一影，我們便進艙把東西安置好。停了一會兒，到船頭上去開送別會。主席——左義華，唱了鋤頭歌，曹先生對我們講話：

「今天我非常的快樂。你們這是第一次出發，大家在路上要小心……」

我月前到南京去了一趟，看了一次電影，名叫做生路。這電影劇內有句重要的話就是說：『踏進了生路纔有生路』現在我就祝你們踏進你們的生路……』曹先生的話完了，我們呼起我們的口號：

1. 我們要取得生產的工具材料，達到我們的經濟獨立。

2. 努力完成我們的第五年計畫。

3. 打開教育的新生路。

4. 爲兒童創造真幸福。

5. 努力奮鬥。

6. 諸位先生萬歲。

7. 中華民國萬歲。

船快開了，民衆教育館的金先生，代表楊館長送一面旗給我們，我們受了旗，便謝謝他。

一陣叫聲，輪船已開了。我們便在「再會」聲中和親愛的汪先生，及各位先生離別了。

我們進了艙，有的拿書看，有的寫日記，各做各的事去了。船駛行得很慢，恐怕機器不好的原因吧！……

我們認清我們的目的，從古老的荒涼的江北農村，向繁華的文化中心的江南的都市進發

了。我們要看江南的風光，求得實際地明瞭地理、歷史、風俗、民情等……的社會科學；看看近代工業文化，求得實際明瞭自然科學的功用，看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陣線……打破成人看輕我們小孩子的觀念。

船抵界首時，又加上一隻拖船，所以駛得更慢了。到了天晚的時候，我們便到甲板上去開晚會，議決明日到鎮江要做的事。

結果：

一、抵鎮時先把介紹信送去。（待回來時在鎮參觀）

二、進行交涉車票事情。

唱完自立歌，便散會。

今夜，船趕赴揚州，明晨即可抵鎮江。

十月二十二日

到達鎮江

楊永鑫記

輪船進了江口，隔江的鎮江，已現入眼簾，久聞的金焦二山左右矗立着。茶房和年老的旅客，同樣的說：「過江了，大家當心哪！」他們都是很鄭重地警告着。這句話却引起了義華的好奇心，接着反問道：「請問，過江會有什麼危險嗎？」那旅客很忠實的說：「江裏不像河裏！江裏有龍王菩薩！不能說雜話。」「嘿！那裏有龍……！」義華正要去駁那旅客，被別的同学向他打一暗號，義華也會意了，就不再說下去了。

我們感覺到像那位旅客的迷信鬼神的人，不知有若干呢！他們都是受了中國社會的薰陶，祖宗的遺傳，我們倘若說是沒鬼沒神，根本他們是不會覺悟，而且宣傳「破除迷信」，也不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所以叫義華不和他多說什麼。

各人的包袱和出發時同樣的背好了，因為這是第一次登達外埠的碼頭，扒弄和拐子是跟着我們，說不定就會有意外的事發生，所以大家互相囑咐着「謹慎」。張俊卿同學是管賬務的，除了各人身上放了一元外（這是汪先生恐我們萬一失散了，各人身邊都有一點錢，可以方便一些），其餘的錢，都是放在他身上的，所以大家叫他在中間走，萬一有扒弄光臨，可以隨時知道。

照着在輪船上的議決，先到岸上吃點東西，再做別的事。因為經濟關係，不敢走入較大的店裏去，在警察指引下，我們走入了靠近江邊的筱樂園了。牠是帶賣燒餅的小麪店。那店主見我們是小孩，而且又穿草鞋，臉上現出一種驚奇的樣子。他是在轉什麼念頭……我們可不知道了。

筱樂園的門前站滿了許多人，許多人發出許多不同的聲調。有的說我們是「童子軍」；有的說我們是「旅行團」；還有人說我們是義勇軍。終因為他們要明瞭目前的奇異，於是就有一个人前來問我們。他們又仔細的看了旗子，纔像滿足了慾望似的，但仍不願走開。

我們是八點五十分到達鎮江的，吃了點心已九點十分了。大家議決，今天一定要趕往上海，於是買了一份報來看，知道九點十五分有車，當時已不能乘了，十一點十五分的車還可趕上，就決定乘十一點十五分的車。因為有幾封信要送，所以由我去接洽外，餘下的同學全在筱樂園裏等候着。

我是到建設廳去見吳君勉先生的，這位吳先生和我們並不相識，是淮安曹天任先生寫信介紹的。我對吳先生把學校的大概情形，以及旅行的動機，預備由上海回來時到鎮江參觀

請他引導的事都說了，隨後給了他一份宣言。他當時大概的看了一遍，很慷慨的應允了。

由建設廳到財政廳，拿着楊子明先生的介紹信去見謝鵬霄先生。謝先生是淮安明報的主編，他在淮安我們都認識的。他看了我們的宣言和告全國小朋友書，以及楊子明先生的介紹信之後，他非常歡喜。可惜他在第二日要到吳縣的徵收局去，所以他很想我們由上海轉道吳縣去參觀，寫了一個地名給我。

安徽新安同鄉公會和航業公會各有一封信送去，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在這兩處多耽擱。我忽忽的回來，時間是十一點了，因為要趕十一點十五分的車，所以連將接洽的經過情形，都沒有時間來向大家報告了。大家背了包袱和行李，向車站進發。

連跑帶問的到了火車站，各人都喘個不息。車站上的人都把眼不轉睛的望着我們，不用說，他們是在各有各的揣想的了。

大家都在月臺長椅子上坐了，我帶了公函和片子去交涉車票的事。

站長室裏放着兩座大的寫字檯，右邊的牆壁上掛着一架大的電話機。兩隻紅綠旗子，也是插在那傍邊的。

一個面孔闊大身體偉胖，穿着制服的人，和我開始談話，在請問之下，知道是副站長。首先我把旅行團的名片和公函遞給他，宣言也同樣的給了他一份。我再把來意懇摯的說明了，並請問他可曾收到本校寄給他們另一公函？（因為我們在未出發時爲免票事，已有公函寄去。）那位副站長把片子和公函大概的看了一下，繼而縐着眉頭，對我上下的看了一下：「不行！那裏有這種規矩？！我們車上，天天往來的團體多得很！那裏能有三等車來回免票？不錯，公函我們已經收到，那裏能來回免票！」「是的！我們知道沒有這種定例；不過這次是一種特殊的情形，貴站請予特別通融。」我誠懇的說。「那能這樣呢！車站是公家的，我們就是自己坐車也得要打票的！」那位副站長的臉色漸漸的更變了。

交涉免票，我們預先定有步驟的，所以我見這種情形，要求三等車來回免票是絕沒希望的，於是另提出了第二步驟：「這樣吧！先生！既然來回三等車免票不能，那麼望先生允許三等車來回兒童團體半票吧？」

「咳！不行啦！不用多說了！哎！！」站長的架子全露出來。他說話時一手竟要來推我出去，一邊把眉頭縐得很深，表示出一種極不願意的形像，這是多麼令人難堪的情景！我很想

報復他兩句，終因「生死簿子是在判官的手裏」，滿頭滿腹的氣餒，一總悶在肚子裏。

「光棍不吃眼前虧」，和他計較不但無用，而且反要把事誤了的，我忍着氣再繼續提出了最後的要求——兒童團體半票。

那位副站長聽了，態度方面比較和緩了一些：「團體票？不行！車站的章程要滿十二人以上，纔能打團體票；並且還要學校的公函！兒童半票或者可以；我還得和正站長商酌。這樣吧，你下午兩點鐘再來聽信！」

他這一說，我想起了：「不是還有一個正站長嗎？他叫下午再去，這或者能見到他，說不定稍有一點希望的；怎麼遇見這個蠻傢伙！……」我想到這裏，又暗暗的欣慰着和那位副站長說一聲「再會」。

我回到月臺上，把交涉的前後的情形和大家說了。大家都坐在一起正氣惱的談論着這事，忽然走來一位警察，他笑咪咪的面孔，非常令人可親。他知道我們的交涉情形，他說：「那個正站長比較好一點，你們和正站長說說看！」我們聽他說正站長比較好一點，使我們添了不少希望。於是我們和他說：「待正站長來的時候，就請你告訴我們一聲。他點着

頭表示極忠誠的愿意。他有他的巡邏的職務，他就走了。

我們坐在那裏談着話，一面觀看着車站的形形色色，不到半點鐘時候，剛纔的那位警察，由那邊敏捷的走過來，他很仔細的說：「來了，現在已經到站長室裏——那個穿黑呢學生裝的。」他領着我直走到站長室的外邊，指着低聲說：「那個坐在當中的，瘦瘦的臉的。」

剛纔那位副站長還在室裏，我只當未見到他，直到警察所指示的那個人前去，現在想來，這是不對的。同樣的也給他一張旅行團名片，並提及公函已經送給了副站長，纔要繼續說下去，誰知那位副站長也走到正站長的傍邊：「他們要求四等車兒童半票，還又加團體票呢！……」他的話還未說完，那位正站長會意似的，很謙和的請我坐下來，和剛纔的待遇大不相同。當時那位副站長在傍看到這樣情形，或許也會學到一點「做人」的態度吧？

我見到他這樣尊重，也就表示出極誠敬的態度和他談話。

「我們是爲公家服務，在我們自己是非常想幫諸位的忙，可是這是公家的事。」這是正站長的談話。

「是的，我們知道車站方面本沒有這樣的定例，不過今天仰望站長爲我們想個法子。」

「這樣吧；你們其餘的人呢？」他這樣的說，「領我去看看你們各人年齡！」

站長到了那裏，同學不知這回事，經我介紹後，大家都站起。那站長看了之後，他的發言是：「四等車可以兒童半票，如坐三等車則七人須打三張整票，四張半票，團體票因人數不滿十二，不能接受。」

車票到底是這樣的決定了，可說一點也未能得到什麼優待，我們全體打半票還不是和普通小孩乘車一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是祇有忍氣吞聲的嘆息着：「難怪小孩子不敢單獨行動，被人輕視，和沒保障的緣故。」

三等車不但價貴，而且還要打三張整票，我們計算了一下，祇好待四等車，今天又沒有了，明天上午吧。於是各人背了行李，由一個好似強盜劫路般的茶房，把我們帶到車站對面的名叫迎站居的小客棧裏住下了。

客棧的店主原來也是淮安人，我們對於同鄉人和外埠人的態度雖不表示出兩樣，可是那位店主，以為我們是他的同鄉，因此他愿意房價少要兩毛錢！

晚上，我們各人都寫了信給校中，又寫日記，於是我們在一個異地的牀上睡覺了。

十月二十三日

由鎮江到上海

左義華記

早上起來，大家就分開來做工作，如寫信、理床、打包袱……等事。到了九點鐘，我們便背起包袱，穿了草鞋，拿了行李向火車站出發。到了時間，有一個人去打票，打的是四等車票，這是昨天和那個無情的站長，要求得來的權利。七張半票打來了，我們便上了火車。有的同學，這次是第一次坐火車，祇有我是第二三次了。坐在火車上心裏想：火車還不開，不得一下子就到了上海。忽然一聲「唧唧……」於是火車慢慢向前走了。我們的心裏，何等快樂！

一會兒，車內的電燈亮了。我們心中一驚，「咦！天黑了嗎？」心中再想了一會：「啊！不錯，鎮江有一個山洞。」火車必須由山洞穿過去，山洞又長，所以很黑。

火車過了山洞，便很快的走着，一刻便到了一個站，叫鎮江南門，火車便停下來了，許

多的人向火車上走來。

這時我們便拿了筆記簿子，來記火車所經過的車站。但有的車站上火車沒有停，所以記的也沒有完全。

火車所經過的車站是：鎮江南門、渣澤、新豐、丹陽、洛口、呂城、奔牛、新閘鎮、常州、戚墅堰、橫林、洛社、石塘灣、無錫、無錫南門、周經巷、望亭、滄墅關、蘇州、外跨塘、崑山、南翔、上海北站。到上海北站時天已黑了，站內的電燈都亮了，我們便把包袱背上，拿了行李跳下火車來，走出了站門。我們便問一個人說：「請問到靜安寺路坐那路電車？」那個人說：「你們可以坐五路電車去。」「咦！他們真奇怪！學生還穿草鞋嗎？」這是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說的。又有一個人看着我們的旗子說：「咦！他們是兒童旅行團。」正在這時來了一輛電車，於是我們上了電車。電車走起來很快，不過有一點盪搖，有的同學有點坐不慣。

後來電車停在先施公司門前，我們便下去了，又趁第一路電車到靜安寺路終了。這一回坐的時間要長的多了。到了靜安寺路我們便下了車，問一個人說：「請問上地豐路地豐里朝

什麼地方走？」那一個人說：「由這邊去，那邊轉灣，便是地豐里。」我們說：「謝謝！」我們便跟着他說的走去，果然到了地豐里。我們便找到了六號門牌。

我們打開了門，問：「陶先生在這裏嗎？」一個人答：「不在這裏。」我們又問道：「陳先生在家嗎？」一人個答：「不在家，你們是那裏來的？」我們說：「是由淮安新安小學來的。這次我們組織兒童旅行團到上海來，現在陶先生陳先生都不在家，我們就到北新涇去找一位孫先生吧。」這時陳太太出來了，陳太太說：「到北新涇去很遠，就在這裏住一夜吧！」於是我們便進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

會見陶太老師

張俊卿記

本團到上海，今天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因昨日未會見陶孫二位先生，所以今天第一步是先去會孫銘勳先生，好來商議參觀計畫。大家決定，請交際楊永鑫拿了路單和路費去找。怕時間不夠，楊永鑫便在沒有喫早飯前就往孫先生住處去了。

常永鑫去了以後，我們六人在陳彬蘇先生的會客室中整理了一下子，就有廚子開了飯來。大家一起用過了飯，照着先前的一樣，坐着看書，絲毫無動靜的。但在這平靜中間，常常可以聽到翻一頁書的「癡癡……」的聲音，和着壁上的「滴……滴……滴……」的時辰鐘聲。

正在這樣平靜的時候，走進來了兩個和我們面不相識的人。那二人向着我們露出了不可形容的微笑。同學們當時站了起來問一聲：「先生貴姓？」那個穿着粗布大衣，頭上戴着一頂很舊的禮帽，眼上戴着一副眼睛，脚上穿着一雙粗布底的鞋子，大衣內穿着一身藍布學生裝，身材矮矮地，胖胖地，腰間挾着一個手提皮包的先生說：「我姓陶。」用手指另一位說：「他姓曹。」我們聽了，非常歡喜。因為我們所要找的陶行知先生，現在已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多麼高興了！便都站了起來，向着陶先生曹先生鞠了一個躬。

「你們共來了幾個？是什麼時候來的？」陶先生問。

「我們這次共來了七個人。今早有一個人到北新涇去找孫銘勳先生去了。二十二日從淮安動身，二十三日到鎮江，因為火車票的事，耽擱了一天。昨日（二十四日）纔乘四等車由鎮江動身，晚上便到了滬站。下車就打聽北新涇的路途，人家都說：『北新涇在滬西，那個地

方是一個鄉村，晚上恐怕路不容易走。」我們又問靜安寺路地豐路地豐里六號陳彬先生住處。這時就有人告訴我們：『先由這裏乘車到大馬路（南京路）下車，再由大馬路乘車到靜安寺路。』於是我們照着那人所指示的，到了靜安寺路，果然一問便知了。

到了陳先生的門口，各人將身上的行李丟在地下，守在外面，由一人進去訪問，沒有兩分鐘工夫，走出了一位先生說：『陶先生現在不在這裏，要找他，却很難，現在我進去搖一搖電話。』說時走了進去，略遲一下，陳太太走出來對我們說：『今天天已晚了，就在這裏住吧。陶先生大概十二點鐘纔能來。』我們謝一謝陳太太，搬了行李進來。

我們的行李剛丟下來，恰巧陳先生家開晚飯了，於是陳太太便請我們用飯。喫畢飯寫日記，和討論明天要做的事件完畢，便打鋪蓋睡覺。」我將昨日的事大略說了一遍。

陶先生聽了這些話，笑容滿面的說：「你們參觀日程定了沒有？」

「定是定了，可是因為時間急促，祇預定了一個很簡單的計畫。昨晚我們的決定，預備今天早上定一個參觀日程。」我回答。

這時同學劉照朗拿了一份宣言來給陶先生看，並說：「這是新安小學的兒童旅行團宣

言和兒童旅行團告全國小朋友書、本校第五年計畫、團員一覽、生活公約 請陶先生指教！」

陶先生拿在手中，看了一下，說道：「現在你們拿紙和筆來，我和你們來定一個參觀場所的計畫。」於是有同學兩人，一人拿筆和墨水，一人拿紙，送給陶先生。陶先生接了筆，一條一條寫了下去……寫成了下面的參觀場所表：

要參觀的地方

一、帝國主義侵略之路線與證據：

1. 黃浦灘。

2. 海關。

3. 工部局。

4. 領事館。

5. 外國銀行——匯豐。

6. 外國工廠——美國煙工廠、日本紗廠、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

7. 殖民地中的外國兒童教育——日本小學、美國小學、法國小學。

8. 殖民地中的中國兒童教育——新開路小學。

9. 洋涇浜章程的租界。

10. 租界的擴大——越界築路。

二、帝國主義殘暴的痕跡：

1. 五卅慘案的南京路。

2. 一·二八慘案的北四川路、天通菴。

3. 閘北、江灣、吳淞。

三、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1. 金融機關——中國銀行，上海銀行。

2. 工廠——康源製罐廠，天原電化廠，大華無線電公司。

四、社會教育學術機關：

1. 中華職業學校。
2. 傅蘭雅盲啞學校。
3. 開北平民教養院。
4. 中央農業實驗所。
5. 中央醫學院。
6. 中央研究院。
7. 各大學。
8. 商務印書館。
9. 世界書局。
10. 申報館。
11. 時事新報館。
12. 兒童科學通訊學校。

13. 晨庚工學團。

14. 山海工學團。

五、娛樂場所：

1. 電影院——選看中外好影片。

2. 天蟾舞台。

3. 先施樂園。

4. 大世界。

5. 中華口琴會。

6. 聽音樂。

六、消閒場所：

1. 跑馬廳。

2. 跑狗場。

3. 公園——法國公園、外灘公園、兆豐公園、虹口公園。

七、海京伯馬戲場：

1. 看馬戲——動物教育。

2. 參觀獸苑。

八、中國的上海：

1. 市政府。

2. 文廟路。

3. 小東門路。

4. 中山大馬路。

5. 鄉鎮——江灣鎮，北新涇。

九、中外宗教場所：

1. 城隍廟。

2. 文廟。

3. 天主堂。

4. 慕爾堂。

5. 基督教青年會。

6. 佛教會。

十、下層民衆生活場所：

1. 碼頭工人。

2. 火車站工人。

3. 工廠工人。

4. 工人住宅。

5. 小菜場。

6. 蘇州河船家。

7. 馬路上的乞丐。

8. 四馬路夜裏的野妓。

9. 建築工人。

參觀場所剛寫完，楊永鑫和孫銘勳先生來了。我們一一和孫生先握手，各人說不出的歡喜。我介紹楊永鑫和陶先生認識，並且告訴他，陶先生已和我們商定好了參觀場所的計畫，說時拿了出來給他們二人看。孫先生大概參加了一點意見，便暫告一個段落。

下午兩時，孫先生領着我們到浙江大戲院看人猿泰山電影。看完了，又將我們帶到飯館中喫飯。七時後回陳先生家。

討論參觀場所和到科學通訊學校

張俊卿記

今早陶行知先生和孫銘勳戴自俺先生三人陸續的來了，他們來的目的是和我們討論在滬參觀的方法。陶先生說：「你們來滬參觀，不是隨便看看人家這裏好，那裏好，末了說他是一個刮刮叫的學校、工廠；我們不能這樣，我們要把他的根本，不同的內容，找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真面目了。就拿某某小學來說，要看出牠的真形，不然就要被他的外象迷住。現在我正在替你們介紹到外面的機關、學校、工廠去演講，每次可以得五元或十元的代

價。十一月一日就有地方請你們去演講。到那裏演講時，先唱一首鋤頭歌，然後再着人上去講，講完，再唱一首鐮刀歌就行了。」

陶先生講完，孫戴二位先生也講了一點參觀方法，就各自分開回住處做事去了。

今天的計畫，上午參觀動物園，下午看馬戲，因我和曹建培先生到自然學園去印油印，所以沒有實現。於是負責交際的人便和義華到西區小學去接洽，孫先生順便送一本幼稚教育和義華日記給西區小學。

到了西區小學門口，投了一張片子和一封信進去。不一會兒，有一位身穿西裝大衣的人走來，互相通了名姓，纔知道這就是張校長。於是便將片子、信、兩本書，一起交給張校長，並且說明本團要到他校來參觀的意思，請說一個日期，我們好來。張校長的回答：「明天沒有工夫，因為本校的學生要到虹口開運動會去。三十日上午九時左右，到這裏來吧，我們熱烈地歡迎着你們。」

「好！好！」互相點點頭分別了。

下午，到兒童科學通訊學校，和自然學園去。在兩時出發，先乘無軌電車到兆豐花園，

然後再走一段路，便到了那裏。孫先生將我們介紹給董純才、丁柱中二位先生認識，然後略坐一坐。陶先生和曹先生張俊卿三人來了，陶先生便請丁柱中先生教我們一點動物學。因為明天要去參觀動物園，先必得要知道獸類大概情形，因丁先生沒有工夫，便由董先生代替。所講的走獸，大概分十一種如下：

- 一、靈掌類：如人，猩猩，猴子。
- 二、食肉類：如虎，獅子，豺，狼……。
- 三、有蹄類：如牛，羊，馬，驢……。
- 四、齧齒類：如老鼠，田鼠，兔……。
- 五、長鼻類：如象……。
- 六、食蟲類：壁虎子，刺猬，鼯鼠……。
- 七、翼手類：如蝙蝠……。
- 八、無齒類：如樹獺，食蟻獸，穿山甲。
- 九、有袋類：如袋鼠。

十、單孔類：如鴨嘴獸……。

十一、鯨類：如鯨，海牛。

講完，我們便收了筆記簿子，取道回住所，寫日記，寫校中的信。

十月二十六日

到平民教養院演講

楊永鑫記

昨天陶先生帶來一張閘北平民教養院朱主任的名片，說是請我們去演講，也請陶先生去演講，所以陶先生在上午八時就來了，卻好孫先生也來了，於是我們共同乘了汽車往閘北進發。

汽車如飛般的到了閘北，矮小而破漏的草棚一叢叢連接着，很少看見西式的房子，不知道的人，幾乎要不以為是繁華的上海，而是荒僻的農村了。據說這一段在滬戰時沒有受到多大破壞，所以也沒有看見什麼戰蹟。

在矮小的草棚中，聳立着一座高大的房子，這就是平民教養院的院址。我們先將旅行團的名片送給了傳達，沒多時朱主任走出來，迎了我們進去。

先在一個樓上坐，這就是主任室，有兩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爲我們倒茶和打手巾。朱主任將該院情形和我們談了：裏面有平民二百多人，年齡全在十四五歲至二十幾歲的青年，大都是工人和學徒，因爲受不了師傅的打罵，都自動前來的。該院的經費，每月約二千餘元。

朱主任領導我們各處參觀，先到成績室，裏面的成績大半以籐工爲最多，更以籐工爲最好，其次如銅工、紙工、縫紉等。

由成績室到四個工作室——銅、籐、紙、縫紉——裏面沒有較大的機器，紙工大都是做紙盒等一類東西；縫紉是爲該院自製衣服；銅工是做細小的物品如自來水龍頭及門門等。

繼至醫藥室、改過室、臥室、休養室。醫藥室，是一間清潔的屋子，稍有一點設備。據云較重的病症，必得出院醫治。改過室，是兩間較矮而且沒窗子的屋子，簷下排立着黑色的欄杆，裏面有兩個板櫬和痰盂。據說這是學生有了過失時，罰他住在裏面的，從外形看來，好似監獄一般。臥室是處很大的屋子，裏面的牀鋪有的是兩層，大概這是想經濟地方的原

故。休養室裏有兩個年約二十歲的人在伸吟着，大概他們已在生病了。

由休養室到大禮堂，這時全院學生都集在裏面。當陶先生和我們走到門口，裏面忽然有一聲「起立」！霎時全體都站了起來。後來又有一聲「坐下」，全體復又坐下了。先由朱主任介紹，大意謂：「……我們爲什麼要請陶先生來演講呢？因爲陶先生是平民化的，吃飯，穿衣……他都是平民化的，所以我們今天特請陶先生來演講……」繼由陶先生上去演講，先把我們介紹了之後，我們上去唱了一個鋤頭歌，陶先生就開始演講，題目是：「舊的平民教養院和新的平民教養院」。大意謂：「……舊的平民教養院，是一班偽慈善家幹的把戲，所謂『平』是我有錢你沒有錢，你就是平民；『教』是我教你這樣，你不敢那樣；『養』是我有錢有飯吃，你沒錢你沒飯吃，我養你。新的平民教養院，『平』是路不平應該把牠剷平，『教』是自己教自己；『養』是自己做工，自己養自己……。中國的一百個學校，有九十九個在造書獃子和少爺小姐，他們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現在的工廠，也是同樣的『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我們現在應該『做活工，活做工，做工活！』……」

現在他們七個人（指我們）是自動的到上海來，他們是『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他

們到上海是讀的上海的書，今天到貴院，就是讀平民教養院一課……」

最後，陶先生對於該院二門上一副對聯：「能吃苦即無苦境！……」亦有講述。大意謂「這副對子是不對的，試問現在有許多許多的人在吃苦，而他們的境遇怎樣？所以『能吃苦即無苦境……』這句話是不對的……。」

陶先生講了之後，我們又唱了一首鎌刀歌，繼由朱主任請我們報告旅行經過情形，由我把我們的旅行經過和計畫報告了，末由朱主任致答詞就散會了。

在會客室，朱主任邀吃茶點。沒多時午飯好了，共同吃了午飯。最後，有十數個代表和朱主任把我們送上了汽車。

平民教養院，我們覺得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例如臥室的光線不充足，以及監獄般的改過室。對於學生最好以另外的方法使他不會犯過。還有一種我們感覺要急需取消的，就是叫青年倒茶打手巾，別人吃飯，叫他添飯。依陶先生的演講說：「新的『平』字是路不平，把他劃平；舊的『平』字是我有錢，你沒錢，你是『平』民。」像這些添飯，倒茶……還是舊的平民教養院的「平」字罷。

十月二十七日

去看德國海京伯馬戲

楊永鑫記

陶先生送給我們五塊錢，請我們看馬戲。我們由開北平民教養院回來，就趕往馬戲院去買票，是買了三張半票，四張整票，整票是六角一張。這是最後的座位，所以也是最少的票價。最好的座位是五元票價。

馬戲場裏面的形勢，好似一口鍋形；表演的地方在中央，四週的地方佈滿了木板搭成的座位，觀客就坐在這裏。一層層的座位劃成了一層層的階級。五元的票價座位是沙發一般的椅子，上邊鋪着紅色的椅墊，是在最前面；六角錢票價座位是站在最後面。空中全係布製的幔棚，用長大的木料支着，從上面看來，好似一把廣大的布傘。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先由音樂隊演奏，三次後，有四個大象表演，相繼的是駱駝海狗表演，人的跳欄，意大利大力士表演，無鞍騎術，羣馬合演各種軍事操，化妝滑稽表演，印度虎騎象表演，十四頭虎共同表

演。人的技術精巧，獸的動作熟練，真是罕見。導演者在羣獸中指揮如意，觀者却驚心動魄。每幕有每幕地毯，均有專人負責。在各種表演時，均有專門樂師按着節拍奏樂。主要角出場時，均有綠色電光照耀着。時長兩點半鐘，方纔閉幕。

今天我們覺得很徼倖，在海京伯馬戲到上海時候，我們却也旅行上海，在這次旅行中，要算意外的收穫了。

十月二十七日

到外灘和參觀海京伯馬戲動物園

左義華記

早上，我們一起來就議定到外灘去。因為外灘是一個帝國主義和勞苦階級奮鬥的地方，也是一個勞苦階級做工的地方，和洋貨出入的地方。

我們自己說：「不能盡是坐電車，今天我們走吧。」於是我們便走了，走了許多的路，纔到了外灘。我們在南京路上，看見路是用一塊一塊木頭鋪成的，木頭就是紅木，路的兩旁

都是高大的洋房。以前這條路是哈同做的，因為哈同是一個大地主。兩旁的洋房，也是這個大地主的。

你們想，一塊小小的紅木，就要幾塊錢，一條大馬路，你看要多少錢？

我們看見江裏的輪船，來來往往，「都都……」地叫著。有很大的輪船停在江中，也有很小的木船停在江邊。江中的浪是多大啊！

許多藍色的兵艦，停在江裏。這是帝國主義者的武器，也是佔中國地皮的武器。

我們走到海關，海關是幾層樓的，頂上掛着一個大鐘。這就是檢查貨物出入的機關，是中國的海關，但權操在外國人手裏。為什麼中國的海關，權操在外國人手裏呢？錢不要都給外國人拿去嗎？

我們再前去，看見有幾個銅像，一個是自由神，一個是赫德，還有一個外國人，穿着綠衣服，一隻手指着，一隻手挾着一本綠書，手指着，意思是說：「這是我們外國人的地方。」那本綠書是說：「這是我們和中國訂的條約。」你們想外國人利害不利害呢？

我們又向前走，看見一個公園，便是外灘公園。我們沒有進去，因為沒有錢。我們在外

面看，見園內有兩個石人撐了一把石傘，石傘上面噴出一綫泉水來。

以前公園門口掛了一張牌，是：「狗與華八莫入」。我們想想有沒有面孔呢？還要到那公園去送錢？我們真是無恥！現在雖然那牌子去掉了，但他們總算欺侮了我們。

天已不早了，我們便坐電車回靜安寺路了。到了陳先生家裏，見桌上有一個字條子，是這樣：「八點鐘我來過了，因為你們出外去了。現在我出去一下，約十二點鐘來。你們十點鐘回來時，就到海京伯動物園去。」我們看過這字條，便到海京伯動物園去。打的是半票，我們便進去了。看見有許多的人在刷馬身上的灰。有許多的馬，一隻是斑馬。再進去有：鹿，斑馬，各種鵝，犀牛，象，獅子，白熊，黑熊，袋鼠，小猴子等。我們看了一週，已有十二點鐘了，我們便回來了。

下午我們擬了幾個演講的題目，如：「小孩怎樣自動」、「我們的學校」、「教學做合一」、「社會即學校」、「一個小學生的奮鬥史」。

今天就只想五個題目，但沒有討論完，明天再繼續。

十月二十八日

討論演講

程昌林記

今天天陰，落着小雨，我們沒有出去參觀，在家（陳彬蘇先生的客廳）休息。這兩天的早晨，由我們七人輪流掃地、抹桌椅及擦地板。

上午，孫先生和我們討論演講，並將各人負責的題目分配好了。

社會即學校、自動工學團、教學做合一、小孩子怎樣自動，這幾個題目是由楊永鑫負責的。我們的學校，是由張翼天、劉照朗兩人負責。一個小學生的奮鬥史，是由左義華和我兩人負責。

分定了後，我們各人照着自己預備的，做個大綱，再照大綱，做一篇演講詞。

十月廿九日

參觀西區小學

張俊卿記

噹噹噹……壁上的時辰鐘連打了九下，我們如夢似的停了筆，大概整理了一下子，就出發了。旗子飄飄的在前面引路，我們七人隨後跟着，路上的行人及店中的店員，汽車中、電車中的一般窮人和富人，拉人力車的勞働者……，都向着我們這小小旅行團的周身注視着。尤其他們注意的是我們腳上的草鞋。各個人看見了都向着我們笑。但是他們的笑有許多分別，一種是歡喜的笑，一種是看不起的暗笑。但我們不管他們怎樣的笑，還是照着我們平日的態度走去。

西區小學已到了，拿旗子的人便站定。這時有同學一人，拿了一張片子送給門房，由門房送了進去，我們大家站在門口等待着。這時正是他們小朋友下課的時候。他們出來見了我們，都帶着一種驚奇的笑容向着我們看，有的看了，集合兩三人，嘴中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但我們還仍然站在門房旁。一會兒門房出來，接着就是一位穿西裝的先生出來了。彼此通了名姓，知道這位先生姓汪。由他帶領了我們參觀各處。計共幼稚園有三班，小學有十多班，幼稚生正在做個別活動，如泥工、剪貼、畫圖畫等。

自然室，音樂室，他們是專門開闢出來的。

教室分樓上、中、下三層。下層是幼稚園及小學一二年級，中層是三四年級，上層是五六年級。在每層上都有一個衣服室，專門供給學生收藏衣帽的。每一處的桌椅、教室都弄得油亮亮的。但他們還覺得不算好。

我們大家如此的看了一會兒，便由汪先生將我們帶到校長室。我們站在門外，他們站在門內，和校長談話，商量將我們帶到什麼地方答復一些問題。張校長說：「現在音樂室中沒有課，就到音樂室去吧。」

「好！好！」汪先生說。

這時張校長、汪先生與我們七人一同向音樂室中去，到了裏面，我們隨便坐了下來，張校長和汪先生坐在我們的前面。於是便開始問答如下：

問：「貴校一年收學費有多少？經費是那裏供給的？」

答：「每年收學費一萬多，工部局每年拿出來兩萬多，共計三萬多元。」

問：「工部局是什麼機關？」

答：「工部局是各國人員負責管理租界上的一個市政機關，並且有各國領事顧問，以前

沒有我國人加入，自從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國人要求加入，那時他們祇答應加入三個，現在已經有五個人了。」

問：「工部局的錢是什麼地方來的？」

答：「是租界上所抽的一切稅。一年進款幾千萬元。」

問：「工部局這些錢化在教育上有多少？」

答：「化在教育上的百分之二或三。」

問：「像這樣的學校，工部局共辦幾個？」

答：「共辦三個小學，一個男子中學，一個女子中學，兩個公共的圖書館。」

問：「貴校每學期的學費一個人納多少？」

答：「每學期幼稚園和小學一樣地都納八元。」

問：「貴校有多少先生？多少學生？」

答：「二十五個先生，七百多個學生。」

問：「先生薪水每月多少？」

答：「大概分兩等，師範畢業的八十五元，大學畢業的一百十五元。」

問：「租界上的外國小孩子有多少？」

答：「未有統計。」

問：「貴校用那一家教科書？」

答：「這是要看那一家書局所出的書好不好，譬如這家的算術好，我們就採取這家的算術。那家的國語好，就採取那家的國語，這是不一定的。」

問答完了，便被一位曾在曉莊上過學的王先生帶領到自然室去。王先生要我們中推來一個和他們的小朋友談話，於是我們毫不退縮的便有一個代表上去和他們談話。正談話之間，有一位身材矮矮地，穿着藍布大褂的人，帶領了湖南教育參觀團也來此參觀。他見了我們演講，並且見了我們的旗子，於是那位穿藍布大褂的便上前小小聲音的說：「你們是不是淮安新安兒童旅行團？」

「是的，我們是新安兒童旅行團，先生貴姓？」我上前一步，小小的聲音問。

「我姓黃，遲一下子再說吧。」黃先生細而小的聲音說出了這話，便站着聽我們演講。

我們的代表講完了話，便和王先生暫時告別。

黃先生原來就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交際博士黃警頑先生。他將我們領到草場上，各人都盤膝地坐下去，先由本團代表講述本團的動機、計畫、經濟、目的、路途的經過，到上海後要賺錢供給自己的生活，大略說了一下子。接着便有湖南教育參觀團的先生站了起來，鼓勵了我們一些話。

黃警頑先生等到兩個旅行團談完了話，便也站了起來，歡歡喜喜的說了一大篇話。正說話當中，便用手掏了四塊錢對我們說：「現在我跟前祇有四塊錢了，這四塊錢送給你們做旅費。」說着笑呵呵的臉，很誠實的態度，將四塊錢送給我們了。

大家要臨行時，我們將題字簿拿出，請黃先生和湖南教育參觀團的楊先生題字，他們所題的名字，是團體的名字。黃先生題的是晨更工學團。這是因為黃先生在辦一所晨更工學團，所以寫了這名字。

當到門口分別之前，湖南教育參觀團說：「好，我們再會吧，以後看你們的報告。」說完各自分別。我們回頭再向裏去，要和張校長及王先生告別。到了裏面，王先生將我們留住

喫飯，我們實在不好再讓，便到飯堂中略喫一點，就起身和王先生張校長分別了。

下午到上海銀行去參觀。

我們到了那裏，本要找鄭先生，因鄭先生不在行中，便有一位王先生領着我們到各處參觀。有一間儲蓄室，內面放的完全是他們的預備金，不容輕易拿出來用的，大概都是元寶銀元。門上有銅板和機關，如有人想進去用武器打開門時，那機關內一定會放出一種毒氣來，可致人於死地。

地穴中有一活動運物車，是專門搬運重大的物件，從穴外可以搬到穴內去，不費多大力氣。

保管室，牆門是鋼板做的，門上含有毒氣，內面有很大的鋼板櫃子，櫃子中佈滿了抽屜，共分最大、大、中、小，四種。每個抽屜上有兩把不同的鑰匙，銀行中一把，保管物件人一把。如要開時，必用了這兩把鑰匙纔可以開得來。他的抽屜定價每月小的七八元一個，中的十幾元一個……裏面隨你放什麼物件。

裏面有許多實習生，在實習銀行事件。我們四點半纔回到陳先生家。

十月三十日

黃警頑先生初次領我們參觀

左義華記

昨天，我們和黃先生約定了，在商務印書館會他。

早上一起來，吃了點心，便趁電車到四馬路，下了車，到了商務印書館，我們拿了一張片子進去。永鑫同學問：「黃警頑先生在這裏嗎？」一個人答道：「你們在這裏稍等一會，他就來了。你們是兒童旅行團嗎？」我們說：「是的。」我們坐了一會，果然黃先生來了。黃先生和我們談了幾句話，就拿了些書送給我們。

後來黃先生帶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參觀。坐上了電車，我們問了下面幾個問題：

問：「請問貴館有多少印刷所？」

答：「有四個。」

問：「貴館有多少資本？」

答：「三百多萬，因被一二八難，犧牲了不少。」

問：「職員有多少？工人有多少？」

答：「職員共有一千多人，工人佔十分之六七。」

問：「職員一個月的薪水多少？工人多少？」

答：「職員最少十五元，最多三百元，工人最少十幾元，最多的三十元。」

一刻兒，電車停了，我們便下了車，黃先生帶我們到琺瑯廠，是做洋瓷杯的廠。洋瓷杯的原料是鐵片，一大塊要買四塊錢，是英國貨。把鐵片做成坯子，塗上瓷，放在爐裏燒，再拿出來，冷了便成功了。我們看完了，便出來了。

走到中華職業學校，把了一張旅行團的片子給門房。

一會兒，裏面走出來一個先生，這個先生便帶我們進去，先看工廠，有五部份：

一、木廠，二、電氣廠，三、鐵廠，四、鉗子廠，五、機器廠，都是小規模的，大都是用人力做的。做工的人就是學生，都穿學生裝，滿身是灰。但是先生不做工，不像汪先生，

跟我們一起做的。他們做出來的東西都是賣的。

我們出來了，又到一處，是一個市立動物園。我們進去玩了一會。我們問了幾個問題如下：

問：「貴園建設費多少？」

答：「兩萬五千元。」

問：「動物買了多少錢？」

答：「有一半是買的，一半是別人送的。」

問：「獸類有多少種？」

答：「有三十六種。」

問：「貴園開的目的是什麼？」

答：「供給工人休息時的娛樂，和供給學校的參觀研究。門票大人六個銅板，小孩三個銅板。」

我們覺得有疑問，就是工人不見得來，因為他們賺的錢還不夠吃飯，那能夠來遊玩！而且我們看見遊園的都是穿得很漂亮的。要是真真供給工人休息時的娛樂，使工人快樂，那就

應該不要門票，並且還應設備樂器和電影等。

問：「門票一月能收多少錢？」

答：「八月份二千多元，九月份三千元以上，來看的人一天有一萬多人。」

問：「一月的經費多少？」

答：「一千元。」

我們走出來了，又到對面民衆教育館去參觀。

館裏保存有一些紀念物，是一二八慘案留下來的。有一隻手，被彈子打破的。一隻腳，也是被彈子打破而腫了的。還有，一個大砲彈子，形似飛船，和有幾個次大的砲彈。

看完了，黃先生又帶我們到城隍廟去玩。

城隍廟中，有市場，有菩薩，是一個不好的地方。有一個九曲橋，是有幾個曲折的橋梁，橋下一個大池，這個地方也很有名。後來天下雨了，我們就回來了。

十月三十一日

新陸師範請演講和出席友聲旅行團歡迎會

楊永鏞記

我們在清朗的早晨由地豐里出發了，馬路上的汽車還很稀少，電車絲毫沒有阻礙的到了外灘。

下了電車，我們走進黃浦江邊的小麵攤裏。這個麵攤是專門供給一班黃浦江邊的工人吃的，所以生意却很忙，來了一批又一批，當我們加入時，他們更顯出忙碌了。大概他們是夫婦兩個，一個起勁的擗起爐子，一個忙着下麩，黑而且粗的麩條在滾水中上下的輾轉。我們以這閒餘的時間和那位工人談了幾句話。

「格位老度（音同大）啥地方臨（臨音同人，此亦上海語音）？」我們向着坐在我們旁邊的那位大漢的工人說。

「咱？咱是山東！」原來他還是山東人。

「那位大哥貴姓？」我們問。

「咱姓王！你們是那裏？」

「我們是淮安縣來的，到上海來參觀的。」

「你們是洋學堂裏的？你們怎麼穿草鞋！」他的話使我們要發笑起來。從這句話可以看見現在中國的一般學校和貧民的隔絕，難怪一般貧民叫學校做「洋學堂」了。

「我們不是洋學生！中國人怎樣會成洋學生呢！」我們很莊重的答他們：「王大哥怎樣想到上海來的？」

「媽的！誰願到這裏來！在前年家中被水淹了，纔跑到這兒吃這碗倒頭飯！」

「噫！他奶奶的……」這是他傍邊的一個工人。

麵有了，我們吃着麵又繼續的問了幾句話：

問：「王大哥一天能拿多少錢？」

答：「苦死了，纔夠吃飯的，四五角錢頂多了！」

問：「還預備回家嗎？」

答：「等家中年成好了，就要回去。」

「好，我們要去趕路了！」我們和他們分別了。

依照着陶先生給我們路線寫的是：由銅人碼頭，乘渡輪到慶寧寺，由上川再乘火車到新陸，就到新陸師範了。

新陸師範今天正是週年紀念，所以陶先生寫了一首詩，請我們帶去送給他們，現在我不妨把這首詩寫在下邊：

「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手腦都會用，才算是開天闢地的大好老。」

到了新陸師範，他們已經在開會了，全體學生都會集在大禮堂裏，這時正有一位先生在演講，他是打着上海的腔調。

這時已經是十一時三刻了，他們是十二時散會，所以只有十五分鐘的演講時間了。我們的講題是小孩自動。我們講後，由盛校長致答詞，大意謂：「各位同學想想，我們倘若有一個較遠的旅行，要家中幫助，要教育局幫助，要學校幫助；當去的時候，還要校工跟着，還要先生領着……。」

午飯是在新陸師範吃的。午飯後，我們開始賣我們帶去的書了。我們借了兩張檯子，在他們的藝術展覽室裏面開起小商店來。當時有兩位青年，他們是鹽城人，極力的爲我們推銷，我們很感謝他們的幫助。

我們共賣了十幾元的書籍，新陸師範送了十元的演講費。回來時候，地球已遮住了太陽，我們渡過了江，外灘的摩天高樓已經電光耀耀了，可是碼頭的工人還在拚死的工作着；高樓的窗子裏，時盪出一種清脆溫柔的披牙那和懷娥鈴聲音，和那江邊的工人呼聲相和着。

友聲旅行團的總團部，是在牛莊路，我們纔走到路口，黃警頑先生已經在那裏盼望着了，他熱烈的領了我們進去，友聲的各位先生也熱烈的和我們握手，沒一刻，歡迎會開幕了，主席是友聲的一位先生，他很熱誠的表示歡迎我們。他致的開會詞，大意如下：

「諸位小朋友！你們由淮安人地生疎的乘火車，乘輪船，到這千里外的上海來，實在不容易。諸位的勇敢和精神，我們的同志是非常欽佩的。上海的一般人是糊裏糊塗的過着，雖然這地方是很能生產的地方，可是消費也超過中國各處……

「諸位在艱難困苦中到上海來觀察這一類的情形，做社會的考察，這種社會教育，實在

是對的……

「因為時間匆促，今天我們同志預備了一點便飯，並望貴校以後和我們友聲互通聲氣，更希望諸位努力奮鬥！」

主席報告後，由我們報告旅行經過和計畫，以及學校的情形和計畫，並致謝意。

散會後，晚膳已佈置就緒，各位先生領我們到樓上去用飯。吃飯時候，一位孫先生叫我們各說幾句話，於是首由義華報告他到新安的歷史，次由俊卿同學略述學校涉訟情形，最後由劉昭朗講「求學與學問」。

當時有四位先生，拿着一個紙包，上邊寫着：「略助小朋友的旅行費，過文慶、管一鳴、莊視濠、金良泰同贈。」

飯畢，各位先生又領我們至童子軍團部參觀。據說他們出外旅行時，童子軍沿途跟着服務，各位先生給了許多的他們旅行的照片供我們看，非常美麗，旅行的路途，多為遠省。

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個玻璃櫥，裏邊陳列的東西，大都是一二八滬戰的形蹟，如大炮彈，手榴彈，日本的大小銅元，傍邊都有說明。還有一本字彙，據說是由我國十九路軍戰壕中拾

到的，傍邊題有：「此書係由我十九路軍戰壕中拾得。」我忠勇的十九路軍，雖在和敵人作戰，他們仍然在戰壕中用功，可見他們的作戰決非其他軍隊可比！

最使我們髮指的，是那些炸彈和大炮彈銅帽子等物，都是以前日本殺我同胞毀我國土、文化、交通……的利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孔好似現在我們的眼前。尤其使我們痛心的是一個銀質的獎章，上邊有四個穿童子軍服裝的小朋友，據說這是日軍進攻淞滬時候，友聲團員的小孩，去作十九路軍的後方服務，後來爲日兵殺了！這是使我們如何痛心而且憤慨的事啊！

小朋友的遺像都是威武雄壯的站在那裏。小朋友雖不幸爲國犧牲了，可是小朋友的精神是永不死的！當時我們有說不出的敬意！

時候已經到了九時了，友聲特爲我們叫了一輛汽車，在臨行的時候，我們各人在形似我國疆土形勢的一塊牛皮上，寫了各人的名字；這牛皮上有着許多人的姓名，原來這是友聲的簽名簿。歡呼之下，我們和各位先生熱烈的握手道別了！

十一月一日

參觀美國小學

程昌林記

上午，孫先生來了。他說他也和我們一同到美國小學去參觀。

到了十點鐘，我們便一起到美國小學去。到了那裏，昭朗把陳鶴琴先生的介紹信送進去。去了多時，昭朗纔出來招呼我們也進去。剛走到二門，有個外國人出來和我們打招呼，很和藹的說了一句：「你們是從江北來的嗎？」我們也和他打招呼。（那外國人大概就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他這時又和他身傍的一位中國人說了幾句英語，他的意思是叫他帶着我們參觀，說完那美國人便又到教務室去了。

於是我們隨着這位中國人領我們參觀。他領着我們到運動場，和低年級的教室，又到運動室。承他說明那是男生寄宿所，那是女生寄宿所。他並且很誠實的對我們說：「這個學校，在設備是最好的了，就是在美國小學之中，這個學校也與其他的不同……非常好。」

又承他的情，少費我們多少時間。他說：你們不會英語，樓上的中學就不必去看了。根

本我們不是走馬看花的。我們注意在問題上，有了問題，就來研究，那就可以知道某學校、某機關是個什麼樣子了。所以我們是不在乎區區的一觀的。

在一個過道中站下時，請他去請校長來和我們談幾句話。我們注意在問題上，這位中國人領我們稍稍的一觀就算了嗎？所以要請校長來和我們談話。那中國人去了一會兒出來說：「請你們等一等，一會兒就來。」他復又進去了。

遲了一會，他拿了一本英文的簡章來對我們說：「我們的校長沒閒，現在開教務會議，有什麼問題可問我，而且這份簡章上都有的，很完備的。」我們等了好久，要和這位校長見一下，談幾句話，誰知他左延右誤，末了又是那位中國人，代他傳達說開會了。我們只好將我們要問的問題，問了他。

問：「貴校有多少學生？」

答：「大概有六百多個。」

問：「有沒有別的國籍的？」

答：「有英、法、德，也有五個中國的。」

問：「中國人爲什麼到這裏來？」

答：「照這學校的規矩，是不收的，因爲這中國人在美國生的，所以纔收。他們到這裏來比美國的小孩子的學費還要多。」

（問他爲什麼呢？終於未答。）

問：「美國有多少小朋友在上海？」

答：「未統計過。」

問：「美僑在上海共辦了幾所學校？」

答：「有四五個（其餘的不出名）。」

問：「貴校有多少經費，從何處來的？」

答：「有三十萬，一部份是從學費收取，一部份是校長回國募來的；完全以學費做經常費，是沒有外界供給的。」

問：「每個學生要納多少學費？」

答：「我們這裏不分學期，是分爲四季，每季每人中學部九十多元，小學部七十五元，

幼稚園五十多元。」

問：「貴校有多少先生？」

答：「三十個外國人，也有四個中國人。」

問：「在這裏的中國人，擔任些什麼課？」

答：「只有一個在幼稚園教國文，其他在教務室做事。」

問：「先生也在四人之中嗎？」

答：「是的。」

問：「各位先生每月的薪金多少？」

答：「三百至五百的樣子。」

我們因為他不是校長，而且講話是非常籠統的，還有其他的問題，要問也沒大用處了。他送我們一本英文的美國小學校簡章，我們便回來了。

午後，我們在寫日記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先生，我們便請他坐，請問他的姓名。這位先生姓陸名小洛。他問我們旅途的經過，我們在學校的生活狀況，我們旅行的計畫和目的，以及各人的年紀。

我們由楊永鑫代表，把他所問的很詳細的報告給他，他便記下了。據說這是要在報紙上發表的。

這時，陶先生對我們說：「今天晚七點一刻，我要帶你們到上海公共衛生學社去唱歌。」到了晚上七點一刻，陶先生來了，我們便同陶先生一同走到公共衛生學社去。這裏有五個外國人，他們都是醫生。他們開會，都是用英語說話。陶先生講的時候，他把我們介紹給各位醫生，開始講時，喊我們唱鋤頭歌。他也是說英語。他把山海工學團及我們，還有南京余兒崗的自動學校，都介紹出來了。一時全會場鼓掌起來了。最後他們共捐給我們十六元多錢，幾個外國醫生捐的最多。又請他們題詞。約十二點鐘便散會了。

十一月二日

參觀時事新報館

靖秉銓記

今天上午九點半鐘，我們向時事新報館出發，并有陶知行先生一封介紹信，寫給時事新報館的張竹平先生。我們拿了這封信去見張先生，我們和張先生談了許多的話。我現在把張先生和我們談的話，摘錄如下：

問：「你們一路怎樣來的？」

答：「我們從淮安乘小輪至鎮江，再搭火車到上海。」并將我們一路情形，報告給張先生聽。

問：「你們鋪蓋是不是自己的？」

答：「我們帶了三床鋪蓋，到上海的晚上，我們在陳彬龢先生客廳裏的地板上睡覺。」

問：「你們爲什麼要旅行到上海來？」

答：「我們的學校是以社會卽學校。我們覺得在我們那個文化閉塞的淮安，實在比不上

鎮江上海等都市的繁盛，所以來看看這二地的交通文化上的一切，開擴我們的眼界。這次我們旅行到上海來，這大上海便是我們的一個大學校。所以我們的學校，是以社會即學校的。」

問：「你們旅行的時期，預備多少日子？」

答：「我們預定要一個月，現在略有改變，因為我們計畫和上海山海工學團到杭州去旅行，不過尙未決定。如果要到杭州去，我們還要到南京等地方耽擱，這樣要得兩個月纔能回到淮安。」

問：「貴校有多少學生？」

答：「學生很少：（一）因為教育主張，尙未能給人了解。（二）地方太窮，兒童不能進學校。」

問：「你們的經常費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答：「有三方面：（一）學校有五六十畝田地，一年租息有二三百元的進項，這種錢的數目，是很寬算的，今年的年成不好，（穀賤）二三百元還收不到的。（二）二十年起本縣教育局補助一百元。（三）上海陶知行先生及各位先生為我們設法，每月寄數十元，可是或

早或遲的。這是學校的經濟來源。」

問：「貴校學生情形怎樣？」

答：「每天來校不一定，因為都是窮苦的孩子，要外出做小生意，所以不能每天來校。」

問：「爲什麼祇有你們七個人來呢？」

答：「我們七個人，算是基本學生，是五年計畫內規定的。整個在學校裏吃飯，住宿的，就是基本學生，現在祇有我們七個。別的同學年齡很小，家中都不放心來，并且籌旅費是很困難的，所以未來。」

張先生要問我們的問完了，就對我們訓話了：「你們旅行的志向是很好的，但你們要有清爽的思想，要有正確的思想。你們不應該批評別人短處。凡事應該自己先做，做個榜樣把人看，也不應該叫別人不作。」

「現在一般青年，信口亂喊，打倒帝國主義，資本家，改進社會，其實這樣空喊喊，是一點効力都沒有的，所以社會也一時不易改進了。」

「上海這個地方是個特殊的地方，他可以推動全國的；是個繁華的地方，但也是個沒有

辦法的地方了。可是有許多地方的人，以爲上海這個地方是再好也沒有了，尤其中國農村上的人，都想跑到上海來，這是不對的。

「上海這個地方的繁華，祇能在上海可有的，國內，江北各地方是有不得的。

「做事要有精神，我希望你們爲社會做一番大事。我是很同情你們的，我現在送你們五塊錢，做旅費，你們回去的時候，要做一個旅行報告給我。」

吳先生又問了我們各人小史。吳先生又在時事新報館大門口，給我們拍了兩張像片，領我們到印刷間去看印刷報的機器。我們問吳先生這架機器的價值是多少錢，吳先生回答我們說：「二十八萬元一架。」印報是很複雜的，他又將印報的程序告訴我們。

(一) 採訪部。 (二) 編輯部。

(三) 排字部。 (四) 校對。

(五) 製紙板。 (六) 排器房。

(七) 澆鉛板。 (八) 修鉛板。

(九) 上排器。 (十) 印刷。

一分鐘可以印出五十份報出來。

我們問工友月薪有多少？吳先生說：「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又送我們各人鉛字的名字。我們談話完了，便回到陳先生家裏去。

下午，我們未出去，有黃警頑先生打電話給我們說：「明天（四日）有三個地方的人要來看你們，十點鐘就到商務印書館去。」

有一位先生姓馬是從大場山海工學團來的，他是要來看看我們的。還有無錫兒童新聞社陸靜山先生也來訪我們，并來看看陶知行先生的。

十一月三日

出席兒童幸福會兒童晨報社家庭工業社歡迎會

楊永鑫記

「本市兒童幸福會和兒童晨報社明日招待新安兒童旅行團」，這是昨天各報登載的消息，我們却莫明其妙，因為當時沒有接到通知。後來有黃警頑先生打電話來，說是明天是兒

童幸福會和兒童晨報社等招待我們，叫我們明天先到商務印書館和他會晤。這時我們纔明瞭這件事情。

早晨十時，我們到了商務印書館，會見黃先生。十一時許，黃先生領我們到一個平民化的飯店裏吃飯，飯後復回商務休息一些時，黃先生就領我們往三馬路聯歡社進發。

到了聯歡社，已是二時了，所有來賓都到了那裏了。開會時，首由胡叔異先生致詞，大意謂：「中國今日的兒童事業，日益發達，訓練兒童方法，亦日求改進，將來之世界，乃兒童之世界，中國民族之能否復興，亦全俟今日兒童之負起責任。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實屬創舉，各位小朋友之勇敢精神，及實行以社會即學校的教育，是值得我們欽佩……」

次由徐卓呆宋青萍王貫一黃警頑諸先生相繼致詞。最後由我致答詞，略謂：「今天承蒙諸位先生這樣招待我們，實在很慚愧。我們這次的旅行，可說是試驗『社會即學校』的主張。中國現在的小朋友，都被家中視為玩物，視為私有品，男娶女嫁，養老送終，這是一班父母教養小孩的最大目的，小朋友是這樣的被家庭貽誤了。我們知道，小朋友是有生命的，小朋友在人類中同樣有地位有人格的，父母不能以我們當玩具，不能以我們為私有品。」

「目前中國的小朋友，大都是在打麻雀牌的母親懷裏，躺在抽鴉片烟的父親床上，養成了種種不良的嗜好和習慣。我們應當到山上去學開礦，到水裏去學捕魚，到馬路上去學築路，到工廠裏去學做工，這纔是正當的出路。所以中國的現代兒童，要積極的改變，要恢復自己的地位和人格。但是改變要自動的，不要人家去推動。現在的小朋友大都是父母來推動，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造成自動的行爲和習慣，將來做救國工作或其他事業，纔能有希望。」

「但是動的方法要手和腦聯合起來動。目前的社會上有四種人，一種用腦，一種用手，一種是手腦並用，還有一種手腦都不用。這四種人中，我們小朋友就要學第三種人的手腦通力合作。我們動的方式是要團體的，不是單獨的。所以小朋友能自動，換句話就是中國能自動，纔能打倒帝國主義，不能自動，即會亡國滅種。」

後來兒童晨報社贈兒童晨報七全冊，現代書局贈現代兒童七冊，家庭工業社贈無敵牌牙粉一盒，牙齦打，並有祝詞。（詞略）

各人進了點心糖果散會。散會時有胡叔異潘公展宋易諸先生題詞，晨報社和文華畫報社

攝影。黃警顏先生最後送我們上了電車，我們便回地豐里了。

十一月四日

學做衣服和練習唱歌

靖秉鐸記

今天是星期日。陶先生說是爲我們請了兩位先生來，一位是王先生，來教我們修理衣服，一位是陶先生的大兒子，來教我們唱歌的。我們分做兩班人，一班唱歌，一班修理衣服，他們三個人修理衣服，我們四個人唱歌。衣服是棉絮的冬衣，因爲天冷了，身上有點冷，所以需要棉衣服穿。王先生是位女先生，上午把每個人的衣服剪好，剛要縫就吃飯了，陶先生和王先生就在這裏吃飯，到了三點鐘，王先生和陶先生回去，我們還是繼續縫衣服，我們覺得很有意思。到了晚上，我們做完了，我們便吃晚飯了。

十一月五日

參觀國立醫學院

張俊卿記

上午十時，本團向國立醫學院出發，路上撞見了孫先生和戴先生，他們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答：「到國立醫學院去。」孫戴二先生也想參觀這地方，便和我們一同去了。

到了醫學院的傳達室，便將陶先生的介紹片子給了傳達，由傳達送了進去，我們便到閱報室中去看看報，看看地圖。約莫五分鐘光景，走來了一位先生，是二日晚在公共衛生學社會見過的張先生。張先生是牙科主任，今天又遇見了，很是歡喜，便領着我們先到解剖實驗所裏，見一個一個的屍體如煮熟雞子似的直僵僵丟在一條一條的架子上，旁邊圍着四個人，一個人手中拿一本書，別的那三個人手中拿了鋒利的刀子、剪刀、攝子，聽着那拿書人的語句，從中下手。這時張先生便介紹我們和那裏的指導員談話，因此我們便問了他一些問題：

問：「這些屍體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答：「這些屍體分兩處來的：一處是政府中的罪犯死了，沒有家屬來領，便允許給醫院中做試驗之用；一處是本醫院的病人死了，沒有家屬來領，政府也允許給我們做試驗之用。」

問：「一個屍體大概幾多時就可以解剖完了？」

答：「一個屍體要得半年的時候纔可以解剖完了；膀子一個月，腿一個月，頭部一個月，身體比較複雜，要三個月纔成。」

問：「這屍體是否要經其他手續，或經藥水澆洗，纔可以拿出來解剖？」

答：「這屍體必須經藥水缸裏洗浸四個月纔可以拿出。」

問：「請問這裏有多少同學？」

答：「有三十多人。」

問：「這裏的同學以何等資格纔可以考入？」

答：「須要高中畢業。但是必得先在專修科二年（是學普通醫藥常識）以後，纔可以考入我們這基本係裏來。」

問：「到一種什麼程度就畢業了？」

答：「由這基本係二年或三年，升入臨床係，（是到病人床邊實地去替病人看病。）在臨床係三年纔算畢業。」

談了話，便到藥理室去，這時裏面正有一人在試驗中國之黃連藥。他們聽見中醫說：「黃連可以退熱，通大便。」他們要從試驗中來證實，是否對不對。這一位先生將青蛙釘在一塊小木板上，解剖開牠的肚腹，用一種儀器的小勾子，勾住青蛙的心，一面又用盛了黃連水的兩個玻璃瓶子，丟在旁邊，再用一根玻璃管子，一頭通在青蛙的腹中，一頭分成兩個孔，將兩個孔丟在兩個盛着黃連的瓶子內，於是這瓶中的黃連，就慢慢的到青蛙的腹中去。青蛙的心被掛在竹篾絲上，當青蛙心跳動時，竹篾絲子也跟着上一下的動。在竹篾絲另一頭，勾一個佈滿了青灰的機滾動着，那竹篾子一動，就會在青灰機上劃一痕跡，這就是可以證明這黃連是否有效驗。

當看完後，陶先生和陳先生來了，我們便同陶先生一同去會堂內開會，他們開會的目的，是歡迎我們陶先生去演講。

陶先生所講的大概意思是希望醫生下鄉去，去醫那些刻苦耐勞的農夫。

當臨散會時，主席院長報告：「今天這個團體，是由江北淮安的一個鄉下來的，他們是沒有先生帶領，由自己組織了來的；他們的旅費是以自己的勞力去換來的，希望各人略捐助

他們一些路費。」

散會了，他們各人都向外紛紛地走，走到門口都從身上掏出一個雙角、兩個雙角或一元，但是也有人因為身上沒有錢，不曾給的。

這錢是由一位司儀代收的，當他交給我們的時候，共計十八元幾角錢，我們當時寫了一張收條給他們，便分別了。

十一月六日

華德路小學請演講

程昌林記

在前天有華德路小學（工部局辦的）校長雷先生約我們今天去演講，昨天又接着他們來的信，於是八點鐘時便出發了。

到了那裏，有他們小朋友招待，把我們招待到娛樂室去休息。

沒有多時，雷校長來和我們談話，問我們的校址及在校中的生活。我們便很詳細的回答

他。延遲了一會，招待把我們領去開歡迎會。

先有他們同學講話，後有雷校長講話。雷校長的話，大約可分幾項如下：

1. 今天我們歡迎新安兒童旅行團，到我們這裏來演講。他們是七個人，有一人因為有眼病到醫院去了，所以現在祇有六人到我們這裏來。

他們是從淮安來的，沒有先生領導，也沒有別人領導，他們只從家內帶了很少的錢到上海來，他們的膽量這樣大，這是我們非常欽佩的。並且他們還預備步行到杭州去呢。

2. 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旅行，要先生帶着，排好了隊，很沒有自動的精神。還有上課的時候，就會打架吵嘴，也是沒有自動的精神的表現。我們現在要學他們的自動精神……

3. 旅行是很好的，到外面去旅行，一星期的旅行，比在課堂上二個月或三個月的功課都要好。所以旅行是件有價值的事……

4. 我希望他們先生，和學生要共同生活。否則錯了，不懂得，沒人來指導，那就糟了。所以必要先生引導，這一點，是希望他們的先生要接受的。

5. 他們這次出來，是可以打破大人看輕兒童的觀念。

6. 希望以後更努力進行，要能做別人不能做的事。人家叫了一聲「了不起」，自己要不以為不得了纔好。不要人家說我好，我就驕傲起來。

雷先生講後，由本團代表楊永鑫報告：

1. 致謝。

2. 報告這次旅行經過與場所。

3. 報告學校生活情形。

散了會，雷校長同我們談話。談話後送我們三塊錢，便回來了。

十一月七日

到大華無線電公司參觀和出席江淮同鄉會歡迎會

左義華記

今天八點鐘，我們到大華無線電公司去參觀，公司的辦理事人，對我們說：「德國有一個大寶塔，塔上有九個人管理無線電，有的一個人管三個國家的無線電。中國的無線電非要兩

個人管理不可，但還不甚清楚。因為外國是很有組織的，中國是一蹋糊塗，沒有組織，所以必得兩個人來管理。他帶我們到他的工廠去看。這工廠很小，只有二十幾個人在做工。由一萬塊錢的開辦費做起來，現在已有三萬多塊錢的貨物了。

他們也會造幾樣東西，而對於無線電是更有研究的。後來黃警頑先生來了，我們也參觀完了。

黃警頑先生帶我們到商務印書館去，到了商務印書館，坐了一刻，黃先生又帶我們到中國紅十字會去，會中有一個姓嵇的。

嵇先生又把紅十字會的汽車載我們到江淮同鄉會去。

嵇先生對我們說：「這一輛汽車在一二八滬戰時，去裝傷兵，有一次被日軍飛機趕着，好容易纔逃脫了危險。這次又裝你們兒童旅行團，這是一輛值得可紀念的汽車。」

過了一會，到了江淮同鄉會的辦公室，便下了汽車，走進了會堂，主席是一位老先生。

大家講了一會，已到了二點鐘，便散會了，同鄉會，便請我們到大華飯店去吃飯。吃過了飯，又坐汽車到同鄉會去，（這是做一所學校用的，）汽車走了許多時纔到，會址在閘

北。

這一座同鄉會的房子是很大的，預備辦學校，但缺少先生，所以辦不成。房子是中西合璧的，房間也很多，我們參觀了一下。這房子是位顧竹軒先生個人出錢造的。

顧先生說：「我替你們每人做一套學生裝。」約定晚八點鐘在天蟾舞台會。

我們又坐汽車到亞美無線電公司播音，亞美送我們不少的東西。

播了音，便到天蟾舞台，由八點鐘直等到十二點鐘，顧先生纔來，中國人是不守時間的。

顧先生說：「你們明天早八點鐘來」，我們便回去了。

十一月八日

和鄭先生買衣

楊永鑫記

昨日在江淮同鄉會，承蒙顧祝軒先生的盛意，感覺我們旅途的衣服缺少，慨然允為我們

製服裝和鞋襪，並託鄭絨三先生於今天領我們去買衣。

今天我們到了江淮同鄉會的辦事處，那位主持的先生說：「剛纔鄭先生有電話來，說在寓所中等候你們，你們現在就到那裏去吧。」

我們由那位先生的指示，找到鄭先生的家中，鄭先生領我們坐了人力車，直到南京路的三友實業社，由店員拿出了衣服，我們試穿的結果，選定了夾學生裝七身，和衛生衫帽各七套。

因為我們想價錢從廉一點起見，所以鄭先生領了我去見三友經理岑子厚先生。接談之後，岑先生云已在報端和他處知道我們的消息，而鄭絨三先生又和岑先生相識，當時岑先生探問我們旅行的消息，我就把學校的情形，旅行的經過，大概的敘述了一些。岑先生非常高興，於是所買的衣服，岑先生概願贈送，並贈天虛我生著大學新講七冊。岑先生復勉勵本團數語。我們謝了岑先生，在十二時，纔離開了三友。

鄭先生要我們到他的寓所吃飯，我們雖然已和陳彬蘇先生家約定了回去吃飯，可是在鄭先生這樣誠意之下，我們怎能不應允呢！不消說，午飯就在鄭先生家中吃了。

下午二時，我們回到了地豐里，因為沒有和別處接洽，所以下午並未到那裏去，只有我領義華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去看病，順便到二層樓去看本團張俊卿的眼疾。誰知下午是不許人探視病人的，我們到了眼科部的時候，被看護婦擋住了，她對我們講了那裏的規矩。結果我們沒有接近俊卿，只是遠遠的望見他穿着一件又闊又大的棉袍，眼上綁着棉花和綳帶，睡在病榻上。我們也未和他講話，就回來了。

十一月九日

我看病去

左義華記

今天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參觀，楊永鑫同學就帶我到上海國立醫學院去看病。

到了國立醫學院，醫師看了說：「你的身體非常強健，沒有什麼病，不過肚內有一點蟲，弄一點藥吃了便會好的。」

他說着便把了一瓶子藥水，三粒小丸子給我，叫我每天吃一次，並說明這一些藥都是打

肚內的蟲的。

我們兩人告別醫師拿了回來。

下午沒有做什麼事，各人寫了一封信，寄給學校。

十一月十日

孫先生請看電影

靖秉鐸記

今天下午看電影，因為孫先生請我們聽電影裏留聲片上唱的大軍進行曲。到了黃金大戲院，時間還沒有到。守了一會，時間到了，先把一元二角打三張半票，又打了四張全票。他說一元八角，我問，怎麼小孩要六角呢？他聽了，就把票給我們。我們都要走進去了，收票的大胖子對我說：「你不能進去，要打全票。」大家說：「他不是很小嗎？怎麼要打全票？」那大胖子不問情理，孫先生說：「你不願意退票好了。」大胖子退票去了，我們說：「上海那有這樣一個戲院，不講情理！資本家的走狗，都是一些流氓。」我們便到三層樓上去看，

因為還沒有開演，台下的人都鬧着。忽然開演了，台下的人都不鬧了。開演的是女王結婚。開演三個鐘頭便完了，我們也便回來了。

十一月十二日

第一次到滬江大學

程昌林記

下午一時，我們拿了國立醫學院某先生的介紹信，和滬江大學言論部請我們去的信，向滬江大學出發了。一路用了一塊多錢的路費。到了那裏便把某先生的介紹信送去，沒一會來了一位女先生，她便把我們領到大學部，又介紹一位王先生領我們參觀。動物展覽室的內面，有猩猩、大蛇、豹、猴子等標本，都是大的動物，每個動物都是用一個大玻璃櫥裝着，還放着許多樟腦，這是防標本上生蠱蟲的。動物的對面是飛禽標本，我們亦看了一下，又到圖書館。在圖書館的一角有一櫥子的古物，都是很古的東西，有刀呀，小孩子的玩具呀，用具呀。各處看了後，他們又和我們約定星期六早上九時半再去，因為他們每星期六大、中、

小學合起來開會，請我們去報告我們旅行的經過。在星期五我們要打電話去通知他們，他們可用汽車來接我們去。

十一月十三日

和陶先生商酌返淮的時期

靖秉鐸記

今天早晨戴先生帶來一封信是孫先生的。我們把信拆開來看，叫我們在二十五日以前把各地方參觀完，再搬到山海工學團去過一禮拜生活，用我們的手腦替他們做一點工，或鋪路，或砌牆，留個紀念。并叫我們和陶先生商量，什麼時候回去，因為不久天冷了，運河一封不好回去，要到二月裏纔能回去了。陶先生上午來了，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來和陶先生商量。陶先生說：「你們這次來必要取得生產工具回去，你們以為怎樣？」我們回答陶先生說：「別的沒有什麼，就是運河封了，不得回去，要到明年二月裏纔能回去。又學校裏有許多事情要我們回去做，汪先生和小同學在校裏照顧不來，所以我們感到這問題現在要趕快決定。」

十一月十四日

接洽參觀盲啞學校

楊永鑫記

今天得了陶先生的介紹信，去到盲啞學校接洽參觀的事。

盲啞學校的校址在虹橋路，接近虹橋飛機場，距離我們住所很遠，去的時候要乘兩路公共汽車，方能達到。

盲啞學校的地方，很是偏僻，四週很少有幾家民房。據說這是近兩年來新建的房子，以前校址是在憶定盤路，盲啞學校由那裏纔遷來沒多時。但是這裏纔只有盲人，還有一部分的啞子，現在還在憶定盤路的舊址。

盲啞學校的大門上是黃金色的傅蘭雅盲啞學校幾個字，門的傍邊有着一個大立方的玻璃櫥，好似南京路大商店的門前一樣，裏邊都陳列着很精美的物品，大多數都是桌椅茶几等物。其他如花籃、衣箱，也不少，每種物品上都塗有相當顏色。在物品身體上，還用黑白籐

子編成花紋，非常美麗，不消說，這都是那些盲人做出的工藝，一般人看了，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盲人所能做到的。一般人對於盲啞的人，簡直都看為廢人，彷彿成人不信任小孩子的時候。可是如若看了他們這些作品，就要和他們的想像完全不同了。我們想這班不信任盲子的人，到這時，不但不說他是盲子，而且要稱揚他們為三隻眼睛了。

進了校門，把旅行團的名片給了門房，那位夫役就領着我坐在會客室裏等候，沒多時，來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先生，在請問之下，知道就是主持該校的校長王先生。我把來意說了，又把陶先生的介紹信拿出後，那位王先生一口應諾了，約定在十六日的下午。

告別時，那位王先生直送我至校門前面，我就和他殷殷的握別了。

聽說美國辦的盲啞學校，更要進步得多，有許多好眼的學校還不及他們。

我在歸途上想着，教育的力量是多麼偉大！盲啞學校他是打破了世界人類的輕視盲啞，傅蘭雅盲啞學校是可以打破了中國人輕視盲啞。

十一月十五日

參觀傅蘭雅盲啞學校

楊永鑫記

售票員忽然把鈴一抽，「叮鈴」一聲，汽車戛然停住了，「盲啞學校來哉！」售票員拖長着嗓子叫着，這是因為我們預先對他說：「我們是到盲啞學校去的，到了那裏請你叫我們一聲。」不識上海路徑的人，坐電車或公共汽車時候，都可以把你去的目的地說給售票員，並且你要對他說，到那目的地的時候，請他叫你下車，他自然就會叫你。否則到了那裏，而你呆呆的還坐在車上，不知道下去，等你發覺的時候，已經把你載到很遠地方了。這樣一來，你又要化錢坐車回頭，並且要生出許多麻煩！話說遠了，現在轉回頭來。

我們下了公共汽車，走入盲啞學校的大門，門房把名片送進去，我們都坐在接待室裏等候着。沒多時那和藹的王先生來了，另外還有一位先生拿着許多份刊物，如：預防盲目問題、盲目的原因、慎防目疾論、預防工人盲目、保護嬰兒的眼睛、從幼稚園看起……都是和盲目有關的刊物，發給我們每人之後，何先生就開始領我們進去參觀。王先生領我們看了許多

大照片，都是關於盲人的生活情形，接着到成績室，裏面四壁都是玻璃櫥，陳列着的成績一部分是花邊手工和紙工，一部分是美國一個盲啞學校寄來的花邊品，例如：小孩圍裙圍領……等，其餘大小寫字等器物，使人看了非常驚異，盲目的人能做出這些東西，不能不驚歎教育力量的偉大了。由此至一新建築的樓上，這上面陳列的全是盲人做的籐工，如桌椅箱篋花籃……等器具，均漆有相當的顏色，樓上光線的調和，更表示出各物的美麗。這時我們問了幾個問題如下：

問：「這些籐工做出之後，賣出時學生得多少錢？」

答：「例如一件東西值四元，學校得三元，學生得一元。」

問：「納費的手續怎樣？」

答：「只收膳費，如貧窮者，完全不收。」

問：「他們以後的出路怎樣？」

答：「他們可以升高中和大學，（裏面有初中）學校可以保送。如不願升學者，亦可在校中生活。」

問：「他們做一個月工，能收入多少錢？」

答：「手較快的，可以拿三十多元一月。」

王先生又把該校的創辦人和歷史，以及經費……等情形對我們講。他說以前有一位美國人傅蘭雅先生，他很熱心的出資開辦了這所學校，所以這學校的命名就叫「傅蘭雅盲啞學校」，至今年已有二十一年的歷史。以前校址是在憶定盤路，這虹橋路的房屋，是兩年前新落成的，所以搬到這邊已經是二年了。現在憶定盤路那邊，只有啞子一部分人在那裏，這裏純係盲人，每年由傅蘭雅先生出一萬多元為經費，外界還有捐助。現在中學、小學、幼稚園，共有八十多人，教職員共有十四人。這個學校是一種慈善性質……。

王先生這樣詳細的告訴我們後，就領我們至地理教室參觀，這裏面掛有世界大勢地圖，全國地圖，各省地圖。世界和全國兩地圖是木板製成的，上面都刻着國界和京城、都市、山脈等。各省地圖，有的是硬紙板做成的，都有着商埠、河流、省會等，上面並刻有盲人點字。「點字」是法人勃雷爾氏發明的。把文字譯成此「點字」，給盲人摸索，盲人由摸索能知此字為何字。該校的課本，全係由非盲人譯成此「點字」，然後使盲人讀。盲人摸索地

圖，同時摸得點字，即知此地是何名、某山脈、某河流，或京城省會和商埠。這種地理教室，絕非尋常學校所能見。

由地理教室至圖書館，此時忽然從外面來了約莫有二十幾個中學生，有一位先生領導着，原來他們也是一個參觀團，是東海某某中學的。我們和他們互換了一張旅行團的名片。我們記得上次到西區小學參觀時，也有一個湖南的教育參觀團相遇，到上海市立實小去參觀時，又和一個××教育參觀團相遇，今天却又遇見一個參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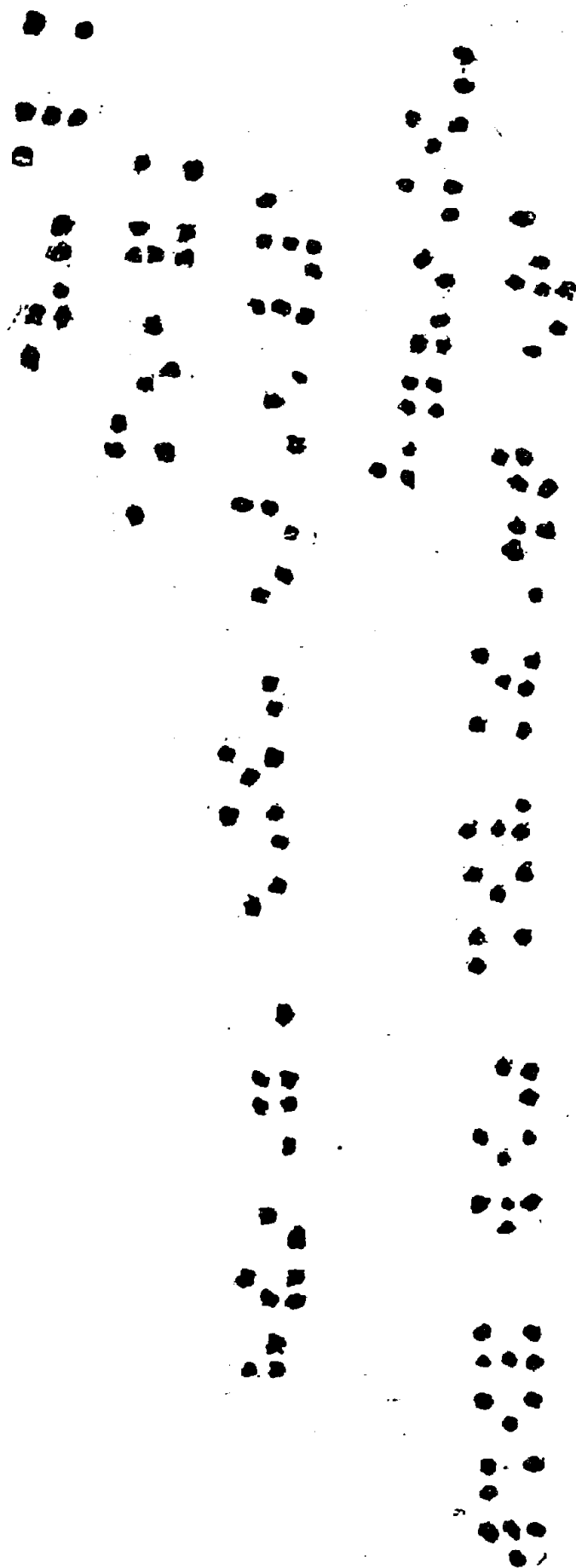
時代告訴了我們，內地人已不能死悶在十八世紀的葫蘆內了，這個文化發達、機器文明、血斑片片的上海，一般人都要來看牠。

再說到參觀圖書館，兩個旅行團的見面。他們都是二十幾歲的大個子，穿着一色的制服，和我們在一起，顯得我們非常矮小。他們望着我們都笑迷迷的。

王先生對我們說：「圖書館的書，都由英國某處送的，也都由『點字』組成。」我們簡直不認識，這時我們真真做了睜眼的盲人！

下面有一張盲人讀的「點字」，是幾句表示歡迎意思的詞句，也是一個盲人印的。蒙王

先生給了我們七張，可惜當時沒有請何先生把他譯成文字，實在是一件憾事！現在把牠抄在下面，使未見過這種盲人「點字」的讀者們，也得看看！



到中學教室，見裏面約有十個學生。王先生隨便叫一個學生讀了一篇國文給大家聽，國文全係一片片的紙板，上面全係「點字」，這是非盲人把初中國文譯出來的。後來又另叫

一個讀了一篇英文，他讀的時候，兩手摸着「點字」，讀得非常流利！

王先生又說：「這樣還不行，諸位會疑心我們是以前教他讀熟的；而且諸位見他們手的摸索着紙板，究竟錯不錯也不知道。現在諸位可以隨便說幾句話，叫他們把話譯成『點字』，請諸位把這『點字』再拿到小學部去給小學部的學生讀，那時就可看出讀得錯不錯了。」

他們拿出了寫字器（每人有一具），東海的旅行團有幾個人，叫他們寫了幾句英文或別的話，我們有兩個人，叫他們寫的是：新安兒童旅行團和傅蘭雅盲啞學校兩句話。

果然拿到了小學部的時候，小學部的學生一摸索就讀出來。

由小學部到幼稚園，見裏面最大者約八歲，小者五歲，約有十餘個小朋友。有一位女教師年約二十四五歲，人很樸實和藹，一人領着這十幾個小朋友在堆積木。那積木大概也是特做的，沒有各種顏色，他們和普通幼稚園的立體的堆法不同，他們是在平面的桌上擺成一件物體或房屋，可惜他們因為喪失了寶貴的視覺，他們就不能欣賞那積木上的各種顏色！

那位女士見我們去了，很和藹的招待我們。那位王先生請了一位小朋友唱歌，他很快的就唱了。我們當時請問他這叫什麼歌，他不知道，後來王先生說了，是：好男兒。

由幼稚園走到一塊青草地上，見剛纔在中學部的幾位中學生，他們執着鼓和號，很整齊的站在那裏了。王先生對我們說：「這是他們自己組織的一個軍樂隊，現在請他們來表演一下。」說畢，那隊裏一個年齡最長的喊了一聲，「一，二」，於是軍樂就奏起來了。我們雖然不知這種樂器的樂理，但是能有這樣却很不容易了！

纔在小學部的一班學生，各人都拿了一副啞鈴，分三排站着。王先生說明後，他們很整齊的，「七七郭郭的」操起了啞鈴操，操畢，他們又很有秩序的排成了隊，慢慢的走開了。

由操場走入禮堂，見裏面掛著傅蘭雅先生的像和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在椅上略息，剛纔奏軍樂的幾個學生，這時已在講台上站着，有一個學生立在風琴前，喊了一聲「一，二」，即時就一齊聲唱起來了。唱的是外國詞句，我們不能懂，那位按琴的盲人，按得也很流利。唱畢，王先生又領我們出了禮堂，我們就請問王先生他們琴是怎樣學的，據王先生說：最初由非盲人以「點字」製成譜，學琴者一手摸譜，一手按琴，過後即不須摸譜，如此就學會了。

最後至工場，這裏是做籐工的場所，只有一個非盲人是專門教盲人做工，其餘都是盲人，汪先生領我們看了一週。後來王先生指一個二十八九歲的盲人對我們說：「這是『一二

八」時候，日本兵將他捉去把眼剝掉的，後來經字林西報訪員介紹到這裏來的！」我們聽了很痛心。我們問了王先生，知道他叫王永高，是山東兗州府人。據他自己說：當時日兵把他捉去，用一個鐵管似的東西往他眼球上一罩，一霎，他自己已不知人世了，後來被紅十字會把他抬到醫院中醫治，又由字林西報訪員把他介紹到盲啞學校做工。他說的時候很痛心似的，我們的眼淚，幾乎被他說了出來。由此出了工場，王先生把我們送出校門。我們回來時，那東海旅行團，也和我們坐在同一的公共汽車上。本來想把那位王永高君的照片附在這裏，曾經寫信和王先生要過，王先生回信說：他是沒有照片的。

X

X

X

X

和福建集美幼稚師範教育參觀團會晤

晚約七時許，有黃警頑先生領集美女師教育參觀團到住所相訪。該團團員全係女子，由楊寅初先生領導來滬。當時首由黃警頑先生介紹後，即由楊寅初先生述明來意，繼由我報告本團旅行經過。時正有張亦曾先生前來，張先生係滬上空中學院之創始者。空中學院是用無線電播音，學者用收音機聽講，若干人合用一收音機，一般無錢無閒暇的勞工或平民都可

在每日一定時間內得到相當學業。當時張先生即講述空中學院之意義及以後的計畫。

本來要請該團同學報告，乃因時間的關係，未能如願，於是兩方在歡呼聲中分別了。我們自愧於地方狹小，力量薄弱，未能稍盡地主之誼，這是我們非常抱歉的。在這裏特向該團諸位同學及楊寅初先生黃警頑先生致意！

十一月十六日

到農民教育館參加耕牛比賽會

靖秉銓記

今晨八時，農民教育館，有一位張先生請陶知行先生去演講，因為今天是他們舉行第五次耕牛比賽會。前次已來信，請陶先生去演講，但陶先生因為沒有接到他們的信，所以和別的地方約好了，不能去，即介紹我們去，我們就和張先生一同搭上電車至兆豐花園下車，再乘火車到莘莊。我們和站長要求打半票，站長也願意了，他就把我們帶到賣票員面前，對賣票員說：「他們七個小孩子是兒童旅行團，他們完全打半票。」我們打了票，汽笛叫了一

聲，我們知道火車來了，便站在月台上，等火車已到我們面前，即同張先生搭上火車。約過了四十五分鐘到了一個車站，就是辛莊，我們便和張先生一同下車。張先生說：「再走五六里路，纔能到農民教育館。」我們到了那裏時，已經在開會了，本團代表楊永鑫就上去演講，大概對於耕牛比賽會，講了幾句話。

我們的中餐，就在農民教育館吃的，吃畢，由張先生領我們各處參觀，裏面有各種農產的種子、打麥機、捆稻機，以及貨物陳列室內農情調查表等……後來又去參觀顯橋小學。我們到了那裏，校長把我們領了各處參觀。我看他這種學校，也是供給農村小朋友讀書的，他們的經常費也很困難。校長對我們說了很多勉勵我們的話。不一刻，便又回到農民教育館裏來了。

我們回到農民教育館，館長張先生開了一個歡迎會，他對我們說了很多鼓勵我們的話，大意如下：

「你們有獨立的精神，你們能夠解除你們的艱難困苦，這是很好的。可是你們要知道，大事業的靈魂有了艱難困苦是不懊悔的。你們現在是在做人，就應該向做人的路上走去。凡

是一件事業的成功必須經過一番困苦。各位同志的獨立、勇敢精神真是我們所欽佩的。

「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受着強隣壓迫欺侮。穿的衣料，我們現在可能不穿他們的布，我們就不穿他們的布，用我們自己的土布。我希望你們回去，對於這方面，多多的下點工夫宣傳。」

「爲什麼別的小朋友，不能像你們一樣出來旅行呢？爲什麼他們出來旅行，先生不領着不可呢？這就因爲他們沒有獨立精神。」

「『學校』這兩個字，不對的，你們以社會即學校的主張，我是很贊成的。譬如你們這次到上海來旅行，那末上海就是你們的學校，工場也是你們的學校，你們下鄉來，農人的牛，也就是你們的先生。」

「這是我貢獻你們的幾點意思。還有我們是很慚愧的，就是我們這裏的小朋友沒有人來講話，這是我爲我們這裏的小朋友，抱十二萬分的慚愧，對不起你們。但我們是很希望和你們新安小學做個好朋友的。」

我們的同學致了答詞，便散會了。

這時電燈已雪亮了，我們同着一個生生牧場主人，乘着他的自備汽車，到大世界，便下來和他分別，搭上電車，回到地豐里來了。

十一月十七日

赴滬江大學演講

楊永鑫記

在十三日那天，我們已經到過滬江一次，今天到滬江是第二次了，爲什麼會到滬江兩次，讀者看了我們的十三日的記事，大概已經知道了吧。

汽車把我們由繁盛的靜安寺路經過更熱鬧的南京路載至僻野的楊樹浦直到滬江大學的門前。校役前來問話時，我們拿了一張片子給他。沒多時在十三日和我們相約的張先生笑迷迷的由裏面走出來，在熱烈的握手之後，他領我們先在會客室坐了，說：「等待開會時，我來請你們。」說畢，他忽忽的出了會客室去了。

聽着一陣鐘聲，接着就是脚步和柏油路相擊的聲音，我們知道是開會了，果然，沒多時

張先生來請我們到大禮堂去。

剛走至禮堂的門外，驟然如雷的一陣掌聲從那廣闊的禮堂中，直向我們撲來，我們走到了講台上面後，聲音纔靜下去，數百個笑迷迷的面孔，水晶般的千餘隻的眼睛，好似電光般的直射到我們各個人的身上，一時這廣闊人多的這樣的大禮堂，竟然非常肅靜。

教務長樊先生爲我們介紹了，大意說：「……他們是淮安新安小學的幾個小朋友，他們的主張是『社會即學校』，他們這次旅行是沒有先生和任何人的幫助，這種精神在小學生是很難得的。今天特請他們來演講，我們是非常歡迎的。現在就請兒童旅行團來演講。」

他們開會的時間很短促，在樊教務長介紹之後，他和我們說，他們這開會的時間是二十分鐘，現在還有十五分鐘時間，他問可能夠了。所以我們講的話，完全縮短了。開始我們唱了一首鋤頭歌，次由我將學校和旅行的重要幾點大概的敘述了，末後在鼓掌聲中數百個迷笑的面孔前，我們走出了大禮堂。

那位張先生問我們的演講費定例是多少，「我們不論大、中、小學都是十元，不過有時，隨一般同學或學校捐助，有時除送演講費外，再加以捐助。」我們這樣的回答。

「現在我們還是送演講費，還是捐助？不過送演講費很容易的由學校中出就行，可是對於學生方面沒有留什麼痕跡，我想還是由同學捐助吧，使他們有一個更深切的認識你們！」張先生很和藹的說：「不過他們現在又都去上課了，你們能夠遲兩天嗎？由我們教務處出佈告給他們，他們有自治會的組織，可以自己去收集的，待他們的錢集攏，我們再匯寄給你們。」

張先生因為要使他們同學自己來募集錢，使他們留深刻的印象，我們很願意的接受了張先生的意見。

到滬江演講的動機，最先是滬江言論部和社會學社的一位戚心一先生的來信，他約我們在上星期六去，我們因為那天已和別處接洽好，所以未能去，當然是我們非常抱歉的，但是實在也沒法！在這裏我們特別提出向戚先生致歉意。

當我們由禮堂出來的時候，有許多人圍繞着我們，那位戚先生也在內。他和我們說了幾句話之後，他拿了一塊錢說：「我稍稍的幫助你們一些旅費。」我們很感激的收下了。

戚先生領着我們到他的宿舍裏坐了，拿出糖果和花生米招待我們，後來復送了我們幾張

滬江的風景畫片做紀念。

在戚先生領導下，到圖書館和科學館標本室……各處參觀。最後來了一位楊先生。原來在滬江附近有一所農村小學，楊先生就是農村小學裏面的教師，也是滬江的學生，不過現在他從事這個小學了。

楊先生一定要請我們到他們那裏去演講，於是我們和滬江分別了。

出了滬江校門向右走數百步，就到了那所小學，那裏只有三間房屋，一間是導師住室，中間一間屋是閱報室和放書的地方，另一間是教室，門外是一塊廣場。

他們同學約有四五十人，年齡最大的約十六七歲，純是農家的小朋友，那勇猛活潑的軀，黑油油的面孔和驚訝的神情，表現着鄉村小朋友的本色，絕非都市中少爺小姐可比。所以我們非常高興的講着我們江北的農村和農民們的生活狀況，關於我們旅行的事，也簡略的說了一些，我們又唱了一首鎌刀歌。末由楊先生致謝詞就散會了。據那位楊先生說：該校開辦時期很短，經費且無多，以後的計畫，除擴充校址和招收小朋友外，關於課程方面再增加農事，實地耕種。最後楊先生希望我們留在滬江幾天，和該農村小學的小朋友過幾天生活，

我們實感於時間的不許，所以不能接受楊先生的美意，我們很覺抱歉！

汽車已經開來了，這是滬江的張先生叫來的，於是我們跳上了汽車，在他們——農小的大小朋友——的熱烈的呼聲和掌聲中，離開了農村小學，離開了滬江大學，於是又由偏僻的楊樹浦轉入到繁盛的南京路而至靜安寺路了。

十一月十八日

孫先生再請看電影

左義華記

今天上午沒有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便在陳先生家裏做事，如寫信給外面的人、用書、寫日記等。這時孫銘勳先生來了，他說：「下午一點鐘到先施公司門口等我，我今天請你們去看電影。」我們說：「好！」孫先生，現在你到那裏去？」孫先生說：「我現在出去一下。」於是孫先生便去了，我們繼續做我們的事。

到了下午，我們便趁第一路電車到先施公司。到先施公司時，孫先生已在那裏了。

我們下了電車，便同孫先生一起走，到了一個亞洲旅社，見方與嚴先生、汪己文先生、戴自俺先生、汪己文先生的兒子汪小文等都在那裏。

我們一同走出先施，坐第五路電車到北站下車，再向前走，便到了山西大戲院，打了票進去了。

坐了一刻，電燈都熄了，黑幕慢慢地拉開了，樂器奏起來了，電影一片一片映演出來了。

第一幕是全國運動會，一個很大的運動場，四圍擁擠着看的人。運動員開始賽了，跳高的跳高，賽跑的賽跑，游泳的游泳……

運動員不要命的賽啊！啊！你看多麼努力，多麼努力呀！

影戲一片一片的映演過去，一會兒完了。

接着演清道夫。清道夫本事：

「金色的光芒，透進高樓底窗帷的時候，清道夫開始了他們的工作。老牛呆頭呆腦，簡直是一條笨牛，他因為做清道夫受了濕氣，他的腳是腫痛着。

老猴是老牛的同甘共苦的伙計，也許因爲他過於聰明吧，就時常鬧出亂子。老猴的情人叫素英，這天素英的姑母看見她和老猴混在一起，她因嫌他職業下賤，又沒美貌，就罵他不正經。他恨起來，就伸出熊掌，打落了她的牙齒。但她自己呢？却和老牛有染。

後來老猴又學剃頭，經打了架，便走上光明的路了。

看完了時，我們覺得有點不平。唉！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我們走出了戲院，方先生請我們到美味齋吃飯，那裏的菜飯，非常好吃。吃好飯，我們便回來。

十一月十九日

省立上海中學請演講和到傅益紗廠參觀

靖秉銓記

今早八時，接到電話，是省立上海中學初中部打給我們的，他們請我們即去到初中部演講，初中部九時就要開會了。我們乘了雲飛汽車到那裏，由鄭校長引我們到大禮堂的台上坐

下。唱黨歌畢，鄭校長介紹如下：

「今天我們很榮幸！他們是七個人，是從遠道江蘇淮安（在長江以北）的一個小農村裏來的。那個學校叫新安，是陶知行先生派人去辦的，實行陶知行先生的主張的。他們是七個人，今天只來了六個人，還有一位他們說是到醫院裏醫治眼睛去了。他們這次旅行，是根據他們的五年計畫的，我覺得是很有介紹價值給你們聽的有如下幾件：

一、他們都是農村小學小朋友，然而能夠跑到上海來，這膽量是我們很欽佩的。

二、他們到上海來，能有這種膽量，而他們學校裏的先生，家庭的父母能夠放心得下，讓他們來，也可欽佩的。

三、他們來到上海已經有好多天了，據陶知行先生、陳彬龢先生說，他們的生活，是自立的，他們以賣報演講賺他們旅行的用費。

四、他們這種冒險的精神，是中國兒童界中少有的。他們以社會為學校，這次他們來到上海，便是研究上海這個地方，上海就是他們的學校。

今天本校熱誠地歡迎他們。現在我們請新安兒童旅行團報告。」

本團代表——楊永鑫同學報告：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你們這樣熱忱的歡迎我們，我們真榮幸極了。我想諸位一定是希望知道我們的一點學校歷史的，現在我在未報告旅行經過之前，先把敝校的歷史，向諸位大概說一說：

「以前我們那個地方，有一所公產，叫新安會館，完全徽州人的。裏面有一點財產，一向你爭我奪，打了多年官司，後來是由一位姓吳的在裏面當經理。這位吳經理應付着這個紛擾的局面，也有數年，連年仍舊打着官司。後來爲了一項公款用途不明，爲敵人偵查出來，又把他告發了。吳經理不安於位，逃到江南，住在南京新安會館，時間很久。他打聽到陶知行先生熱心教育，就親自跑去，當面要求陶先生派人到江北來辦學校，他說的天花亂墜，但陶先生不肯輕信他。他連訪了十幾次，又請南京新安同鄉會出來向陶先生說明，陶先生以爲是誠意的了，纔答應了，一面派三個人到江北來進行籌備，立案開學，十分順利。開學以後，第一件爲難的事，就是吳經理不讓出去，他又耍搶收已經劃歸學校經費的租息。他的心思這纔完全暴露出來了，經了許多麻煩，因爲政府要拿辦他，他纔嚇跑了。接着第二個困難

又來了。原來和吳經理打麻煩的人，趁着換縣長的時候又起來搗亂了。

這個亂子搗得很久，官司一直打到高等法院第三審纔判定。

官司是歸學校勝利了。但這班壞人，還不肯停止，還在不斷的想着法子來搗亂。

這是敝校成立經過的大概情形。

再說到學校裏經濟困難，以及經濟的來源。經濟的來源有三方面：一、本縣教育局自民國二十年起每年補助百元。二、京滬方面，每月匯四五十元。三、學校有一點租息，每年能收約三百元。敝校是已有四年的歷史了。在這四年來，一、因經濟不足，二、因和社會不調協，不能朝着自己的理想前進。敝校不和一般學校一樣，因敝校是有自己的教育主張：『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

敝校的教育主張既是『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所以我們祇有生活表，我們沒有刻板的課程表。我們每天在學校裏的生活，如砌牆、開水井、鋪路、種菜、出週刊、寫日記、燒飯、洗衣等這些事，完全是課程以上的生活，是第五年計畫內規定的。就是基本學生，也是第五年計畫中開始實行的。基本學生怎樣講呢？就是能夠信任敝校教育主張的，如家裏貧

窮不能夠供給生活費，由學校供給宿食，一面另籌生產設備，要讓每人能有自食其力的機會。基本學生暫定數目二十名。因為經費和設備的艱難，現在只有七人。

我們這次旅行也是第五年計畫內規定的。第五年計畫纔開始，已砌成了一座高的牆，鋪了十多丈的路，種了幾畝地的菜。先生與學生是共生活共甘苦的。

旅行的產生是根據第五年計畫，旅行的用費，是從生活費中抽下來的一點錢，和另有幾位先生同情我們，捐助我們一點錢。

我們是十月二十二日，從淮安出發，二十四日到了上海，路上遇着很多的困難，都用了我們自己的心思和力量去一個一個的解決的。

旅行的目的，是實試『社會即學校』。就是要學生，不要學死。因為在一個小小的學校裏，求不到充分的學問的。

我們跑到上海來，上海就是我們的學校，比如我們今天是到貴校來，那末貴校即是我們的課堂。我們到上海來，並不是走馬看花，我們是要實地明瞭帝國主義者在怎樣侵略我們。這次一二八戰爭以後，所留下的戰蹟要實地觀察一下，好認清帝國主義者是如何殘暴的

侵略行動。我們要看看上海市的教育和其他的繁華現象。要知道上海的發達，不是忽然就這樣的繁華起來的，是從農業文明渡到工業文明的。我們要看看勞苦大眾的生活——要看農人的生活，必得要在江北。要看工人的生活，必得要到上海來。

開擴我們的眼界，如電影馬戲和其他一切我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都在這次旅行看見了。我們覺得百聞不如一見。我們希望諸位也來組織一個規模較大的旅行團，旅行更遠的地方，多得一些實在學問，這是我們希望於諸位的。」

敝團代表講過話後，再由鄭校長講話如下：

「剛纔聽見新安兒童旅行團小朋友報告，我們一切都知道了。如他們這種精神，實在是很少的。我們要知道，中國過去的教育，都是虛偽的。我們現在的青年，都具有改造中國的教育責任，人人都有救起中國勞苦民衆的責任，他們七位小朋友，抱有這種精神，負有改造中國的新教育的使命，是值得我們讚美、欽佩的。今天他們又給了我們不少新的智識。」鄭校長講話後，有一位先生報告他們校中情形。散會後，他們送了我們拾元，又在題詞簿上題了詞，我們便辭別了。

參觀傅益紗廠

下午到傅益紗廠參觀。有一位朱錫榮先生領導着我們參觀，我們和他也作了如下的問

答：

問：「貴廠是多少經費開辦的？」

答：「開辦經費七十萬，現在擴充到四百五十萬。」

問：「貴廠歷史有多少年了？」

答：「民國九年開辦的，有十多年了。」

問：「貴廠職員有多少呢？」

答：「職員共有三十名。」

問：「每月薪金多少？」

答：「十六元至二百元。」

問：「貴廠有多少工人？」

答：「共有三個廠，一共有三千多工人。」

問：「工人工資每月拿多少呢？」

答：「工人工資最少者十一塊錢。」

問：「貴廠一年做多少生意？」

答：「可做一千五百萬元。」

朱先生又將一切造成紗的經過情形，說給我們聽。

一、開棉機。

二、棉花機。

三、清花機。

四、併條機。

五、紡紗革命：三道手脚，現在掉兩道。

六、細紗。

七、搖紗。

八、成包部。

經過這八道手續，纔完成二包紗。

參觀完畢，就回來了。

十一月二十日

日本紗廠辦的工人子弟小學

楊永鑫記

今天到康元製罐廠參觀，因該廠星期六方可參觀，我們白跑了一趟。

因我們由靜安寺路到康元來，路是很遠，倘若就此空空回去，不但白化了精力和車費，而且這半天寶貴的光陰也要付之流水，未免可惜，我就提議到楊樹浦平涼路日紗廠工房和日紗廠辦的一個小學去看看。因為那個地方是民國十九年來上海日紗廠做工的時候住過的。一則由康元到那裏很近，二則可以看看中國人在日紗廠做工的家庭生活，還要看看日紗廠辦的所謂為中國兒童讀書的地方——工人子弟小學。

大家決定之後，就直向楊樹浦進發，一路上所看見的都是貧民窟，或者一排排的紅色工

房和高聳入雲的工廠煙囪。

雖由康元到平涼路不甚遠，但是大家因由提籃橋到康元時候，已經跑了很遠的路，所以現在都感倦乏了，於是在臨青路一家小麵店裏各人吃了一碗麵。這時細細一看臨青路上已經和以前不同了，有許多的店舖都變了樣子，在這家吃麵的小店，以前是一所理髮店；以前的棺材店，現在却變為燒餅店了。這或者是跟着時代變遷的緣故，因為現在楊樹浦的工人多，他們很需要點心的供給呢。

那附近共有四處工房，全係××日本紗廠的。他們按着日本的習慣叫名字，第一處叫做××紗廠工房第一大頭，第二處第三處第……這樣的類推下去。我以前住的地方就是叫××紗廠工房第二大頭，我們要去看的也就是那裏，所以我們就直往第二大頭進發。

第二大頭在一羣工房之中，要算一個最好的地方，因為那裏有着××紗廠的工人子弟學校，工人廁所，男女工人浴室，還有××紗廠開的老虎灶，××紗廠工房寫字間，還有一座滑梯一座鞦韆。第二大頭因為有了這些工人公用場所，又有遊戲器具，所以就比其他的工房熱鬧了。

記得以前第二大頭的四週，全是圍着竹籬笆，現在都改爲水泥的牆壁了；門前的巡捕（是××紗廠組織的，不受巡捕房管轄。）也不是以前的老趙了，而且現在這個巡捕比老趙更壞。工房的範圍裏非是在××紗廠做工的人，不許入內，所以我們去的時候先把片子給了巡捕，巡捕又送到寫字間裏去，巡捕轉身出來叫我們等一等，說是東洋人打電話請示公司裏去了。（公司是一般工人叫紗廠的稱呼）沒一刻，巡捕來叫我們進去，說是公司裏允許參觀。

我們由寫字間的門前經過，一個白白的臉蛋，在鼻子下邊留着短短的一小堆鬍子，笑迷迷的望着我們，我們知道他就是寫字間裏笑裏藏刀的日本人。他的寫字檯上有兩瓶紅藍墨水，（這好似中國帝制時代的紅黑硯台一般；紅藍墨水是判定工人飯碗的）其餘沒有多少東西。我們雖然是繞到裏面，看得出他是不做什麼的，他是工人監督，所管的是監督工人反抗公司，壓迫工人做公司的牛馬，還有工人打架，吵嘴等小事件。他是××紗廠的一條狗，一個小耳朵，他沒有多大的權柄，試想一個團體來參觀他還須請示公司呢。

到了小學的門前，迎面遇見一位穿西裝的中國人。請問之下，知道他是××紗廠請來做

工人子弟小學校長的。我們給了他一張片子，他就引我們往裏走。

裏面全是樓房，樓下有三個教室，樓上有一個宿舍，一個大的檯球室，校中除了全套桌椅幾樣簡單的用具外，沒有什麼別的設備，因為正值假期，所以也沒有一個學生。後來我發見一件詭異的事，就是那教室裏的總理遺像沒有了，（在十九年我到這裏面去玩的時候尙有）於是我就請問那位先生總理遺像那裏去了？他很輕慢的說是在「一二八」事件發生時，日兵住在校中把他弄掉了，後來戰事告終，就沒有再弄來掛。我們在這位先生的幾句話中，日本對我們的心腸已可看見了，現在我們可以下個斷言：日本現在不但是以武力經濟同時來侵略我們，並且用了許多麻醉劑來引誘……來殺害我們，例如這個工人子弟學校的設立，他純是以學校的名義來招攏了許多工人小孩，外形看來，這是多麼好的事！內形裏他却不是在教小孩求學，而在麻醉！外形看爲了工人子弟蓋了這樣一個堂皇的學校，其實那學校不一定是做學校，當要侵略我國土地時就做營房！（「一二八」時日兵就在該校駐紮）

「一二八」時日兵怎樣弄毀了我們的總理遺像？這是不須說，誰都可以想像得到那時的情景。那時中日作戰，日本要把中國人都殺了，中國的文化、交通都毀了，讓他們佔領了

中國整個土地，還不能滿足他們獸慾的心願吓！發現了我們的總理遺像，他們還能讓他存在嗎！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公理，什麼叫做道德，他以為中國的一切他們都要屠殺、摧毀、破壞的！當他們見到牆壁上掛着的要打倒帝國主義的中山先生肖像，不知他們是怎樣的侮辱咀罵的把他扯毀了！

我們問了那位先生，該校的課程是怎樣的，他的回答很含糊，大概的意思說是課本全由公司撰選，並且有日本國語讀本及其他關於日本文字的書籍參合着給學生讀。

親愛的讀者！日本的毒心完全暴露了，他是用着愚民政策，叫我國的同胞不知我國的文字和一切，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啊！親愛的讀者！我們要防着他，他是猛獸！他隨時隨地會吃我們的！

我舊居的屋子，已經換了二房東了，也沒有什麼留戀的回憶。我們一路氣忿的走出了工房大門，我們想：不知穿西裝的那位——工人子弟學校校長——同胞，心中今天作何感想？

十一月二十一日

澄衷中學請演講

左義華記

上午我們到華德路康元製罐廠去參觀。由靜安寺路到華德路是很遠的，到了康元製罐廠，我們進去請求允許我們參觀，但經理說：「今天不能參觀，非得星期六及星期日不能參觀。」我們出來了，車錢也白化了。

下午我們到澄衷中學小學部去演講。陳彬蘇先生是這個學校的校長。

澄衷小學部有代表六人，招待我們。開會了，主席讀過總理遺囑，致歡迎詞，大略如下：「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是我們歡迎新安兒童旅行團。我們覺得他們冒險的精神，是我們兒童界中少有的。」

本團先由楊永鑫報告這次旅行的產生與經過，及本校日常生活的情形和第五年計畫中本學生的意義。

繼由我報告從湖南到新安小學來讀書的經過及打泥菩薩。

後由本團劉昭朗報告本校的產生及打官司。

本團三人輪流演講後，六位代表招待我們吃茶點，又送了我們許多關於澄衷的書籍，領着我們參觀浴室、圖書館、教室、運動場等地方。後來我們便回來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討論做旅行報告事

左義華記

早上八點鐘，陶先生來了，對我們說：「等一會，有兩位先生來替你們照像。」過了一刻，果然來了兩位先生，一位姓張一位姓王，給我們照像，還替一個賣報工學團，也照了一張。賣報工學團是賣報的孩子們組織的。

下午陶先生還請賣報工學團看海京伯大馬戲。賣報工學團的孩子們是多麼快樂啊！

照了像，我們又到陳先生家裏，開了一個臨時會議，討論寫這次旅行報告的事情。討論結果各人所發表的意見如下：

- 一、整理別人送給我們的圖書；
 - 二、記載我們所得之演講費及捐助費；
 - 三、抄參觀場所一分；
 - 四、集攏到各方參觀的記載和外界批評文字；
 - 五、盡量的收集登載的消息；
 - 六、檢查我們發出的公函及信件；
 - 七、推出兩人——楊永鑫、劉昭朗——編輯旅行報告的題目。
- 以上的事，由各股負責者擔任。

這個簡單的會就此完了。

下午由本團代表楊永鑫去接洽參觀天廚味精廠，定期二十四日去參觀。

十一月廿二日

兩星期的醫院生活

張俊卿記

我在未寫這篇以前，應該先問一聲，我這兩星期爲什麼不寫日記，懶惰吧？不對，那麼做什麼呢？我來慢慢說。

在某一天晚上，我們同陶知行先生到「公共衛生學社」去參觀各醫師開會。當我走進會場時，有一位先生（是醫師）對我說：「你這隻眼睛皮怎麼會向上翻起呢？」我說：「這隻眼是在我小的時候，害眼病害得很利害，就翻上來了。」他說：「你這眼我們替你想個法子，剖了補上一塊肉。你到七日早上來的時候再講吧。」於是七日早上我們去時，我就在醫院中住下了。在醫院中尤其是眼病，當然是不能寫了，而且就是寫，每天所做的幾件事也不過是那幾樣，沒有什麼新事可記。所以在那裏雖然住了兩個星期，祇要記一天就可以代表這兩星期了。因爲每天記一篇，事情重複單調是沒有趣味的，所以我就總寫一篇了。

七日上午八點鐘，我到紅十字會掛了眼科號（紅十字會他們都在一個地方，不過一個是

學校，一個是醫院吧了。）登上第二層樓，在眼科部的外面等候着醫師來，約半點鐘光景，一位看護婦和兩三位醫師來了。

到了裏面，順着號頭喊叫人去看病，在那裏的人大約有二十人左右。一個一個的喊，喊到第七八個後面，便喊着我的名字了。我走了進去，他先試驗我的眼力，結果是好眼看得見，壞眼看不見，於是他叫我在外面等一等。大約十分鐘光景，又叫我進去，看了眼一下子便寫了一篇英文字，叫我拿到樓下會計處，由會計在他的簿子上寫了我的名字，便又把那片字交給茶房，茶房便帶我到浴室中去洗澡。我所穿的衣服，都不許我穿到病房中去，丟在他的衣服間，在病房中他自有衣服給我穿的。於是我穿了醫院裏面的一身白褂袴，進了一眼耳鼻喉科病房——住在第七張床鋪上。這時正是十二點鐘了，我想來得正好，可喫午飯了，那知不對，他們不和我們一樣每天十二點喫午飯，他們是在十一點鐘吃午飯的，現在已過了。茶房補了飯來，我喫了一小碗，便又由林醫師去試驗眼力，結果和從前一樣。我在床上睡了一會兒工夫，林醫師拿了一枝針，在我的手指上打了一針，將那血刮在他帶來的一塊一寸五分長，五分寬的小玻璃上，如此刮了三張，每張上有一滴血後，便給我一些紗布，

裹了起來。

下午約三點鐘，又有兩位護士拿了針、粗玻璃管、橡皮管、紗布來，叫我將膀子伸直，一不提防，一針下去，痛的難忍，即時粗玻璃管子裏已有四分之一的血了。這個問題很簡單，原來針是空心針，針通橡皮管，橡皮管又通玻璃管，所以一下子工夫便做完了。遲一下工夫又喝一些藥水，扎起了要開刀的眼，便是今天的工作完了。

第二天的一早，鐘纔噹噹……的打了五下子，茶房便喊各個病人起來洗面了，即時喫飯，一點蠶豆、豆芽，當着小菜。喫了早飯，茶房替各人泡了一壺茶，便在這時告了一個段落。

上午七點鐘，是日班上班，夜班下班的時候，也就是病室中做整潔的時候。這裏面分爲三部分來整潔：一、掃地，抹桌子，抹床鋪。二、用拖布抹地板。三、鋪床。人的分配是：兩個女生鋪床。一個年紀約四十多歲的茶房掃地、抹桌子、抹床鋪。一個年紀輕的茶房用拖布抹地板。在這四人忙碌中，護士也拿了隻很小的體溫檢查表進來，檢查各人的體溫。這些完畢，各個人便睡在床上，護士又替各人上藥，上過藥後，大家仍然睡在床上，等候醫師

到。我在這天這時候（十一月八日），便被兩個茶房抬到一個開刀房中，纔進門，心中跳個不住；又看見那雪亮似的小刀小剪，噹噹噹的響着，真是使我的心多害怕呀。進了屋裏，便睡在一張長桌上，桌上鋪着白布，白布的一端鋪一塊紅油布，是供給人家開刀時睡在上面的，如淌下血來，都可以淌到紅油布上，白布上不會染着了。

沒有一下工夫，進來了三個醫師，都穿着一身白衣服，嘴上還套着白紗布罩。他們到我面前，替我帶上白布帽子，叫我睡好，不許動，於是他們便動手了。

先在眼旁打了一針（麻藥針），然後一人使用手在上面揉。當他揉時，我的眼皮四面覺得腫得很，但手不敢去摸。這時看護婦便送一把刀子過來，醫師拿在手中對我的眼皮上開，但我看不見，因為一隻好眼被他扎起來了，耳邊祇聽得潺潺……的響着。我一點不覺得痛。刀子開過後，便用剪子剪，很久，一塊皮便從眼上掉了下來。這時旁邊的醫師，不停的用紗布揩血，但我是和死人一般地不許動一動。接着眼旁又是潺潺……的響着，我當是眼珠下面也在開刀了，不，原來是在眼旁割塊肉補上去。肉補好後使用紗布扎好，又抬到我床鋪上去。一會兒工夫護士送一個熱水袋來，叫我把牠靠緊開刀的地方，說是可以不痛。於是我不

管對不對，就緊靠着再看，果然有點隱隱痛的地方，也不覺得痛了。沒有一下子工夫，呼呼大睡了。

起來時，正是十一點鐘，這時也就是各個病房中開飯的時候，我很是詫異，怎麼十一點還沒有到中午就開飯了呢？原來他們三餐所規定的時間：「早六點，中十一點，晚五點，粥飯隨便喫。這是在廁所中間茶房知道的。我喫了飯，在小便處乘便和茶房談一談：

問：「你是那裏人？」

答：「我是浙江人。」

問：「你到這裏有幾年了？」

答：「祇有兩年。」

問：「纔進來時每月拿多少工錢？現在拿多少？」

答：「纔進來時祇拿六塊錢，現在已有兩年了，每年加一塊錢，今年我已拿八塊錢。」

問：「除工錢外還有什麼外找？」

答：「別的沒有什麼，不過病人出院時隨便送我們一塊或兩塊，不送的也有。」

問：「每年能有幾次回家？每次回家可有多少日期？」

答：「每年回家祇有一次，日期不知道了。」

問：「你們的工錢，加到什麼數目為止？」

答：「從六塊加到十六塊為止，以後就不再加了。」

談過了話，便到病室中睡下，自己對自己說：「我來到這裏已有兩天了，日記和書一點不能看寫，真是悶人。就是日記每天能寫，也一點沒有趣味。每天所做的事，還不是一樣嗎？如同定下來的生活表一樣，回去就把他寫一個劃一的生活的形式吧，用不着每天流水賬似的寫日記。那些話是無意味的，沒有一點用的。」

形如刻板似的兩週生活是：

早五時起床洗面，喝開水，喫早飯。七時夜班退班，日班上班，護士檢查體溫，上藥；兩女生疊被、鋪床；茶房抹地板、桌子、床架子、掃地、倒痰盂。九時醫師到病房中上藥，茶房上開水。十一時喫午飯，上開水。

下午三時護士檢查體溫，上開水；五時喫晚飯，上開水；七時日班退班，夜班上班，上

開水，檢查體溫，睡覺。

兩週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我的眼也就一天好一天了。到二十二日早（即是今天早上）眼科主任周先生對我說：「你要出去今天就可以出去了，現在已沒有什麼危險了，不過最近幾天是不能洗這隻眼睛的。」我聽了這話非常歡喜，因為今天就可以和各位同學會面，可以脫離如監獄似的病房了。在那病房中，真是悶人，每天如啞子似的不能和別個人講話，就是說人家也不能和我談話，原因有二：一、不認識別人，二、話音不懂。

中午我便打了一個電話到地豐路、地豐里、六號陳彬蘇先生轉新安兒童旅行團，當時接到電話的人回答：「旅行團已到外面去參觀，晚上纔能回來。」我對他說：「要是旅行團回來時，請他們到海格路紅十字會來，我今天是決定回來了，就是等着送錢來。」他們接電話的人答應了，於是我就睡在床上等候着。到了四點鐘時，隔壁醫學院的張先生走到我床旁，對另一張床鋪上的人說：「你是淮安兒童旅行團的人嗎？」我聽了急爬了起來說：「這裏，就是我。」

「陶先生打了一個電話來，說你可以出院了，怎麼還不出院呢？」張先生聽了我回答，

便走到我跟前來對我這樣說。

「我什麼都預備好了，就是等我們團員送錢來，將賬算了就可以出去。」我說。

「關於你的賬，我們已商議了免掉你的，現在你可以出去了，需要不需要配藥？」張先生說。

「林醫師說我要帶些藥回去，已經寫在紙上了。」我說。

「現在就叫茶房去到會計室那裏去拿，我現在着人送你回去。」張先生說。

「那謝謝張先生，我回去認識，用不着人送去。」我謝謝張先生的好意，這樣說。

「那你既然認識，我就不着人送去，你在一路上當心着汽車。」張先生說完便出去了，我也順着致謝一聲，便請茶房替我拿衣服，拿藥品。

一會兒，茶房送來了一瓶藥水，兩盒藥膏，並且說：「等一等衣服就送來了。」我說「好好，謝謝你。」遲一下子工夫，另一位茶房送來了我的衣服。我接到手查看了一下子，便開始穿了，看看茶房還在我跟前。原來他的心思是想叫我給他幾毛錢，不過他不開口吧了。這時我倒想給他幾毛錢，可是身上沒有一文，我也不好出口。他站了一會兒，見沒有

希望便走了。

我穿好了衣服，拿了藥品，便和病房中病人、看護婦、茶房告別了。

我走出醫院中的大門，覺得外面的氣象，和裏面大不相同。我由海格路轉到地豐路，由地豐路再轉到地豐里六號陳彬蘇先生家，到了會客室中，沒有見一個人，問一問廚子，旅行團到什麼地方去了，廚子說：「他們從早上出去，中午沒有回來吃飯。」我聽了，便到靜安寺路去迎一迎，到了靜安寺路旁，恰巧他們來了，我和他們一一的握了手，便到家中把我在病院中的生活情形，報告了他們，他們也把外面的許多事報告了我，真是說不出的歡喜。

十一月七日至二十二日

印度人

楊永鑫記

英租界的巡捕——印度人——一般人都名之「紅頭鴨三」，這是說他頭上繞着紅布的意思。又有人叫他爲「三道頭」，這大概是說他頭上繞三道布的意思。在馬路上拾垃圾的小孩

或是賣報的小孩常會拿他耍。據說他最怕人叫他「鴨三拉泥洞」！「鴨三磨四洞」！這是罵他的言語。常常看到小孩提高了嗓子從他面前叫了一聲「鴨三拉泥洞！」就拚命的跑了，並且跑到很遠的地方又重復的叫起來。有時他——印度人——會趕上前去，有時他望望小孩也就算了。

倘若要換一個內地的初來上海小孩，他絕不敢在他面前耍他，因為內地的的小孩從未見過這種形像可怕的人。在內地倘若見到一個高鼻綠眼睛的黃髮大個子，他們都會跑開去，並且他還對着他的小同伴說：「洋鬼子來了！」何況他忽然的看見了這黑毛叢叢的「紅頭鬼子」呢！（內地人呼印度人為「紅頭鬼子」，有時內地無知的父母竟會拿這名字來恐嚇他的小孩。）

有時我們走過一個印捕面前，他會很和藹的把我們旅行團的旗子拿着看看，並且對着我們說一聲：「喂！啥務當起？」（「務當」作「地方」講；「起」是去字的讀聲）

今天上了電車沒多時，從卡德路上來了兩個印捕。他們穿着制服，沒有帶鎗。他和我們坐在一起。我有意要和他講幾句話，「啥務當起？」我這樣講。他見我問他，他很高興的把大拇指舉起，向前一指說：「大馬路起！」我又指着他的銅質的領肩，上邊有條紋的東西問

他：「革得是啥沒子？」他很親暱的說：「當……兵的！」

我又問他：「儂到中國來幾隻年頭了？」

「五隻年頭了。」他說：「還少五個號頭就五年了！」（五個號頭就是五個月）

我知道他的中國語還可以說一些，我把大拇指舉起對他說：「儂印度甘地好來些格！」

我把頭輕輕地點着表示出無限的敬佩！他聽了我的話，忽然笑嘻嘻的對着那一個同伴——捕——說了一句話，又把頭向我點點。即時又做出一種苦臉，帶着很感嘆的聲音說：「啊那印度，啊那印度和儂中國一樣格！」他的話說完，我懂得他話的意思。他聽到我問他們的甘地，他想起他們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同胞，他想起被帝國主義宰割的祖國，他同時又想到我們的中國現狀！親愛的讀者，我們的國家確實比亡國的印度好不了多少！

一個亡國過來的人，他是嘗透了亡國的痛苦，他充滿着亡國的經驗！他是看清了我們的情景。他說我們和他們一樣，這並不假。不過敵人的鋼刀已在我們面前晃耀着示威，只是沒有砍到我們各人的頭上來。他們還有聖雄甘地這樣的人領導着他們奮鬥，他們恐不久就要恢復了國家獨立了。我們的國家有許多人還在糊裏糊塗，大概要嘗過亡國的味兒，方能覺悟

吧！

他——印捕——在感傷的面孔下，問我：「日本人和儂還打弗打格？」「打格！」我們答。

「噫！日本人瓦來西格！」他又感傷的說：「啊那印度和儂中國一樣格！」

電車到了大馬路，他和我們很熱烈的握一握手，下了電車。

十一月廿三日

大夏暨南兩大學代表來請演講

張俊卿記

今天早上的晨會中，沒有決定到什麼地方去參觀，因為昨天事忙，沒有去接洽，所以今天我們便在屋內做別的事。

約九點鐘光景，大夏大學教育學院同學會來了一封信，大意是請我們在本月二十四日到他們那裏去演講，我們大家拿了信，商議着明天上午去呢？還是下午去呢？正在商議時，來了一個身穿長衣的人，丟下了一張名片來，並且說明他是大夏大學教育學院同學會的代表俞

尙墟氏，於是我們說了幾句話，便請他坐下。他便開始和我們問答如下：

問：「你們到上海有多少時候了？」

答：「到明天止（二十四日）整一個月了。」

問：「到上海後有些什麼工作做？」

答：「到上海來，一面參觀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一面用我們的勞力來賺我們的旅費，如：演講——我們每次演講都可得代價十元，和賣書賣報這一類工作，也就是試驗敵校的教育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問：「你們預備幾時回去？」

答：「我們原先的計畫預定一個月就回去，現在臨時增加了許多地方要去，所以實際上一個月是不能回去的。現在我們又預定兩個月，不能再延遲了，因接敵校的來信，說再遲了回去，恐怕運河凍起冰來，使我們不能在今年年內回去。所以我們現在要提早了，決定於十二月十日從滬動身。」

問：「你們將怎樣回去？」

答：「從滬站搭火車到鎮江，在鎮江就攔三四天，再搭小輪直到淮安。」

問：「貴校有多少同學？」

答：「不多，祇有五六十個。人少的原因：

一、敝校的教育主張，一般人尙不了解。

二、地方上太窮，小朋友進不起學校。」

問：「貴校的經濟來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答：「敝校的經濟可分爲三部：

一、敝校有田租五六十畝，每年平均收入二三百元。

二、教育局二十年起每年補助一百元。

三、南方的幾位先生每月幫助四五十元。這就是敝校的經濟來源。」

問：「你們的演講題是些什麼？」

答：「我們的演講題可分爲：

一、社會即學校。

二、生活即教育。

三、小孩子怎樣自動？

四、一個小孩子奮鬥史

五、教學做合一。

六、我們的學校。

在這些講題中，可說『我們的學校』意義最廣，因為內面可講述『學校的生產』，『教學做合一』，『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旅行團的產生、經過、目的及敝校的日常生活和教育等。」

俞先生和我們談到這裏，便拿起了帽子說：「明天晚，六點半鐘，我們來汽車接你們。」

「好，好！」彼此行了一鞠躬就分別了。

他走後，接着就是一位身穿西裝的暨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張耀翔先生，來和我們談了一些和上面相似的話，又約定下星期二晚上來（二十八日），如這天不來，就在星期四晚上一准

來（三十日）。

「好！好！」也就點頭分別了。

下午，在大家洗衣服的時候，我和楊永鑫到時代畫報館中去買時代畫報，因為那上面有我們的照片，我們現在要把他收集起來，預備做報告時用。

十一月二十三日

到天廚味精廠參觀和到大夏大學演講

程昌林記

前接汪先生來信，叫我們請陶先生爲我們找一個戲劇專家，來指導我們。還要他教我們一點表演技術門徑及化裝術。因爲在我們古老荒涼的江北淮安，可以說很難找到一個對於戲劇有深刻的研究的人來指導我們。所以趁着在上海的這個機會，來學一下。

今天陶先生已經找了一位先生來教我們。這位先生和我們談了一些演戲的困難，和演劇的人員……。最後他說他自己對於化裝術沒有深刻的研究，明天由他另請一位先生來教我們

化裝術。

日前楊永鑫到天廚味精廠接洽參觀，約定今天（二十四日）下午一時，所以到壁上的鐘已十二點五十分時，大家便停了筆把各樣東西整理了一下出發了。這時正好是一點鐘。我們乘了電車去，剛好到天廚味精廠的附近，很快的便找着了。送了一張名片進去，沒有一會便有一位先生同我們打了招呼，便領我們到各處參觀。

1. 包裝間 包裝間是用鐵盒或瓶子包裝味精的地方。用鐵盒裝的可以持久至二十年不會壞。小瓶子裝的也可以持久至二三年。

2. 宿舍 這是工人的宿舍。因為工人分日工夜工二部，所以有一半工人要住在廠內。分日夜做工，使工人休息而工作不停。宿舍內是非常清潔的。

3. 洗澡室 這是工人洗澡的地方。有個男子澡室，也有一個女子澡室。內面也很清潔，是工人自己掃除的。

4. 化驗室 裏面有位先生專門化驗，使味精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有許多的儀器，如準確的天平稱、辨色機等，都是化驗味精用的。

最後還參觀了抽水機，蒸汽機。他們用的木箱，都用電機釘的，所以能夠很快的一個一個釘起來了。他們這廠中有八十二個女工。

他們這個工廠需要大量的酒精。以前酒精只能用一次。現在備有一種機器可以使酒精用六次，這樣經濟方面可以節省得多了，可是這個機器要值二萬元呢！

參觀這些地方之後，又到了一間機器間，看見一個穿着粗布的學生裝的人，正在一個大的機器旁工作。這時這位領我們參觀的先生停了脚步，指着那位穿着學生裝的正在機器旁工作的人說：「那就是吳蘊初先生。」我們大家便停了脚步，由楊永鑫請這位領我們參觀的先生，介紹我們給吳先生，我們可請吳先生指教。

這位先生於是便進去招呼了吳先生，就告訴他我們是新安兒童旅行團，來參觀的。吳先生向我們笑了一笑，便問我們的旅途經過及我們的感想。我們就把參觀過的情形大概的告訴了他。我們談着已走到吳先生的會客室。他請我們吃茶，並且送我們三打味精。

我們問吳先生味精的原料是什麼？

他答是米精和鹽酸，經過洗滌及別種手續而做成的。

後來吳先生又介紹我們到天原電化廠，及他們的第三廠參觀，給我們一張天原電化廠入廠參觀證。我們又請吳先生題詞。吳先生題了詞，我們便告別吳先生了。

出了天廚味精廠，天已快黑了，他們的第三廠還很遠，而今晚六時又要往大夏大學演講，因為昨天有大夏大學俞先生來接洽，要我們今天（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往大夏去演講。因此不能往他們的第三廠參觀了。於是我們便乘電車回來，待到六時再往大夏出發。

到了六時，大夏的俞先生來了。我們問俞先生可不可以帶書去賣。俞先生說：「可以可以！」我們便拿了些書走。俞先生叫了一輛雲飛汽車，我們便上了汽車，汽車便如在白晝似的電燈光下駛着，沒有一刻便到了大夏的門前了。

俞先生領我們到教員辦公室中坐下，有許多大學生已把我們圍住了，和我們談話。有一個是淮安學友會的總幹事，他代表淮安學友來和我們談話。他姓蔣名慰祖，對我們是十二分的熱情。（不但是他，可以說是這裏和我們談話的都是這樣的熱情。）他對我們說要我們今晚不走，並且明天還要在那裏。我們不能答應，因為明天有一位先生和我們約定了要來同我們談化裝術的。他見我們有了約就對我們說：「這樣吧，今晚在這兒住，明天僱汽車送

你們回去，十時再來，下午二時再回去。」他提出了這意見之後，最後的決定，還是不能答應。因為這樣的週轉，有兩點不便的地方：一、是時間的不便，這樣的週轉太不經濟時間了。二、來回坐汽車，汽車費太多了，這是錢的不方便。因為這兩個不便的地方，我們就堅決辭謝了。

他們又十二分熱情的問我們的學校生活，及旅行的經過，我們都一一報告他們。他們最後都拿出手冊，要我們各人簽名……。其他的人這時已在會堂中等待我們了。

於是俞先生領我們到會堂內面去，剛走進門便聽見一陣猛烈的鼓掌聲音。這時人已坐滿了，門旁、門口一點空兒也沒有。首由俞先生介紹我們：

「諸位同學，我們今天很榮幸，請新安兒童旅行團的小朋友來演講。他們七個人都是淮新安小學的小朋友。他們都是幾個大好老。他們這次旅行上海來，我們很欽佩的。現在就請他們演講吧。」

本團代表楊永鑫分項報告我們在校生活，和我們旅行事項。

講完了，他們還要我們七人中再有人講，於是左義華上去報告他從湖南到新安的情況，

又有劉昭朗講「學問」。在每一個人演講時候，都有鼓掌聲。這時人如水一般的，凡小空隙都流到了。

照朗講了之後，又有一位先生講：

「他們的這次旅行可謂創舉。今天到我們這裏演講，給了我們不少的知識，使我們研究教育的勞働者，在書本上從來沒有得到的，從教師方面也沒有得到的，反能從這七個小朋友方面得到了許多教育的意義和主張。」

散會時他科的人也想請我們到他們那裏去演講。我們因為時間的不便，只好婉謝了。臨走時有人要請我們吃飯。他們無一人不是十二萬分的熱心的。在人叢中，馬侶賢先生走出來和我們握手，並且介紹一位先生給我們。

散會後，我們把帶去的書拿出來賣，共賣了幾本義華日記。因散會後他們都有別的事去了，所以銷數也就少了。

遲了一會，俞先生已把汽車叫來，我們便坐車回來了。上車時他們都和我們握手，高呼「再會」。

十一月二十四日

到康元製罐廠參觀並走訪程霖生先生請求指教上海情形

楊永鑫記

康元製罐廠，在二十一日已經去過一次。那天到那裏我們滿望着在該廠參觀一次，得知一點新工業情形，誰知等了多時，裏面纔傳出一聲消息來，說是那天不能參觀，叫我們改在星期六（今天）再去，原因是該廠除在星期六外，平常是不允參觀的。於是與高采烈的我們只有「掃興而返」了。由靜安寺路直至華德路化了一塊錢的電車費，和白白的耗了半天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倘若處處碰到這種情形，那不是糟透了嗎！

今天總算應諾了，叫我們在門傍的工人會客室裏等一等。我們在那桌上看見一本參觀者題名簿，順手揭開一看，却引起我們非常地詫異。那上邊的參觀者，並沒有按着該廠參觀的定例，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是不在星期六來參觀的。這時我們想起上次非星期六去的時候，那

位總務說是要等到星期六纔能去，却原來是一句誑話。對我們小孩撒謊，這要算我們這次旅行中碰着的一大遺憾的事情，很想提出質問，但恐怕爲難了引導參觀的人。而且與我們參觀的本身並無關係，就免多此一舉了。

觀那門房裏壁上有一張總務部出的佈告，大意謂：「來人不得擅自入裏，否則罰大洋一元……」我們也很覺得新奇。

我們等了多時還沒見人來，又不敢擅自入裏，被罰一元事小，妨礙參觀的目的事就大了，只好等着。幸好沒有再等多多少時，裏面走出一個約十八九歲年輕的先生來，問我們「你們來參觀的嗎？」「是的」我們謙和的答。他卽把頭掉過去走了，原來他就是來叫我們的。

「你們就是新安兒童旅行團嗎？」一位先生這樣的問我們。在請問之下，纔知這位先生姓孫。上次那位龐先生默默的也和我們點了點頭，背着手跟着我們後面走。我們由印刷部看起，順次至圖畫部、製罐部。圖畫部是專門設計罐上的圖形和配色的；印刷部是把圖畫部畫好的圖，拿去印刷在鐵皮上的；最後就拿到製罐部製成罐子。印刷和製造都是用機器，非常迅速，和天廚味精廠的製味精的手續相較，那這是非常簡單的工作了。

後來請問了幾個問題如下：

問：「貴廠有多少年歷史？」

答：「十二年。」

問：「貴廠有多少基金？」

答：「二三十萬。」

問：「貴廠現金有多少？」

答：「二百多萬。」

問：「每年能做生意多少？」

答：「一百多萬。」

問：「貴廠工人有多少？」

答：「男女共五百人。」

問：「工資每人每月多少？」

答：「最多者三十元。」

問：「有工會嗎？」

答：「沒有。」

以上問題是我們問那位孫先生的，但那位孫先生答得很少，都是那位總務龐先生代答的。

參觀後，我們就辭別了。走至院中，看見一位穿西裝的先生，我們不知是誰。他不睬我們，我們也就不會和他講話。別人說：「那就是康元的經理」。我們聽了很驚嘆了一下！看他那臉上紅通通的，倒像小說書上走財運的朱元璋在襄陽賣烏梅時那般神氣十足。

我們又聽別人說，康元的工人是住在廠中的，可是那位孫先生並未領我們參觀工人宿舍。

x

x

x

x

陶老太太得病的第一日

天慢慢的黑了下來，電光代替了白晝。忽然陶小桃先生由外面匆匆進來，說陶老太太得了病，頭痛全身出汗，病勢非常兇猛，特來尋找陶先生回家照應。當時因陶先生不在我們這

裏，他又急匆匆辭去。第二日消息傳來，老太太因腦充血症延醫無效已與世長辭了！

走訪程霖生先生請求指教上海情形

程先生的家就在靜安寺路，所以沒多時就到了那裏。大門是八字形的，並且有一對石獅子。門警把旅行團片子接去後，沒多時就領着我們進去。走進前廳，裏面有一男子夫役接引了我們，把我們直引入後進客堂裏。

程先生的家建築和陳設是非常精美的。大門內有假山魚池等，花草長得非常茂盛鮮美。在假山後有石階多層，拾級前進，方到前廳。因天晚，廳中陳設模糊不辨，不多時就至中廳，後廳。廳中電光輝煌，所有陳設均明耀奪目。程先生喜歡古物，真是話不虛傳。在中廳中的條几上陳列着五六隻古鼎，想該鼎必係珍貴難得的古物。地上均鋪有紅色地毯，花紋極爲美麗。房屋全係水泥鋼骨製成，堅固而且美觀。壁間裝有電燈，而且有極美麗之燈罩。我們真是鄉間人上街，應接不暇了。

後廳廳中更是富麗堂皇。侍者只開了一部分的電燈，已經屋中照得如同白晝了。在圓桌前我們團團的坐了，侍者給我們每人倒了茶。沒多時，裏面走出一位背略略有些駝的老先

生，穿一件絲織長衫，手中捧着一根水烟袋，約莫五十幾歲。他很和藹的走來，一面鼻子裏哼了一下，一面坐了下來說：「請稍坐一下，敝東一刻就來。」我們纔知他不是程先生。據我們的推測，大概他是協助程先生算算賬目的，就好像軍隊的參謀，商店的管事的一般，不過職務不同罷了。沒一刻，他又辭了我們入內去了，接着那剛纔的侍者，一手拿着一盤核桃仁，一手拿着一罐香煙和火柴匣，迅速的走來放在圓桌的空席前，轉身又走了。相繼又走出一位穿長衫，約四十左右年紀的先生，他的行走與舉動，都要比剛纔那位先生有精神，頭光光的，也沒有鬍子。這時那侍者又迅速的走來，一手捧一盃茶，一手拿着一個明亮的銅痰盂。茶盃放在這位先生面前，痰盂放在他的腳傍，那位先生就坐在放香烟前的空席上。我們知道這就是程霖生先生，大家都站起來叫了他一聲，他也應了一聲。我們即將陶知行先生介紹來請指教的意思說了。他大嚼着核桃仁，第一句話即問：

「你們這次來到上海覺得怎樣？」

我們答的是：

「上海並不是一個好地方；但是雖極消費也是極生產的地方……」

我們的話還未說完，他第二句話又問來了，是：

「上海急切的需要是什麼？缺少是什麼？」

我們答的是：「還不能知道，望先生指教！」

其實我們感覺上海需要太多，並且竟可說急切需要好的政治，可是當時沒有直接向他說出。

他第三句問我們的是：

「你們看見資本家有幾種？勞工有幾種？」

我們答的是：「我們小孩的眼光只能看到有兩種資本家，兩種勞工。第一種資本家是以資本來經營業務的，即如大工廠廠主；第二種是專門以田地或地皮出租和流通金錢的錢莊或銀行家。勞工一種是碼頭工人，一種是工廠工人。」

繼着程先生又問：「日本紗廠你們去過沒有？」

我們答：「沒有去過。」

程先生第五句問：「普通工人那一種最苦？」

我們答：「照外觀看來，碼頭工人最苦，工廠工人次一等；照內容看，工廠工人最苦，

碼頭工人次一等。這原因是碼頭工人雖在拖車，抬扛，身上雖是較工廠工人穿得破爛，但是他們的行動是較自由的。反之，工廠工人穿得雖較好，而又不須那樣用力，可是他一天要做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工作。每日天亮起身入廠，天黑方纔回家。在廠中吃『那魔瘟』的罵，和監工的職員的打，更是使工人心中有說不出的苦痛。他們的行動，整天的沒有自由。他們的心坎中成年的悲痛。所以實際上還是工廠工人最苦。」

程先生聽了我們的話後，他駁斥我們說：

「不對！你們覺得黃浦灘的工人苦嗎？他們並不是在做工！是在做賊！你們要到黃浦灘去看看那些工人，他們時常在偷船上的貨物！你們覺得工廠的工人苦嗎？他們都是想來發財的！你們看那些江北人到上海來誰不是想發財的！」

「你們對資本家全不認識！你們看我住好房子，坐好汽車，我不承認我是怎樣好！我不承認我是資本家！」

他繼續的說：

「我這次聽陶知行先生說，你們來上海是要認識認識『上海』的！現在你們一點也沒認

識——可以說：『你們沒認識到百分之一——』」

他一氣說完了這一些，連我們要說半句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他又問第七句：

「你們看見過那些教育機關？」

我們答的是：「大部分是學校；大、中、小學等。」

他又繼續問：「中產階級，小產階級有那幾種？」

我們答：「馬路上的中等商店爲中產階級，小商店爲小產階級。」（當然不能以商店來代表，可惜我們未和他們接觸過。我們天天在馬路上跑，舉目所見就是商店。雖亦經過這種人家——中產階級、小產階級——門前，但就是經過一百次，也不易知道他的內容。）

程先生繼問：

「坐汽車的有多少是資本家？」

我們答：「我們不能知道，不過我們不認爲凡坐汽車的就是資本家！」（程先生也未代我們着想，幼弱的我們，初來上海二三十日，也未調查過每一輛汽車主人的資產，那裏能這

樣容易的知道！)

他又問：

「上海馬路上的現象都看出來了沒有？」

這句話問得太廣泛，其實要回答他的話太多。我們回答是：「沒有看見！」

程先生接着聲色俱厲的說：

「你們簡直百分之一也未看到！」

他又問：

「你們覺得上海是惡的社會，普通的社會，還是好的社會？」

我們答：「這有幾方面可講：站在一般有錢人的立場來說，是一個頂好的場所。因為上海有汽車代步，有跳舞場、電影院、京戲院、跑馬場……供他們消磨時間。站在窮人立場來講，他們是想要在上海弄錢生活，同時也想以後坐汽車，出入電影院，所以他們也覺得上海的地方是全國所不及的。其實他們的生活有一天不能維持，即時就感到恐慌，就要想到上海更比別處險惡。所以我們說：『上海是極不好的地方』！」

程先生又問：

「游戲場去過沒有？」

我們答：「除電影院去過幾次，未到其他游戲場過。」

程先生問：

「交易所去過沒有？」

我們答：「沒有去過。」

「你們現在還沒有真正的認識上海！沒有求到真正的知識！」

他又這樣說：

「你們要看上海，必得要在馬路上分開來站着觀察，分工合作！」

說到現在纔聽見程先生指教我們這三句話！

「請問程先生，我們應該站在那些馬路觀察呢？」我們虛心的問。

下面是程先生指示要觀察的馬路：

「南市：十六鋪到大關、民國路、廟前大街、穿心街、城隍廟、九畝地。（上係城內）

法租界：公館馬路、霞飛路、大世界橫路西間、愛多亞路。公共租界：南京路、廣東路、江西路、四川路、（南北）河南路（南北）九江路（東頭）北京路、界路、火車站一帶；從黃浦灘到小東門。

上邊的各路每日在上午九時觀察起至下午六七時止。」

上面二十幾條路名，程先生不加思索的說得非常快，使我們不得不驚嘆程先生對於上海明白之深！

程先生把路名說了後，又說：

「倘若你們在上面各路看過了，能認識三分之二，那時你們可以來見我！只能認識了三分之一，你們不用來見我！因為你們來也答不出。」

以上是程先生最後的指教，由此我們就辭別了。這次蒙程先生指示觀察各路線，而我們預備請問的上海地價問題，和古董情形，也無從問及了。在臨行時我們說：「今天本來要請教程先生關於古董及其他問題的。以後再來請教吧！」

我們出了這海上的皇宮，回到住所，把剛纔談話的筆記拿出來，把程先生的話前前後後

後的看了，我們自知知識太淺薄，我們實在是是在這偌大的上海連百分之一也沒得認識到，我們很感覺今天程先生所賜教的是經驗之談。當時我們討論觀察程先生所指示之各路線，結果因回滬期迫切——今日爲十一月二十五，十二月十日就要離滬，只有十五天了，而在這五天裏我們已和外界接洽好，所以也就沒有時間再去訪程先生了。這是我們對於程先生很覺抱愧的！馬路的觀察我們這次雖然沒有得到什麼，我們願預備着第二次旅滬時能得到一點真知識！也願那時再請程先生指教吧！

末後，我們在那天和程先生談話中，尙有幾句話很懷疑。現在特在這裏來發表我們小孩子的淺薄意見。還希讀者和程先生指正！

程先生第六段的談話說：「……黃浦灘的工人苦嗎？他們並不是在做工，是在做賊。你們要到黃浦灘去看看那些工人，他們時常在偷船上的貨物！……」我們感覺人是一種慾望最大的動物。我們撒開碼頭工人，就拿最有錢的資本家來比說，他們是否以爲自己的財產已經很充足了？我想他們並不以爲自己的財產是充足的。他們有了一百萬萬的財產，還想一千萬萬的收入。「得隴望蜀」這是我們的祖宗早說過的話。再拿近代的事來說：倘使拿破崙打平

了歐洲是不是他的慾望就停止了？這却是一個疑問。人是慾望最大的動物，在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出來了。我們想想拿破崙征服了歐洲，他還不滿足，資本家有了百萬，還想千萬，萬萬的收入。再回想想一個碼頭上做苦工的人，他因為所收入的不夠支出的，所以他不得不想法來求他的收入增加。他見到迎面的摩天高樓，他見到成天的風馳電掣的汽車，他能不發生慾望嗎？他要滿足他的生活慾望，他就想出種種方法來弄錢。他每日所接觸的都是貨物，於是他就要在貨物上想法子了。當然他不能明目張膽的去拿。倘明目張膽的去拿，就有法律裁制他，所以偷貨物的事就發生了。既然如此，「賊」字也就罩在他們的頭上了。

程先生又說：「你們覺得工廠的工人苦嗎？他們都是來想發財的！你們看那些江北人到上海來，不都是想發財嗎？……」前一段已經說過：人是慾望最大的動物，要說沒慾望，程先生也不須做生意了。江北人初來上海的，要想享受物質的快活，簡直沒有。就是有，那不是工人中可以找出的。或者是江北的資本家，因在江北太悶了，所以到上海來享受享受精神和物質的快樂。要說初到上海的工人中想享受地主的那個快樂味兒，那真做夢也沒想到吧？

所以到上海來做工的，純係被土匪、兵災、天災，或其他種種的壓迫，聽說上海是有多量的工廠，就來找一處棲身了。（發財有大有小。江北人到上海求棲身當然連「小財」也說不上。而程先生所說「發財」當然也不是這暫時棲身的意義了。）所以江北人到上海來是求棲身，根本說不上到上海來想發財。

程先生所說：「你們一點都沒認識上海，你們百分之一都沒有得到！……」是的，我們絕對不敢說得到多少。這句話程先生是以這廣大的大上海來做比例的；程先生把上海的一切的一切統統包括起來做個「百分比」的。程先生所謂我們沒有得到「百分之一」，當然是對的，因為我們這次整個的旅行時間不過五十幾天呢。從旅行出發直到和程先生談話的今天，不過纔出來三十天上下。要在這短短的三十天內希望得到大上海的「百分之一」，當然是做不到的。我想程先生雖在上海數十年，也不見得就把上海的一切一切都弄明瞭了。

程先生說：「工廠工人也不苦，他們是想發財；……碼頭工人有些是賊！他們也不苦；……」試問那種工人纔算苦？上海的工人，一部分是在工廠做工，一部分是全憑他銅筋鐵骨在露天做工的。除此兩部分工人，尙有什麼工人？這或者程先生是老在上海，尙能找出另一

種工人！

程先生說我們沒有認識資本家。他說他的高大的房屋並不算好。他的一切並不算好……

• 這實在叫我們不解！資本家要什麼樣子纔算好？

以上是我們的幼稚見解，當然不見得就是對的。我們小孩子是有疑必問，讀者和程先生都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望老師們指教！

十一月二十五日

洗衣服

靖秉鐸記

今天早上陶先生來了，我們問陶老太的病怎樣了。陶先生說：「去了！」我們心裏一驚。我們問：「醫生沒法弄好嗎？」陶先生說：「人太老了，腦充血，血管破裂了，這是弄不好的。」我們便告訴陶先生今天沒有地方參觀，我們這一個月衣服髒得很，我們要洗衣服，是團體一塊兒洗。這種團體生活，我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趣；同時也就是鍛練我們這種洗

衣服的本領。

十一月二十六日

參觀許楊書畫展覽會徽寧學校天原電化廠晨更工學團公

慕和買花圈

張俊卿記

(一) 書畫展覽會

早上拿了陶老師的介紹信，向青年會的二樓上去參觀許士琪、楊縵華二位先生的書畫展覽會。

到了門口，我們由代表題了名，便走了進去。見那幾間空屋子，四面的牆壁都掛了字和畫，其中有一幅畫價錢定得最貴重，三百元；畫題：「素羽」，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氏題詞。其他的字和畫，定價自一百元，二百元，五十元，四十元不等。最少最少也要十元。這那能是我們窮人享受得到的。這不是替一般資本家賞玩而畫的嗎？

有一幅畫最令我們注意，上面畫着：「牛、馬、羊、雞、鴨、草屋、農人」，並寫着不少的小字。那字是說明畫意的，是說曉莊的人和牛、馬、羊、雞、鴨、農人，做好朋友。

許士琪、楊縵華二位先生因事忙已到南京去了。這裏一切的事，都託付給一位徽寧學校校長江振華先生。江先生見我們旗子上寫着：「新安學校」，覺得很是奇怪，因為他從前辦過三所新安公學。因此便彼此談話了。他聽說我們的學校也是徽寧人的辦公集會處，便更加親熱起來。他又說我們的陶老師也是好朋友。這時我們把陶老太太的去世事告訴給他聽。他聽了很是詫異。即時就要來給陶老師幫忙。並且說：「我可以到安徽會館裏去交涉，那可省下許多錢，陶先生怎麼不告訴我呢？」他剛要預備去時，忽然想起他要帶我們到他所辦的三處學校裏去參觀，便又暫時停下。

（二）徽寧公學

江先生等到有一個人來替接照顧時，便領我們到他所辦的學校去。江先生指示我們說：「這『徽寧學校』以前都叫『新安公學』。現在都併合在一起，所以便取了這個名字。」我們急匆匆地看了二處校舍，他又領我們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校舍中去。那裏參觀過後，坐在會

客室內，他把到過南洋的事件告訴我們。並送了我們三樣不同的蚌壳，幾本九週年紀念特刊，七週年紀念特刊，留做紀念。

(三) 天原電化廠

下午拿了天廚味精廠的介紹信，向天原電化廠出發。天原電化廠建築在北新涇。我們爲了要省時間的關係，決定參觀天原電化廠後，順便到晨更工學團參觀。

到了天原電化廠門口，我們便先送進了旅行團的片子，及天廚味精廠的介紹信，便有一位願先生帶領我們參觀如下各處：

變電機——由交流變直流——電表。

電池——通電之後發生氮氣和氫氣。

石棉紙——這種紙功用很大，不會通電，用火去燃亦燃不着，是美國出產。

石棉線——可以保持機器中的溫度，一樣高低。如沒有這種石棉線，一遇到外面的冷空氣，會有爆炸的危險。

其餘可分：蒸汽機，燒鍋，水塔，漂粉機，石灰房，置鹽屋，氮氣調和機，化驗室等

部。

內面的出產貨物有三種：

- 一、鹽酸——做味精的原料之一。
- 二、漂白粉——漂白物件之用。
- 三、碱——洗污垢之用。

我們所問的問題如下：

問：「貴廠有幾年歷史？」

答：「四年多。」

問：「貴廠有多少工人？」

答：「一百多人。」

問：「貴廠有多少資本？」

答：「八十萬。」

問：「貴廠的開辦費多少？」

答：「二十萬。」

問：「每年可做多少生意？」

答：「三四十萬。」

問：「貴廠每月可做生意多少？」

答：「二三萬元。」

問：「貴廠有多少職員？」

答：「十幾個。」

問：「工人的工資每天多少？」

答：「少至四五角，多至一元四五角。」

顧先生把我們的問題非常清楚的答復了我們。一時多以後，我們和顧先生分別，直向北

新涇晨更工學團去。在途中遇見了玩把戲的，便和他談起話來，如下：

問：「你們府上是那裏？」

答：「我們家在山東。」

問：「你們一場子共出來多少人？」

答：「九個人。」

問：「你們幾時出來的？」

答：「今年的八月裏出來的。」（陰歷的八月間）

問：「你們幾時回去？」

答：「明年的二三月裏回去。」（也是陰歷）

問：「你們玩藝的有多少場子？」（是玩大竹槓子與猴子變戲法兒等一類。）

答：「在上海的有一百多個。」

問：「你們一天能玩多少錢？」

答：「多在十千，今天祇玩了二三千文。」

問：「你們每天住在那個客棧裏？」

答：「先生，我們只是到處漂泊的人，不住客棧的。遇到古廟就住古廟，沒有古廟時就

住在人家屋簷下。」

問：「你們回去後，還是做別的生意，還是玩把戲？」

答：「我們家也有田地。回去或者耕田，或再到別處去，如到大連、青島，這些地方。

先生！我們的生活和討飯一樣。」

到了三叉路口，我們走向左邊的路上去，便和他們分別了。

（四）晨更工學團與趙莊小學

到了孫先生那裏，那紅顏色的太陽，已經漸漸的向西邊山下躲了起來。我們對孫先生說了來意，孫先生和戴先生便領着我們到晨更工學團去參觀。這時他們已經放學了，我們便一直跑到樓上去，樓上有一個姓王名東放的小先生由孫先生介紹了。他是晨更工學團年齡較大的智識較好的同學，每日領導小朋友上課。我們彼此談了些話，便在各處看一看，就分別了。

晨更的對門是趙莊，那是一個大資本家建起來預備每星期日來玩玩的。趙莊小學就是附設在這裏的。他們并無宗旨，所以媽媽糊糊的辦這小學。先生們祇求弄碗飯喫喫，也媽媽糊糊那裏管得好與壞。

我們進了門，一直跑到樓上，那裏是三位先生的宿舍。三位先生見我們走去，都站了起

來。這時有一位先生急急忙忙的跑了進去，把眼睛戴上，我們真要忍不住笑了。

戴眼睛的那位先生，領着我們到各處去看。裏面有兩個教室，一個是一二年級教室，一個是三年級的教室。這是初級小學。談了一些別的話，便分別了。

(五) 外國公墓

出了趙莊，孫先生又領了我們去瞧瞧外國公墓。——那是專門爲信仰耶穌的人死了埋葬之地。——我們滿心想進去瞧瞧，誰知第二道門已經關閉了。我們就站在門口看了一眼，門上有：「上天之道」四字。這裏的風景非常幽靜。我們正在觀看時，忽然來了一個人，不，是一隻「狗」，他問我們在這裏做什麼？

「看看的。」我們答。

「這裏有什麼看的？」狗。

「怎麼不可以看，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耶穌叫我們生了兩眼，就是叫我們看這世界上的一切東西的。」我們說了，便轉身走出來。

我們登上公共汽車，和孫戴二位先生分別回家來。

(六) 買花圈

今早已得了陶老太太死的消息。當我們晚上回來時，有紅十字會的一位張先生與操震球先生，還有兩位先生，我們不認識，與陶老師在商議陶老太太的事。沒有多時，陶先生與各位先生都走了；接着就是馬侶賢先生與山海工學團的三位同學，和另一位先生來了。馬先生對我們說：「明天是陶老太太出殯，在明天早上五點半鐘入殯，六點出殯到火車站，跟九點鐘火車到南京，有陶宏送去。我們送一個花圈，兒童科學通訊學校送一個花圈，你們送不送？」

「也送一個。」我們都說。

喫過了晚飯，楊永鑫與馬先生操先生三人一同到花店中去定花圈四個。我們的花圈和山海工學團的一樣，計大洋二元。兒童科學通訊學校與另外兩位先生送的也一樣，計大洋一元二角。晚八時我們拿了來，一起丟在我們的住處。約定明天五時半在紅十字會會面。

十一月二十七日

送殯和參觀自由農場

劉昭朗記

陶老師的母親陶老太太，於二十六日晚間，在上海國立醫學院就醫去世了，今日上午由陶宏預備將壽亭運到南京安葬。昨晚我們和山海工學團、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等幾個團體，訂了四個花圈，今日四時許我們整隊將花圈送到國立醫學院，醫學院裏面的人說：「陶老師他們都在對過呢。」我們將花圈就送到對過去，果然有許多人在裏面。約七時左右，陶老師叫了四輛汽車來，一輛汽車是裝陶老太太的壽亭，餘下的三輛汽車是裝人。嗚！嗚！汽車開往火車站去。到了火車站，我們總動員將壽亭抬下車來，等到了三等火車，將壽亭再搬運到車上。嗚嗚，火車長鳴着開走，陶宏——陶老師的兒子——伴着陶老太太的壽亭去了。

這時，我們的肚子裏都空洞洞的鳴了起來，覺得是餓神降臨了。陶老師將我們這許多人都召集到麵館子裏吃麵，總共有三十二人。吃了麵，我們便徒步跑回地豐里。第二天陶老師到我們這裏來，他說：「我的母親是個勞動者，她一時一刻都在勞動的，我的幾個孩子

可算都是她帶大的，她也可算是我的幾個孩子的母親。我的母親去世，本不想告訴你們，可是滿不了的。至於你們送花圈，實在是浪費。死了我的母親，我不想叫許多人倒霉，而想要救活許多人。我不願人送些浪費的禮給我，如果有人送錢，我倒可受着。因為現在有幾個地方，爲着經濟的窘迫，而不能發展。假使我有五千元的來源，你們新安一定要得一千，一千五，那麼這樣一分散，成就了多少大事，救活了若干人，救活了多少沒飯吃的小孩子。我是這般打量的。我們對於陶老師說的這段話，發生了很大的感想，同時我們又感到我們這次來到上海，處處都是得了陶老師的幫助。我們登在三年有餘的新安，聽了陶老師名字，覺得陶老師不知是個怎麼樣威嚴的人兒呢？那知一見了陶老師的面，覺得陶老師並不怎樣威嚴的叫人駭怕！他並不像那一般教授，洋博士，整天在課室裏講那些洋八股，祇會吃飯而不會動手，自己變成教書匠，學生變成了兩隻脚的活書架子；祇顧紙上談兵，而不顧實際，在那裏販賣僞知識，整天板着一副不和氣的威嚴的面孔，學生見了他們老師，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的駭怕。他們的所謂老師者，簡直要變成那吃人的「老獅」了。

我們見了陶老師的面，覺得陶老師並不是那一流人物。我們見了他，反而愛他，敬他，

因爲陶老師的確是我們孩子們的領袖啊！我們應該怎樣感謝我們的心目中可敬可愛的陶老師呢！

參觀自由農場

今天下午陶老師介紹我們參觀自由農場。到了自由農場，是一位俞先生領着我們參觀。我們問了俞先生許多問題，所得錄之於後：

問：「貴場有幾年歷史？」

答：「從民國十三年開辦，至今已有九年。」

問：「貴場開辦費有多少？」

答：「十多萬元。」

問：「貴場有多少頭牛？」

答：「有一百二十幾頭牛。」

問：「餵牛每天幾次？」

答：「一天三次。」

問：「餵那幾種食料？」

答：「稻草，蘿蔔葉子，花餅。」

問：「上海有幾多家牛乳場？」

答：「外國牛乳場開在上海的很少，祇有八九家，最著名的有可的牛乳場。中國牛乳場開在上海最著名的，有自由蓄植公司，生生牧場。」

問：「那一國牛種最好？」

答：「丹麥國牛種最好。」

問：「每天可取幾次牛乳？」

答：「可取三次。」

問：「每次可取多少？」

答：「這要看幾等牛。牛大概可分為兩等：頭等牛每天可取牛乳四五十磅，次等牛每天可取二三十磅。」

問：「每磅值多少錢？」

答：「五磅可值一元。」

問：「牛有沒有照會？」

答：「有，一頭牛一年要給工部局二十元。」

問：「給牛食料中的花餅價值怎樣？」

答：「每元可購十六個花餅。」

問：「一天給牛喫幾多花餅？」

答：「三個花餅。」

問：「每天可做生意若干元？」

答：「五百元。」

問：「一月可做生意若干元？」

答：「二三萬元。」

問：「每天可出產牛乳幾多磅？」

答：「一千四五百磅。」

問：「每天銷售幾多磅？」

答：「一千二三百磅。」

問：「每頭牛可值價幾元？」

答：「一頭雌牛可值一百多元，雄牛十多塊錢。雌牛是外國的，雄牛是本國的，交配後，生產的小牛，便是花牛。」

問：「每隻牛的食料，一天可要多少錢？」

答：「半塊錢。」

問：「每天生產多少錢？」

答：「大約平均五塊錢。」

問：「小牛可值幾多元？」

答：「產後兩星期的小牛——雌——可值十多元。」

問：「牛有了病怎麼辦？」

答：「有獸醫可以治。」

問：「開辦牛乳場最低限度要多少錢？」

答：「三四萬元就可辦規模較小的牛乳場。」

這是我們大概問的幾個問題。後來我們又請場主尤先生題了詞，尤先生又請我們每人吃一瓶牛乳。我們謝謝尤先生和俞先生，便回地豐里了。

今天有大夏大學淮安學友會贈送了一座銀盾。前次我們在大夏大學演講，承蒙淮安學友會諸先生招待，今又贈送銀盾。現將贈送者姓名列後：

唐志峯 蔣耀祖 蔣炤祖 朱同鈺 朱慕文 范福殿 蔣慰祖 王鳳墀 楊壽柏
趙蓮生 朱壽江 范祖翼 武延俊 蔣輝祖 沙景堯

第二天我們寫了致謝信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寅會議決要做的事

劉昭朗記

今早六時，我們大家開寅會，討論今天要做的事，如下：

(一) 寫給靖秉銓同學家的信。(議決今天寫)

(二) 做告別上海書，限定往山海工學團過生活以前做好——後來因種種原因沒有做。

(三) 大夏大學淮安學友會昨日送來了銀盾，議決推本團楊永鑫寫致謝信。

(四) 議決寫日記，做紀錄。

(五) 議決洗衣服。

寅會結束，大家一起打八段錦。

十月二十九日，

賣報

劉昭朗記

今天寅會中我們大家提議賣報，因為無錫人報館陸靜山先生寄來了三百份兒童新聞報——給我們賣，放在我們這裏已好久了，今天沒有預備到那裏去參觀，所以都願意到馬路上去賣報。我們七個人分了五組，每組各拿報幾十份，從地豐里出發，到靜安寺路去賣，於是我

們和那整天地在馬路上度着賣報生涯的小孩子，也做起很好的朋友來了。他們嘴裏是叫賣着「時事新報、申報、晨報」，我們的嘴裏是獨叫着「兒童新聞報，內容真是括括叫。」我們在這馬路上踱來踱去，一眼瞧見五亂八齊的人們，有那項頸鬚鬚駭怕人似的印度人，有那拖着木屐的日本女子，有那黃髮碧眼的美國人，也有那穿着高跟鞋皮鞋的摩登小姐。我們在這雜亂的人們中間，叫來叫去，竟沒有人來光顧我們，就是有人來光顧我們，也祇是賣了一兩張。我們見這形勢不好，於是就推一位同學回到地豐里，去寫了七個條子，條子上面寫着：

「新安兒童旅行團賣報股」

他寫好了，拿來分給我們每人一張，各掛在衣服上。我們大家議論，在靜安寺路賣，還是不中用，須得到先施公司那裏去賣。議定了，我們七個人分頭出發，十分鐘的時間，我們都在先施公司會齊了，就在那來往上下電車、汽車處，施展了我們的喉嚨，——叫——可是喊破了喉嚨，嚷破了聲帶，光顧我們的人們，又有多少呢？

我從先施公司的門前（我，昭朗自稱）穿過那邊去，再從那邊穿過這邊來，來去周轉數次，又有誰來理我呢？啊呀！我真有些不耐煩了，賣報的苦頭我也可真吃盡了。我又是一面

想，那一般貧苦無告整天在馬路上度着那賣報生涯的小孩了苦不苦呢？我拿着紅綠美麗的兒童新聞雖然是在叫賣，可是我的腦海的最深處，這思想在盤旋，在沉思。忽然嘩嘩嘩的皮鞋聲，來到我的身旁，嘩嘩！突然的停止了，我轉臉一瞧，乃是一個闊人兒，他眼上是戴着黑色的眼鏡，身上是穿着漂亮的西裝，脚上當然不用說的，是一雙油亮亮的皮鞋，他凝神的望着我手裏的兒童新聞。我即問他道：「先生，要看兒童新聞嗎？」他搖搖頭說：「弗要！」接着問我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我回答他說：「我們是新安兒童旅行團，從淮安來的，我們因旅費困難，就用我們的勞力——賣報——來賺我們的旅費。」我是這樣慎重地對着這位先生說，那知，這位智識份子的先生，竟哈哈大笑：「你們是新安兒童旅行團嗎？賣報也居然成了你們賺旅費唯一的辦法嗎？哈哈！真是笑話。」這位智識份子的先生，表現出那種不可形容的輕視態度。我又莊重的對着他說：「先生！賣報也並非是下流事吧？請你不要譏笑我們吧！」這位智識份子的先生，又是一陣譏笑輕視的聲調，搖頭擺尾的大踏步走了。我又想，你這糊塗的東西，你可聽說過那當年賣報孩子中也曾出過一個科學家的愛迪生麼？我們這次的賣報，老實說，賺不到什麼錢，最大的原因是銷路小，人們聽是賣兒童新

聞，都不要。甚至於還有人以爲我們是散傳單，伸出手來白白的和我們討，我說是賣的報，他纔空空的將手收回去。中午的時候，我們就回到地豐里。

這一段以賣報賺旅費的事實，雖然沒有賺到旅費，然而也還值得紀念的吧！

十一月三十日

提議做衣服

劉昭朗記

今天寅會時，有人提議在上海用我們以勞力賺得的錢，每人做粗布棉大衣一件，因爲我們這次來到上海，所帶來的棉衣很少，尤其江北更寒冷。所以現在我們在上海要以勞力賺得的錢，用一部分在我們做衣服的事上。主席問：「你們對於這個提議有人贊同嗎？」「贊同！」結果推出一個人去和陶老師商量一下。這議案暫時就這樣決定。

洗衣服

今天沒有接洽好那裏去參觀，我們大家就議決洗衣服。洗衣服這件事，是我們在校中日常生活的事，也可以說是家常便飯，但別人見了，總不免有所注目。在我們校中像這一類的事多得很呢，譬如我們穿草鞋，挑水，種菜，鋪路，砌牆，開井，打掃廁所，拆屋。人們見了我們這樣，都表現出輕視的態度，流露出譏笑的口吻說：「你們是個學生嗎？學生還做挑水、種菜、鋪路的事嗎？」我們是很簡單的回答他（一般人）說：「我們自己既要吃水，就應該挑水，既要吃菜，就應該種菜，既要走路，就應該鋪路。」還有一般人，他無理由的來和你亂講，我們還是老套頭的說幾句，你們是否要吃水，要吃菜，要走路？否則，不挑水的人，就不配吃水，不種菜的人，就不配吃菜，不鋪路的人，就不配走路。

因為一般人，以為這類事不是學生做的事，學生做了這些事，便是下流，沒有價值，爛泥污。他們心目中的學生，是穿西裝，戴禮帽、眼鏡，穿皮鞋，那纔像個學生。我們不理那些任何人的藐視。我們祇認定了，凡是我們生活中所需要做的事，就是上流事，有價值的事。我們不承認做的這些事，便是「下流」，「沒有價值」，「爛泥污」。

十二月一日

與陶老師商量做粗布大衣

劉昭朗記

陶老師來了，並帶來光華大學一信，約我們四日（星期一）十時大學部講演，十一時中學部講演。

昨日寅會中我們推定的代表提出做粗布棉大衣一事，和陶老師商量，陶老師也頗贊同，還預備將那次指導我們做棉襖的那位王先生請來，指導我們自己做。我們對於陶老師說的話，非常贊同，不過最感覺困難的是時間問題，因為我們還預備到山海工學團去同他們過幾天生活，做一二件值得紀念的工作，還預備在未到山海工學團過生活以前，再參觀幾所地方，恐怕時間分配不來，陶老師也沒有說什麼。

但我們的棉大衣，結果沒有做，原因如下：

（1）時間問題。自從第二天接到學校來信後，我們決定十號離開上海，往山海工學團過生活的事，也就沒有時間來支配了。

(2) 經濟問題。做我們旅行團七身棉大衣，還容易辦到。可是我們再想一想，校中那些比我們還沒有衣服穿的小朋友，多得很呢，我們祇顧做七身，穿得暖吃得飽的回去，於心何忍！

十二月二日

接到學校的來信

劉昭朗記

這兩天沒有出外參觀，都是在家看書，寫日記。做些自己的事。

中午接到學校的來信，內有給陶老師的一封信，內容是要我們提早回去，能在六日以前回去更好。愈早愈好。因為校中汪先生在寒假期中要離開學校，他的母親在寒天裏有一種病，他必得回家去照應他母親的病，還預備參加華北旅行團，旅行華北各地。汪先生走後，學校中一切的責任，都要擔負在我們的身上，因此，必得提早時間回去。

晚上，陶老師來了，我們將汪先生寄來的信，都交給陶老師看，陶老師看了，叫我們提

早回去。我們和陶老師商量，什麼時候回去適當，結果，決定十號離開上海。

我們的學校就是我們的生命之花，就是我們的生命發展之泉源，牠的生命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就是牠的生命，所以我們常常說：「我們身許學校。」

我們已將家庭與學校當中的一座圍牆拆去，使學校成了我們多數人的一所共有的大家庭，可知，我們與學校的關係，是最深刻的了。我校學生與其他學校的學生是不同的。不同之點在那裏？其他學校裏的學生，好像雞蛋殼裏的小雞，牠剛從蛋殼裏出來，離開了蛋殼時，牠就將牠的蛋殼拋棄於九霄雲外，與牠的蛋殼毫無關係似的，永不回顧了。一般學校裏的學生，就是如此。我們學校的學生，卻不然。我們與學校的關係，好似個出嫁的女兒，她雖然出了嫁，然而她的心卻依然常常掛心娘家，可知她與她娘家的關係，是永久不會脫離的。我們學校的學生對於學校就是這樣的。

汪先生要離開學校，學校的責任便是一副擔子，要移到我們身上，給我們大家擔負了。我們在想，我們這次回去，要負有多大的使命呀！

十二月三日

到光華大學去演講的前後

劉昭朗記

昨天晚上陶老師指導我們到光華大學去的路線如下：八時動身乘（20）路電車到兆豐花園，從兆豐花園向前（西）走到凱旋路，沿凱旋路走到大西路向西轉，問光華大學。

九時：大學部問朱公謹先生

十時：中學部問廖茂如先生

今天八時我們動身，照着陶老師指導我們的路線，走到光華大學，問朱公謹先生。門房裏面的人說：「正在做紀念週呢，一會就要散會了。」我們知道不妙，只聽得噹噹鈴聲響了，我們猜道是散會了。門房裏面的人，通知了朱先生，朱先生來了，他說來遲了，祇有這個紀念週的時間，可以和大學部的同學談話，這機會已經錯過了。我們沒有辦法，只怪陳先生家的鐘點不準確，把我們的時間弄錯了。我們祇好問中學部廖茂如先生，廖先生把我們帶到一個會客室坐下，問我們些關於旅行的話，又問我們在什麼地方演講過。我們回答

廖先生說，在滬江大學，大夏大學，省立上海中學初中部，澄衷學校，華德路小學，西區小學等地方。

十時，廖先生領我們到中學部講堂去，廖先生先講了幾句介紹話，摘錄如下：

「今天我們請新安兒童旅行團來演講。他們是淮安來的，淮安是江蘇省江北的一個縣分，他們就是這淮安新安小學的小學生。這次來到上海旅行，沒有先生領導，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他們沿途有很多困難，都是自己共同解決。他們年紀最大的是十七歲，最小的是十二歲。他們的課堂，是不限定在微小的學校裏的，他們主張社會即學校。現在就請新安兒童旅行團代表演講。」

本團代表——諸位先生，萬想不到，我們這幾個窮小孩子，從一個偏僻的窮鄉村中，會跑到這偌大的上海來。今天蒙貴校請我們到此地來演講。「演講」這兩個字我們實在是不敢當，因為我們都是些學問淺薄的小孩子，談不到什麼演講，不過祇是隨便談談而已，至於講的不對以及講的不好的地方，還希望諸位原諒，加以指教！今天我們覺得最慚愧的，就是把時間弄誤了，沒有和大學部諸位先生談話。

現在我（本團代表）把敝校的概況報告諸位：

學校經濟狀況：敝校的經濟是很不充足的，往往因受了經濟窘迫，而不能發展，窮到極點而沒有飯吃的時候，以至於當大衣，救濟一時的困難。我們經濟的來源祇有三處：

（一）本校租息。年來祇可收入三百餘元，因年年乾旱穀賤。

（二）教育局從二十年起，每年補助一百元。

（三）京滬熱心贊助本校先生每月補助五十元。這是敝校三處經濟來源。

敝校的生活狀況：我們是過有計畫的生活，合理的生活，美滿的生活的。我們日常所過的生活便是我們所受的教育。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洗衣，煮飯，挑水，種菜，有時拆屋，砌牆，鋪路，開井，養羊，養鴿，這都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做某件事，便去看某件事的費，研究某件事的學問。

敝校這四年來沒有進展的原因：敝校的歷史已有四年，成績之多寡，進展到如何地步，我們只好坦白的說，實在有限。最大的原因，是被經濟的圍牆所包圍，叫你困在那裏，一時摸不着門兒。這是一個使我們不能進展的大問題，大原因，這是敝校不能進展的第一點原

因。還有第二點原因，就是四年來，敵校是受着社會的普遍壓制，社會上怎樣，我們有時必得照樣畫葫蘆，我們的主張，是沒有辦法行起來，社會環境的力量，真是大極了，直到今年暑假，我們的生活，纔換了一個新的方向，立了第五年計畫。（本報告書附有第五年計畫）我們的旅行一項，也是根據第五年計畫的。（請參看第五年計畫）

敵校的主張，是「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就是說：我們的學校，即是這個大社會，大社會即是我們的學校。譬如，我們這次來到上海，上海即是我們的一個學校，這個大學校比貴校的這個大學，以及大夏大學，滬江大學，要大到若干倍，甚至可以大到全宇宙，全世界，全地球。總之，這個大學校的範圍大得很，牠上面蓋着的是天，下面踏着的是地。什麼是生活教育？簡單的說一句，過的什麼生活，即是受的什麼教育，過的好生活，即是受好教育，過的壞生活，即是受壞教育。總之，在生活教育之下的「生活」與「教育」，是永分不開家的。

●
如果把我們的生活再分開來說，那便是：

是健康生活，便是康健教育；

是藝術生活，便是藝術教育；
是科學生活，便是科學教育；
是勞動生活，便是勞動教育；
是革命生活，便是革命教育。

旅行經費：我們這次旅行的經費，是很困難，祇是從學校的生活費上，抽下來的一點錢，後來經表同情敵校的幾位熱心教育的先生們贊助了二三十元，我們纔能跑到上海來。我們拿了這二三十元來做本錢，再來賣書、賣報、演講的工作，賺我們的旅行費用。

旅行的目的：我們這次旅行的目的，簡單的說一句即是試驗敵校社會即學校的主張，看這主張是否行得通。

旅行的經過：我們從淮安搭小輪，經過鎮江，在鎮江火車站遇着了困難；那車站的站長，對於我們小孩子很看不起，吃了他多少冷言冷語冷眼色。

我們這次旅行，沒有先生領着的原因，就是要鍛煉我們自己能夠管理自己，養成獨立精神。

我們這次來到上海旅行，是受了千辛萬苦，並不是走馬看花的就完了事。我們是要以勞力賺我們的旅行費用，並要實地參觀戰蹟，明瞭帝國主義的殘暴。我們這次參觀的場所，可分爲三部分：

(一) 教育機關

(二) 政治機關

(三) 工廠

這以上便是本團代表所講的話。

廖先生說：「我們聽了新安兒童旅行團代表所講的話，知道他們試驗的是社會即學校的主張，我們是很欽佩的，同時也可想到陶知行先生的精神。他們學校的校長即是陶知行先生所辦曉莊師範出身。他們最使我們感佩的，就是他們的獨立精神。我們的同學也都要有這種精神纔好。」廖先生說完了話，散會。

廖先生贈了我們幾本光華月刊，及拾元演講費，我們請廖先生題了詞。還有兩位先生給我們攝了影，並允洗好了送給我們幾張，留個紀念。又蒙二位高二學生和楊衍長先生領着我

們各處參觀。中午十一時五十分坐光華大學的汽車，回到靜安寺路地豐里。

下午二時，我們預備到大場山海工學團去。昨日我們已和山海工學團約好，他們那裏來一位同學帶我們去，因我們不認識山海工學團的路。我們回到地豐里的時候，山海工學團那位同學，已早到了。我們吃罷了飯，正要出發往山海工學團去，陳先生樓上的人叫我們去接電話。我們接了電話，知道是陶先生從山海工學團打來的，他叫我們到工部局去參觀，要找陳鶴琴先生——華人教育處處長——參觀後叫一輛汽車趕到山海工學團去。我們便和山海工學團那位同學一同往工部局去，會着了陳鶴琴先生。我們問了他幾個問題，簡摘如下：

工部局最高機關是董事會，董事會裏面董事，美國二人英國五人日本二人中國五人，由委員會建議董事會。工部局裏面的幾處是：（一）工務處（二）衛生處（三）財政處（四）火警處（五）圖書地方（六）音樂隊。

工部局準貼一百五十個學校的經費。

有二百多個是私立的學校。

外國小朋友在工部局所準貼經費辦的學校裏讀書的有三千人。

外國小朋友在上海有四千四百六十八個男的，有四千四百六十三個女的。中國小朋友在租界上的有二十五萬三千三百三十八個人。能有書讀機會的小朋友祇有五萬。外國人在上海辦的中學有五個，小學也有五個。

工部局一年總收入有一千六百萬兩銀子，大概由房捐、碼頭捐、地稅、車捐等收入的。用在補助教育方面的有一百六十萬兩銀子，用在中國人方面的比較多一點。辦外國中學的都是外國人。

(註)祇有一個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小學完全是中國人辦的。

上海市立學校有一百五十個

法界——一百個左右

中國大學——十個

中國中學 四十個

中國小學——五百個。（註）大學、中學、小學，都是創立於上海範圍以內的。

這以上是我們問陳先生的問題，陳先生所答覆我們的。（至於錯誤地方由摘錄者負責）

我們參觀好了，請工部局裏面的人打了一個電話到汽車公司，叫了一輛汽車來，——車費是四塊錢，我們便坐着汽車往大場山海工學團去。到山海工學團時，已是日落西山的時節了。我們久要瞻仰的山海，已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多少快樂呀！工學團的門內，只見幾間矮小的屋子。他們的同學見了我們，都高呼着歡迎我們。我們進門時，一眼瞧見十幾位一齊穿着藍色學生裝的人，我們不知道是些什麼人，經山海馬先生的介紹，纔知道他們是漕河地方的師資訓練班，今天來到山海工學團，參加同樂會。

我們吃罷了飯，各人預備一點節目，好參加同樂會。到了晚間七點多鐘，同樂會便開幕了，有表演，演講，鳳陽花鼓歌，講故事，裝扮瞎子，玩魔術，說笑話等節目。這同樂會開了一個多鐘頭閉幕，參加者有一百多人，裏面有農友，老太婆，小朋友，大姑娘。同樂會閉幕時，主席宣佈農友們從校門出去，小朋友從廚房門出去。各人都有糖果食物帶回去吃。這

同樂會便這樣轟轟烈烈的閉幕了。

九時許，噹噹的鐘聲響了，我們問是敲的什麼鐘，他們說是敲的睡覺鐘。一會兒，馮先生來了，他將我們多人，都安排妥當纔去睡覺。

十二月四日

爲鄉村教育放一新光彩

劉昭朗記

一陣噹噹悅耳的鐘聲，將我們從睡夢中叫醒，我們知道是起身鐘，就下了床。我們走出山海門外，眼向東望，那一輪烈火般的紅日好似對着我們微笑，那田旁樹上的小鳥，吱吱喳喳的叫出悅耳的聲調，好似在祝我們早安，那田間的老農，已在拿着鋤頭工作，幹得起勁，遠遠的聽去，還可聽見這鄉間的晨雞喔喔的啼個不休，好似要喚醒人們的睡夢。啊！這良晨美景，清雅宜人，這大好的鄉村風味，是城市中的人沒有福分欣賞得到的了。你看，你看，在這鄉村早晨，老農已在田裏工作，可是在城市的早晨，少爺、小姐們還在溫柔鄉裏，度

着甜蜜的夢哩。

啊！鄉村的風味，真是叫人羨慕！

一會兒，我們都聚在一處，開個臨時會議，大家決定，今早就預備回到地豐里去。山海工學團各位小朋友召集我們一同開寅會，開過寅會後，有侶朋同志，領着我們參觀了幾處：

(一)幼稚園 幼稚園裏有五六十個小朋友，內附有小醫院，農友們都可去醫治病，有操震球先生和他的夫人查淑宜負責。

(二)農場 農場內種有許多菜，有的菜是我們江北沒有的，我們請侶朋爲我們找些菜種子，準備帶回去種。

我們又看了看養雞場等地方，便回到山海工學團，看見馬先生和一位同學在那裏動手磨豆腐漿。打鐘吃飯的時候，各人先吃一碗豆腐漿，我覺得很鮮美，很好吃。(我們回淮安後，也要磨豆腐漿吃了)同時，我又看出他們師生間也沒有一絲一毫界線。山海工學團是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的，他們的朋友便是農人。我看他們和農人相處的感情是很好的。

山海工學團是處在鄉村，的確是爲鄉村教育放一新光彩啊！

吃罷了早飯，山海工學團有兩位同學和我們一同坐公共汽車到愛文義路，再乘電車到靜安寺路。在從大場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山海工學團馬先生和各位同學又熱烈地歡送着我們，說聲，再會！汽車已風馳電掣的開走了。

啊！山海工學團的諸位同志們！我們都是負有改造社會，推動時代的使命！來！來！來！大家携起手來，走上我們要走的路上去吧！

下午，預備到市政府去參觀，（接洽好，來汽車接我們去）結果，沒有汽車來，我們也就未去。

後來，大夏大學俞先生來電話云：星期五（八日）來團晤談。

十二月五日

整理書籍

劉昭朗記

今天是六日了，我們離開上海的日期，只有四天了。我們預備十日離開上海，在鎮江參

觀三日，即行返校。

今天寅會中議決，在上海要買了帶回去的東西如：藥品、用具、鉗、鋸和標本、玻璃瓶、酒精等，乘有時間便去購買。

還有同學提議整理圖書，理結賬務，因我們離開上海的日期很短促了。（書籍，即是我們所賣的書，請曹建培先生退還兒童書局，把賬目結清楚。）結果，由管理賣書賬務者負責領着全體整理書籍。這是今日寅會中所討論的事項。

下午，預備參觀市政府，因有兩位同學有事，所以下午也沒有機會往市政府去參觀了。其餘的時間，都用在洗衣、縫衣、寫日記、寫信的事件上去了。

十二月六日

參觀新豐製機鐵廠

劉昭朗記

今天有陳伯放先生介紹我們下午去參觀新豐協記製機鐵廠。下午我們拿了往新豐協記製

機鐵廠的地址，尋找了好多時間，纔找到新豐製機鐵廠，所得錄之如下：

刨床機器，

牛頭機器，

車床，這三種機器可造別的機器。從外國運到中國來時，價一千多元，現在我們自己也會造此種機器，祇售六百元一架。

這機器也可造造紙機，紡織機。

新豐製機鐵廠的歷史已有十多年了。

開辦費——一千多塊錢。

現在資本——一萬多塊錢。

每年可做生意四萬多塊錢。在前五六年，每年可賺一萬餘塊錢，現在不很好。因為自從一二八戰事以後，社會經濟受了極大的影響，有錢的人都不拿錢出來買機器，却存放在銀行裏。這種情形，即是工業不良的現象。

學三年做工——最低的生活費十多元。

學三年做工——最高的生活費四十多元。

該廠工作者——二十多人。

十二月七日

偶然遇見的兩位熱心贊助的先生

劉昭朗記

今天下午，我們徒步跑到商務印書館找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贈了我們許多書。我們在商務印書館四處看的時候，有一位先生拿着一張十塊錢的票子，匆匆忙忙的，交給黃先生說：「我這裏有十塊錢，早預備送給他們旅行團的，可是却沒有機會，現在就請黃先生交給他們吧！」說着，也不和我們講話，也不通名姓，就離開商務印書館去了。黃先生將十塊錢交給我們，並說道：「這位先生是非常慷慨的。他不願將他的名姓告訴你們，這也是值得敬佩的！」

還有一位章老先生，他是淮安的一位慈善家。這時他到商務印書館來，是訪王雲五先生

的。他看了我們，很驚異的問道：「咦！你們是淮安的嗎？怎麼到這裏來了？」我們說：「到上海來旅行的。」並把我們這次組織新安兒童旅行團一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章先生也很慷慨的拿出五塊錢來，氣昂昂的鼓勵我們說：「中國的小孩子，都能像你們這樣能吃苦、耐勞，腳踏實地的來到社會上研究，就不怕亡國，中國有救了！」不覺他老先生的眼睛一紅，一行熱情的眼淚，已湧湧地滾出來了。這真是章老先生的真情流露啊！我們安慰他說：「我們總要以我們小小的力量去做，決不辜負各位先生的熱烈希望。」章老先生又對我們說：「我們回到淮安再會吧！」

我們對於那位不通名姓的先生和章老先生應該怎樣感謝呢？原來我們這次來到上海，全靠社會人士及熱心教育的先生們幫助與指教！我們現在祇有以我們一點一滴的小小的力量，去創造未來的事業，報答各位先生。現在我們對於那位不通名姓的先生，及章老先生略表一點謝意，就是新安兒童旅行團的小朋友及新安小學全體的小朋友在這裏向這次熱心贊助我們的先生們行個敬禮。

十二月八日

寶山縣教育局請演講

張俊卿記

陰沉沉的天空，籠罩着大地，一切的人們因此而不爽快。但在這繁華的商埠中却不以為然，管你怎樣的陰，怎樣的暗，就是嘩嘩嘩大雨傾盆，也是無所謂的。他們要想出門有汽車，是安然無事。他們不知有全身淋雨，像個水鬼樣兒的人。

我們正在與陶老師談話時，從寶山縣教育局來了一信給陶老師，說是要我們去演講，並且所定的日期即是今日。我們向壁上的鐘一瞧，已是九時了，因此急速的收拾了物件出發。

先從靜安寺乘電車到老靶子路，然後下來跑了一段路，便到火車站了。現在，我們雖然在一個偌大的上海範圍內，但是這時又在另一個階段內了。剛纔是在繁華的市場，這時已到真正同我們一樣的勞苦大眾的生活區了。看那矮小的房屋，拖泥帶水的小朋友，如牛似的勞動者們，碎石子鋪成的污濁不堪的路，垃圾是東一堆，西一堆倒着。……看！這些！這些！不是在大馬路、二馬路……上面容易看得到，不，那裏簡直是沒有的呀！

我們化了一塊一角五分錢，買了車票，便坐在站內等待火車到來。

火車站是一座矮小的縱橫兩丈長的屋子，內面的黑暗是不用言了。賣票員坐在屋內面還用一盞燈呢！四面祇有一個門留人進來買票用的，另一個鐵柵的門，留人上火車用的，其餘無有什麼窗戶，格扇。地下也是潮濕，污濁不堪的。

嗚嗚嗚的火車來了，先是車上的乘客下車，後是這裏的乘客上車。約莫有二十多人上車。嗚的一聲車開行了。

我們坐在火車中兩旁眺望，心如刀刺。那偉大的東方圖書館，是我們第一個留意到的，那紅的磚牆，被那野蠻無情的日本炸彈炸成焦土，瓦片堆在旁邊。唉！偉大的東方圖書館，你內面所藏的數千年來史蹟，盡化為灰塵飛向空中去了。唉，化了許多的心血，竟這樣的被毀滅了！

火車是那樣快地開着，我們是目不轉睛的在望着兩旁。唉！荒涼的草地上 偶而見了一些破落的草屋、瓦屋上大小的窟窿，草地上的深塘，明顯着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痕跡。甚麼時候刷洗去呢？！

車到了砲台灣——是終了的一站，我們一行七人，下了車，問好了路途直撲寶山前進。一路上賞不盡的荒涼土地，破屋零落直立，顯示着他們還有抵抗的雄壯精神。

遠遠望見了一座高大的土堆，垂柳及其他樹木排立兩旁，中間是一條長長大道，直入裏面就是吳淞砲台，滿心想看看的我們，走近路前，被一張堂堂皇皇地大告示禁止住了。唉，三寸荒土，無半寸鐵，還死守着做些什麼！

繞着砲台土堆下向前走，那些作戰的同胞們，所留下防禦敵軍的成績——鉛絲網，仍然留在。這鉛絲網是圍繞着荒土周圍。偶而向上一瞧，還見一兩個像公安局、縣政府……等機關門口守門士兵夜間登在內面的木屋子。內面也有一兩個人，神氣十足的站着，真像是一夫擋關，萬夫莫入。」

現在我們已登在吳淞口岸上了。遠眺江中，霧氣騰騰，不能分辨。低頭近觀，一行木椿，椿內有碎石子疊着，江水時常一浪一浪的向上打。我覺得江水漲起，土堆有何用處？

進！前進！一路上歌聲，催促前進。

牛奶公司已經走過，遠遠的城門現在目前，跨過了一座小橋，便是一座單薄的城門，我

們冲進去，由一家小店指引纔到目的地。

寶山縣小得的確不錯。街路是亂石鋪成的，兩旁的店家房屋，是小而擠，街道當然也是很狹小。把繁華的上海，與這小的寶山縣對照，覺得異常有趣。

轉了一兩個小巷就到了教育局，大門兩旁的洋鐵牌子有好些，是：寶山縣教育局，民衆教育館，寶山縣電話總發音處……等，我們到傳達處送了名片，便有馮國華先生出來引我們進去。這時整十二時了。因為天空中落着淅淅的小雨，我們的衣服與頭都被雨打濕了。

局長馮國華先生，館長朱學典先生，先領我們洗了手與臉，便到一間很樸素而簡單的會

客室中談話。

問：「你們在那些地方演講過？」

答：「我們演講的地方可分爲四種地方：

- 一、大學：如滬江、大夏、光華等。
- 二、中學：如上海、澄衷、新陸師範等。
- 三、小學：如華德、平民教養院……等。

四、團體：如友聲旅行團、江淮同鄉會、湖南教育參觀團、廣播無線電公司、兒

福會、福建集美幼稚師範參觀團……等。」

我們也問馮先生關於寶山的情形：

問：「寶山縣共有多少小學、中學？」

答：「小學十九個，中學兩個。」

問：「中學生有多少？小學生有多少？」

答：「中學生八百多人，小學生九千多人。」

問：「貴局有多少先生辦公？」

答：「十一人。」

問：「一二八時，貴局損失多少？」

答：「損失有八六九九四·五二元。」

問：「貴局每年收入多少？」

答：「每年收入有一二八〇六五元。」

問：「每月教員月薪小學多少？中學多少？」

答：「小學最少廿四元，中學最少五六十元。」

問：「貴局職員每月薪水多少？」

答：「每月最少二三十元，最多六七十元。」

問：「以前這屋子是什麼地方？」

答：「是孔廟。」

其餘還談了些別的話。馮先生說：「你們今天演講最好多預備一兩個人。現在請你們去吃飯，我派人去招集他們來。」說完，馮先生叫一位職員將我們領到飯室內去吃飯。

下午二時，我們到大禮堂去，這時已來了三個小學，一個中學，會這樣的便開了。

先由民衆教育館館長朱學典先生介紹如下：

「今天落了雨，大家覺得很不爽快吧？可是有一件事，使我們大家都覺得爽快的，就是：江北淮安新安小學，他們有七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兒童旅行團，來到江南這地方參觀，今天又到我們這裏來演講。這事我們覺得爽快吧？」

他們到過演講的地方很多，參觀的地方也跟着增多。他們出來最大的使命，要求得真知識活知識。他們覺得老是登在江北，在書本上得不到真正的知識的，他們以「社會即學校」，要想得到真正的知識，活的知識，便非到這大社會中來找不可了。所以他們便冒着險，跑了出來。今天雖然落着雨，但他們還冒着雨，志高氣揚地來到這裏演講，這是我們多麼覺得快樂的一件事，現在請旅行團的小朋友演講。」

一陣鼓掌聲漸停，我們七個人走上去先唱了一首鋤頭歌，然後我（俊卿）上去報告學校的產生。

次有本團揚永鑫同學報告第五年生活狀況，及旅行經過。

又次有本團左義華報告他從湖南到淮安讀書的情形，與學校打官司事。

末便有局長馮國華先生演講，摘錄幾要點如下：

（一）我先介紹陶知行先生為他們旅行團題的詞，讀給各校同學聽：

「一羣小光棍，

點點是七根。

小的十二歲，
大的未結婚。

×

×

×

×

奇怪奇怪真奇怪，

小孩自動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學如在。」

(二)他們出發的時候，身邊祇有二十幾元錢。這二十幾元又要坐輪船，又要坐火車，又要住客棧，又要喫飯，那裏能夠呢？但他們不怕，冒着膽量出發。到上海後，以演講、賣書，賣報去賺自己的路費。現在他們身邊的錢除了買一些書、物件等類外，還要比出發時多了許多許多。這不是：「奇怪奇怪真奇怪」嗎？

(三)我們中國的小朋友，都能像他們這樣的辛苦，耐勞，那怕帝國主義不打倒！這位（手指本團左義華）小朋友，他在九歲時就脫離了父母，一個人從很遠的湖南，跑到淮安

去，在十一歲時就作了一本義華日記，現在又出來旅行。團體中算他最小（十二歲）。他們這樣小的年齡，都能跑到這樣遠的地方旅行。這樣的精神，足以使我們欽佩。

一陣鼓掌聲，便散會了。

馮先生送了我們十元的演講費，並帶我們到各地方參觀一回。我們因時間不早，便和馮先生等分別了。

我們走出城門，見一羣十三四歲，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在一起。他們互相指着說：「這七個人剛纔在教育館講道理，口音像我們老家淮安城人。」我們聽了，更走到他們跟前同他們談話。

問：「你們都是什麼地方人？」

答：「我們是清江浦人。」

他們接着也

問：「你們也是那地方人麼？」

我們答：「我們是離你們清江浦不遠的淮安人。」

我們又同他們繼續談：

問：「你們怎麼到這個地方來的？」

答：「我們都同父母來的，因在家沒有飯吃。」

問：「你們到這裏有幾年了？」

答：「已有四年了。」

問：「日本同中國打仗的時候，你們回家去的嗎？」

答：「沒有回家，就在這裏住。」

問：「打仗的時候，你們怕不怕？」

答：「我們怕什麼！有錢的人才怕呢。」

問：「有錢的人爲什麼怕？」

答：「他們家中有錢，有好東西，怕人家日本人拿去，當然怕了。」

問：「你們爲什麼不怕？」

答：「我們家中每天喫飯錢有時都沒有，他來拿什麼？人家日本人不拿窮人的東西。」

問：「日本爲什麼打我們中國？」

答：「分明不怪人家日本打我們中國。只怪那些洋學生，每天在街上喊打倒日本，不買日本貨，人家日本要賣了貨，纔好回家弄飯吃，洋學生叫大家不去買，你看人家氣不氣。還不打我們做什麼！」

問：「後來人家究竟買不買？」

答：「買嘍！那些洋學生自己就先買，我告訴你們，那些洋學生不知被人家打死多少。」

問：「爲什麼被日本打死呢？」

答：「因爲他們要喊打倒日本，不買日本貨呢。還不打死他們做什麼？」

問：「正打仗時，你們就登在家中？」

答：「可不是嗎？」

問：「你們看見日本人開大砲，丟炸彈的嗎？」

答：「看見的，來，來，來，這城牆上還有人家日本一個大砲彈子呢。」

說着他們就歡歡喜喜地領着我們到一家破屋後面的城牆梁子旁，用手指着說：「你們

看，日本大砲多厲害，連城牆都打得進去。人家炸彈的厲害，連洋房子都能打倒。」他們說完。我們又接着

問：「你們怎麼不把他拿出來呢？」

答：「那個敢拿，當心牠發炸。」

看了一會兒，我們便與他們分別了。我走在路上，心中暗想：「這些小孩子，他們的腦袋現在頑固到這個樣子，難怪國家弄到這種地步。這個根本的問題，是怪誰呢？請想一想，大值得討論，大值得研究的。」

我一路上沉思着，向前進。後來因為同學們的歌聲吵鬧，將這丟開，加入他們的唱歌。我們走到砲台灣，打了火車票等着車來。兩旁的人力車，也是如狼如虎似的在兩旁等着火車到來。他們的等，是爲拉乘客，我們的等是爲上車。

等得不耐煩，有的便到附近在一二八被炸破的房屋、磚堆那邊去望望，有的跑到江邊去瞧瞧。

一座一座火車站的屋，都被炸成一堆一堆的碎磚頭，是屬於火車站的屋子，全被炸掉

了。現在的火車站屋子，仍然是一座破的。

嗚嗚嗚！火車到了，車夫們如蜂似的一齊上前，你也拿物件，他也拿物件，都搶着向車中丟，然後再與客人談話，講價錢，講時如哀求狀，真是令人悲傷。

我們上了車，嗚的一聲車開走了。一路的殘暴現象，我也不願意再看了，只是臉向車中，讓車開了去。

下了火車，就上電車回來

十二月八日

參觀市政府

劉昭朗記

今天中山文化教育館李大起先生介紹我們往市政府去參觀。早晨九時我們拿了介紹信出發了。市政府（新市政府）的路很遠，到那裏時已十二點鐘了，我們將李先生的介紹信拿出來，交給了一位查先生——介紹信上面是請查先生指導我們參觀——那知查先生有事，叫

我們自己去看。我們到市政府裏面竟沒有看到什麼，祇看見這新市政府是一座堂皇高大的屋宇，裏面裝置得和古式皇宮一樣的美麗。據所問這一筆建築費，六十餘萬，從前年（二十年七月）建築起，今年纔完成——三年——下午三點多鐘，我們纔回到地豐里。

陶老師預備今天請我們看電影和吃飯，三點鐘的時候，就要會齊。只因參觀市政府將時間誤了好多，看電影的事，我們就不可能了，晚間我們還有事去。夜飯自有陳先生請我們吃的。

晚間本團楊永鑫、張俊卿、劉昭朗三人出外買東西，回來後，就將行囊、包袱等，都整理好，明日我們就要離開上海了。

十二月九日

離開上海回到鎮江

劉昭朗記

今天我們要離開上海了。早晨起身，我們抹淨了地板，揩乾淨了桌子，陳先生家廚房裏

的廚子，向我們說開飯了，我們忙着端碗，端粥。我們在這時候，自己暗暗地說：「這是我們旅行團來至上海最後的一天了，我們吃的這頓陳先生家的飯，也可算是最後一頓飯了。」同時，我們心頭又浮上一種感想，我們來到上海，住宿，吃飯，都是承蒙陳先生招待，現在我們要離開上海了，我們應該怎樣的感謝陳先生呢？我們在想，吃過了飯，陶老師來了，我們把這話提出來和陶老師商量。陶老師笑嘻嘻的表示贊同的說：「是的呵！和陳先生做個永久的紀念，你們想吧！」結果，陶老師拿出一張很美麗的紙出來，叫我們寫幾句話在上面給陳先生，我們照着陶老師的話，就寫了幾句話在這美麗的紙上給陳先生，留個紀念。現摘錄如下：

「父母生我，

先生教我；

誰則家我？

彬蘇華和。」

父母生我的家庭，是我們的第一家庭，學校是我們的第二家庭，陳先生（彬蘇）陳太太

(華和)的家是我們的第三家庭，我們具了新安兒童旅行團的名字，隨即請陳先生家裏人帶上樓給陳先生了。

最後，我們旅行團全體還須向陳先生行一個敬禮。

大約九點鐘時，陶老師叫了兩輛汽車來，我們整理好了行囊，背上了包袱，一齊上車，便辭別了陳先生家，往火車站駛去了，我們就要辭別上海了。汽車開足馬力，速度增加了好多，嗚嗚如老虎似的聲音，駭得人們機靈得像個猴子似的。我們探首窺視，看見溫和慈愛的日光，吐出黃金色的光芒，照得那馬路發亮，又好似在和這光滑的馬路親密的接吻。我們在想，上海是個全國經濟的中心點，交通是如何便利，又有那堂皇富麗的洋房，平坦廣闊的馬路，我們片刻之間就要離別牠，可是牠也沒有什麼值得流戀的吧！汽車行至半途，陶老師在車上對我們談話，所談的是細胞分裂的教育辦法。陶老師說：「現在的教育，是要普遍的細胞分裂的教育辦法去行，怎麼叫做細胞分裂的教育辦法呢？就是使一個大細胞分裂開來，變成了許許多多的細胞，譬如，一個工學團，裏面可以訓練出兩個也能創辦工學團的人，於是，這兩個能創辦工學團的人，再領兩個小徒弟去學創辦工學團，訓練得這兩個小

徒弟也能創辦工學團了，於是這兩個小徒弟再領四個小徒弟去創辦工學團。一個工學團變出兩個工學團，兩個工學團變出四個工學團，四變八，八變十六，十六變三十二，將來我們上海大場——原有個山海工學團——縱橫十里二十里都有工學團的種子在發芽，也就有工學團的踪跡了。我們要普遍教育，就必得用細胞分裂的教育辦法。」這是陶老師和我們談的第一點。

「你們這次回去，應該將你們已經離開學校的校友，聯合起來，組織校友會，任他外界有什麼阻力，摧殘不了你們，這也是件重要工作。」這是陶老師和我們談的第二點。

陶老師又對我們說：「頭橋、紅橋，這兩所莊子住的人，都是你們的佃戶，——學校即是淮安新安——你們拿了農民的錢，應該用在農民的身上，歸還農民，為農民辦學，把些技術給農民，為農民謀幸福。這也是你們要着手幹起來的。」這是陶老師對我們談的第三點。

我們對於陶老師所談的第三點有所要求。簡單的說，要求陶老師的是經濟，經濟問題一能解決，我們便可以着手幹起來，陶老師也諾諾連聲答應。

嗚，嗚，嗚：來了一陣汽笛聲。我們舉目一觀，知道已到了火車站，我們就將行囊、包

袱、雨傘一起拿下車來。堆在火車站上。這時，我們的肚子覺得餓了，陶老師就叫了八碗麵和許多麵包來充饑。吃罷後，陶老師又喊來一個照相的人，我們將行囊、包袱、背好，攝了影，然後就由本團交際員和站長交涉買票事件，結果三等車，七個人每人都打半票，不料，因攝影時間長了一點，三等車已開了，我們祇有乘四等車到鎮江了。

一會兒，我們聽見一陣很嘹亮的嗚嗚嗚的聲音，我們知道是火車的聲音，就七手八腳將所有的物件提着上火車，一瞧，那火車上實在沒有一點隙空兒。好容易纔擠到車上，我們把頭探出窗外，望着陶老師，陶老師也望着我們，都有點戀戀不捨之意。嗚……嗚……嗚，火車叫了，我們知是要開車了。

我們仰頭望着那蒼茫無際的青天，嘴裏似說：別了！別了！別了！別了！上海，別了我們親愛的陶老師！別了！

又是一陣嗚嗚嗚，我們知是火車開了，轟……轟……轟……火車沿着蜿蜒如長蛇的鐵路，閃電似的奔馳着。啊！我們又踏上我們的歸途了！

十二月十日

戰士

楊永鑫記

黑暗吞沒了整個宇宙，把頭往車外一伸，一陣尖厲的風吹了過來。這時看不見桑田，也看不見草木房屋，一切的一切，都死死的被壓在黑暗的懷抱中，在日中把頭伸出窗外，見到坐着的火車，好似長蛇般的奔馳着，現祇看見一陣陣的火花，從車頭烟鹵上沖出，在這漆黑的天空中飛舞着。突然車聲停住了，是到了一個站頭了，只見那月臺前木柱的電光玻璃中，顯示着一處地名。聽車上賣東西人講：「快要抵鎮江了。」我們在車箱中一天，也覺得有點悶倦了。我們這輛車廂裏，這時連我們七人，只有十幾個人。其中有兩個是軍人，一個是十八九歲的少年。所以這時車廂中因為人少，反覺得清快。

那幾位旅客，大概因為一天的沈悶，現在都睡臥在座位上。車中電燈射出微弱的淡黃的光，洒在欹臥着的旅客們的臉上，顯示出非常的勞頓的倦態。這時我們感覺到窮人的一次長途旅行，實在是很難的一件事。他們在家不知要怎樣借挪和典質，纔得到一點旅費！

便房中的騷氣，一陣陣的逼人，簡直令人欲嘔。一壺茶要兩毛錢，請問窮人那裏渴得起！其他食品如：麪包，雞蛋……要貴過普通店舖中兩三倍。腹中饑渴交加，時時又賜以騷氣，一次旅行，簡直等於受一次大難，無怪我們俗語所謂：「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由此想起了內地的小火輪的污穢，狹小。窮人旅行一次，常聞輕則精神喪失，重則疾病死亡。我國的交通實在到處都有「蜀道難」之嘆！

我們不敢睡，因為有許多行李，如網籃、籐籃、包袱等物件。大家有時講故事，或談過去在上海的事。後來我發現在左邊一角裏睡着一個人，他非常的瘦弱，約莫有二十三四歲，頭髮好像已有三個月沒有剪，上身穿件破舊的短衫，下身是一條已經由灰轉黑的制服褲。他沒有包袱，更沒有行李，他腋傍只有一個軍用破飯袋，顏色是灰黑的，而且是扁扁的。看他的狀態，他已經是有着很重的病，他的呼吸很短促，並且不時的咳嗽着；稍具醫藥常識的人，一看即知爲肺病。我很想和他談談。我的意思，是一方面問問他們軍人生活，一方面可以消滅黑夜的寂寞。於是我就輕輕的叫他一聲「老鄉」！他見我叫他了，即時坐起來，和我答話。我很和藹的問了他的姓名和籍貫，原來他是湖北人，姓熊。我正要問下去，

忽然車前頭的門吱吱一聲，門開了，走進兩個穿制服的大胖子來。那個先進來的，他一進門就兇猛的對着和我正談話的軍人說：「票哪！」「先生，我有路單，我是退伍的軍人！」那位熊同志說。「拿來我看！」胖子又厲聲的說。

「喔」，我看熊同志就在他的飯袋內摸了多時，摸出一張紙來，已經揉的很軟了，他就交給胖子，胖子漠然的望了一下，也沒揭開看，就往熊同志身上一拋「拿去！」

他轉臉對着我們說：「票子！你們大人呢？」「票子在這裏！」我們在他來時，就準備好的。所以他和我們要，我們就拿給他。他點一點票子，又看了看我們七個人厲聲說：「不行！」「怎樣？我們是團體，在北站和站長交涉好了呀！」我們說。「什麼東西！站長！站長他能管這些嗎？」他越起了勁。這時另一個人正在傍邊向那兩個軍人要票子。他聽了跑過來說：「他們是兒童旅行團——是說過了！」那個胖子聽了纔走過去和那邊的旅客講話去了。

坐在我們右面的兩個軍人，不知怎樣的，路單上只有一個人的名字，結果那胖子把他帶下車去了。

兩個高高的，大大的影子走下車門去了，我於是又繼續的和那位熊同志開始談話。這時

同學們都把目光移轉在他的面上，大家見他講話很費力，於是拿兩個麵包，和兩毛錢給他。但是他堅不肯受。他並且說：「我們軍人……不……」後來我們一定要給他，他收下了。

下面是我們和他談的話：

我們問：「同志在那個軍中幹的，現在從那裏來的？」

他答：「是民國十六年從湖北出來的，我在過教導團第一師，第八十師……現在是從江西回來的。在江西是打赤匪。」

問：「同志現在是回家去嗎？是告假回來的嗎？」

答：「是的，我已經坐過幾段火車了。也不是告假的。我因為有病，營中也不要我們有病的人，我在X長面前要了路單，他給了三塊錢，就回來了。」

問：「營中不是有軍醫嗎？怎麼不代你醫治呢？」

答：「軍醫不多！但有病的人却很多！怎麼醫治得來呢？而且我的病已經醫不好了！」

問：「只給三塊錢嗎？」

答：「是的，一個人都給三塊錢。」

問：「還有別人回家的嗎？」

答：「多得很呢，一天要有七八十個呢！」

問：「江西的赤匪還有沒有？」

答：「有哩！」

問：「國軍打得勝他嗎？」

答：「沒有什麼勝敗。赤匪非常狡滑，他拿起槍就來打仗，放下槍就去種田，他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飛機，國軍是有飛機的。有一次國軍被他們圍起來，虧得有飛機，把食糧從飛機上拋給國軍。」

問：「你們天天都打仗嗎？」

答：「有時打，有時不打。」

問：「不打的時候做什麼呢？」

答：「不打的時候，每天上講堂，上操。三次講堂，兩次操，還有唱歌！」

我們於是就請他把歌唱幾句給我們聽。當時我們把詞句抄了一段，現在把牠放在下面，

使讀者也可以知一點餘音：

「赤匪萬惡最心痛， 假作共產騙農工。

殺人放火如猛獸， 禍國害民賣祖宗。

我們國民革命軍， 父母生你也不易！

何苦跟匪去送終。

只有國軍滅土匪， 那有土匪會成功！

.....

問：「赤匪幾時可以打完了呢？」

答：「還不曉得呢！從十六年就打的。」

問：「怎麼打了五六年還打不了呢？」

答：「國軍對於爬山很吃力。而且國軍每個人身上要有數十排子彈，一枝槍，一個飯袋和水瓶，還有四十斤飯米，所以身體負擔得太重。赤匪只有槍和子彈，而他們又善於爬山。」

問：「每月有多少餉錢？」

答：「沒有，只有吃軍中的糧米，每人每天有三錢鹽吃，因為那裏的鹽是很貴的。」

問：「熊同志在十六年怎樣投軍的？」

答：「我的家是在湖北。家中也很有錢，十六年那時我還在小學讀書。我有兩個哥也在學校讀書。那時革命軍的風氣傳到我們湖北，那裏的中小學校中的學生，都去投革命軍。我們家中都不願我們當兵，我們是偷跑的。」

問：「那時在那個營中幹的？」

答：「那時是跟着老蔣——蔣主席——那時候拿錢拿二十塊一個月，非常快活。我們却實在也能打，都是十幾歲至二十歲的年紀。到了一處，人都誇我們學生軍：『刮刮叫！』」

問：「由那時之後就怎樣？」

答：「在二十年我受了傷，那時已經不在以前營中了。」

他說時，把破褲子捲了起來，指那槍子打的傷痕給我們看，我們心中有說不出的痛惜。

他又繼續的說：「我們是從喜峯口、南天門退下來，後來纔去打赤匪的。」

問：「現在你家中有人嗎？」

答：「有。我在去年寄過一封信給家中，現在我家中給信我，我的哥哥都在湖北等着。我這次回去，先找我的哥哥。」

經過了山洞，已經要到鎮江了，和他的談話，也就從此停止了。我們可惜力量小，否則我們願意多助他幾個錢，因為他是戰士，他打過軍閥，他在喜峯口、南天門血戰過。他是我們最敬佩的戰士。

我們要下車的時候，很不願意離開他，我們和他殷殷的握着手。雖然他的手很污，而我們是全忘記了。他十二萬分誠懇的謝我們助他的麵包和錢，他並且說：「倘若以後能回到故鄉，總要寫信給你們。」我們都祝福他平安的到家，慢慢醫好他的病，再為國建業。可是他聽了我們的話，很傷感和失望的說：「唉！我不能了！我的病是治不好的了！！」我們聽了，眼淚幾乎湧出來了。我們下了車，火車很淒慘的叫了一聲，車聲軋軋的，把一個淒涼的，勇敢的，受難的戰士帶走了！

十二月十日

回到鎮江的第二天

左義華記

(一)到建設廳訪吳君勉先生(二)到大照電氣公司參觀(三)遊玩北固山

早上我們把行李整理好了，叫了一輛黃包車把行李搬上，便走到新安同鄉會去。剛到同鄉會，同鄉會已是很熱烈的準備歡迎我們了。

我們進了同鄉會，休息了一刻，便又到建設廳去，會着了吳君勉先生，他和我們談了一席話，主要的意思是：

他們建設廳有一個計畫，如導運河，導漣水的六塘河，開闢鎮江的象山港，使交通便利些。但現在因為經費困難得很，這些事只是計畫着還未着手做。

「你們還是坐一刻，還是馬上回去呢？」他問。

我們說：「回去了，謝謝。」於是便回到同鄉會了。

我們回來便在同鄉會吃飯，吃了飯，就到大照電燈公司去參觀。電燈公司的領導人告訴

我們很詳細。參觀完了又到大照電燈公司辦的工友的孩子讀書的學校。

他們開歡迎會，歡迎會上本團代表楊永鑫報告——學校的產生。

他們又請我們吃茶點。這個學校是替工人的小孩辦的，因為做工人的孩子，沒錢去上學，牆上就寫着：「工人子弟上學的地方。」

參觀完了，同鄉會的幾位先生又帶我們到北固山去。北固山的風景很好，山下是江，江中有輪船。

在半山有一個學校，叫東南職業中學，我們只是在外面望了一望。

東南職業學校的一位先生帶我們到甘露寺去，寺內有一隻石山羊，是「狼石」的古蹟。再上山去有幾座亭子。

在亭子上望下看，見江中的輪船，只一點兒大了。亭上有一橫排字，是：「天下第一江山」。亭子在夏天可以趁涼。

下來時，又到甘露寺的一個廳子裏去坐了一刻，用一塊錢買了十張甘露寺的風景照片。後來便又回到同鄉會去了。

十二月十一日

到省黨部省立民衆教育館參觀出席旅鎮新安徽甯同鄉

會歡迎會

張俊卿記

(一) 參觀省黨部

早約九時半，有新安同鄉會常務委員黃白民先生，與徽寧同鄉會執行委員章機先生，帶領我們到本省省黨部參觀，到了那裏，有省黨部常務委員藍渭濱先生出來與我們談話，並且把省黨部的組織大意講述我們聽：

省執行委員會中分三科：

甲、黨 務——組織科、

宣傳科、

民衆運動。

乙、社會事業——教育事業，

社會自治，

新聞事業，

農民經濟，

合作事業，

保甲運動，

社會調查。

丙、書記科——各縣有三個幹事，所做的事業全歸書記科登記。

又談了些別的話，便到江蘇省通訊社，有該社主任黃樂民先生領到各科參觀，尤其在教育事業委員會，和省黨部圖書館，耽擱最久。

(二)省立民衆教育館

由省黨部出來後，繞問壁的體育場一週，即到省立民衆教育館，由該館輔導委員陳仲理先生領導到各展覽室及生計教育部等處參觀，略記。

醫院——民衆去醫病，沒有醫藥及其他費用。

生計教育展覽室——內面的物件，祇有一件飛機是自己做的，別的都是用很多的錢去買了來裝置在內做樣子。

其餘者爲：

驅除稻、麥、棉、豆、病蟲害展覽室。

健康教育展覽室。

美術工藝建築室。

書畫室。

雕塑室。

公民展覽室。

革命紀念室。

史地展覽室。

時事展覽室。

電影場——到二十三年元旦日纔可以開放。

以上的各個展覽室，內面都有一個或兩個專人負責，每天開放時間，都有一定的。如有人在那時間內不出去，便實用一種「趕」的方法，使這般民衆走出去。

生計部中有：甲、針織。乙、縫紉。丙、實習室。

這民衆教育館已開辦有三年多了，是由從前的縣學宮改爲現在的民衆教育館。

由民衆教育館出來後，已是中午時候了，我們一行人趕緊趕回同鄉會中去用飯，其餘所決定的幾處地方，祇好另定時間再去了。

(三) 歡迎大會

下午三時，新安徽寧兩同鄉會所開的歡迎大會，人數已到齊，主席楊蔭庭先生便宣佈開會。這時參加大會的人，新安徽寧兩同鄉會會員百餘人，來賓有：陳詩、尹百、蔡少泉、葉肇基、楊雲百、楊公崖、蔣天縱等四十餘人。行禮如儀後，便由主席報告開會意義。

「諸位小朋友！諸位先生！今天開這歡迎會，歡迎新安兒童旅行團意義有三點：

一、以前他們那裏的房屋，財產，是新安人在淮安經商，大家集成的。爲了這財產，不

知打了多少官司，改辦學校後，纔漸平靜。這學校即是新安小學，當然和我們發生關係的。但我們開這會不是因爲同鄉的關係纔開的，而是爲着他們的精神很少有而開的。

二、以前我們接到蘇公安先生的信，便知道淮安有這樣的一個小學，那我們是多麼的歡喜呀。一月以前又接到他們校寄來的宣言、告小朋友書及團員一覽、生活公約，我們便知道他們團體的趣味多好呀！他們以生活爲教育，能從一個偏僻的鄉下，跑到繁華的上海，再由上海轉回到這裏來，真是少有，這就是他們以生活爲教育的好處。像普通的一般學校學生專向書本上下功夫，不從實際上下功夫是沒有用的。舉個例如：

甲、我們電燈公司有一位工程師，學問非常之好。有一次電表壞了，請他修，修了許久纔略爲有一點頭緒，最後還是請另一位工程師幫助纔弄完成。

乙、又有一次機子壞了，工程師沒法修理，便死板板的向着書本中找，我也找不着，最後請一位從實際經驗上得來的學問的工程師來，纔弄好了。

由上面這兩點上看來，就知道從實際經驗上得來的是有用的，死板板的從書本上得來的，是無用的。

三、我們新安同鄉會，預備在王家巷內辦一所小學，但是沒有實在經驗的人，暫時沒有着手。今天有這七位小朋友來，從他們的談話中得了許多經驗，那我們這所小學是非辦不可的。現在請小朋友報告。」

這時有代表楊永鑫上去報告。

大意是我們的學校生活狀況，第五年計畫，旅行的產生及經過、目的及經費。

楊公崖先生演說大意是：

「昨日我接到新安同鄉會的信，說今天下午開歡迎大會，歡迎新安兒童旅行團，於是我今天喫過了飯，就跑了來。剛纔聽見新安兒童旅行團的一位代表報告，幾乎把我聽呆了，要不是主席的一喊，我仍然的在那裏發呆。」

我聽了這一席話，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感想，是一句：「行而後知不足」，他們感覺在家中一個小小的地方的教育是不夠的，便跑到很遠的地方去旅行一次，正合古語：「男兒跑四方」。

我今天來，抱着一萬二千分的热情來的，並且順帶了一個玩把戲的來，玩幾套把戲，還

帶了七個牌子來，送給七位小朋友，留作小小的紀念。」

大照郭先生演說大意是：

「這七位小朋友，在外面五十多天中，喫盡了許多苦處，自己所用的一切，全由自己以勞力換錢來化用，多麼值得我們欽佩。

對於他們的教育主張我是非常贊同的，不過還有一個貢獻，就是淮安小學在江北是一盞很亮的明燈，鎮江新安同鄉會希望趕快的把小學辦了起來，在江南作一盞明燈，這樣分工合作的把燈點了起來，照徧這個江南江北。」

其餘還有幾個人演說，玩把戲，到七時散會。

稍遲便聚餐了，是參加大會的人都被同鄉會留下，八時纔歡歡喜喜地散了。

十二月十二日

遊伯先公園參觀榮昌火柴廠遊玩金山廣新茶號請吃飯

出席穆源小學歡迎會

楊永鑫記

新安、徽寧同鄉會的諸位先生愛護我們的熱烈情緒，簡直使我有形容不出的感激。他們籌備已久的歡迎會，在昨日風和日暖中過去了，和風暖日是在同樣的感謝諸位先生吧！

早晨黃樂民朱季恆葉受夫黃白民……諸先生在八時就來了，他們臉上充滿着歡悅、和愛，他們是來領導我們去參觀的。

在未出發之前，諸先生和我們把參觀場所和程序決定如下：

先到伯先公園、民教館、城西施教區辦事處，再到金山河大中華公司榮昌火柴廠，遊金山，再折轉至廣新茶號，末了出席穆源小學歡迎會。

九時我們出發了，約莫二十分鐘到了伯先公園。這公園是關在山上的，聽說就是雲山。進了公園門，中央有一個銅像，不消說這就是趙伯先先生了，在兩傍有飯店和照相館，山頂上有公共演講廳，這就是民教館設立的，裏面掛着國恥圖畫和標語。還有一個使人注目的東西，是一座紙骨做的我國萬里長城，這是一個立體的模型，上邊塗着黃色的城牆，綠色的樹，在城門上面有幾個日軍把守着，傍邊有日旗和大炮，在城上各處都有日軍在放哨。我們當時看了不知這是什麼意思，後來據同鄉會中的先生說，這是鎮江民教館由日本買來的，在

日本國內，日政府特爲製這種玩具給他們國裏小孩玩，鼓勵小孩以後要奪取我國長城，使每個純潔天真的小心靈中起了無限的對華讎視。親愛的讀者，帝國主義者在用這些殘忍毒辣的手腕，時時在垂涎着我國，想來這是多麼懼怕而痛心的事啊！我們想：讀者也會知道，帝國主義不僅用這種玩具來轉變兒童的心理，聽說在小學教科書上說我民族是由帕米爾高源來的。現在中國的地方以前都是日本的，叫他們小孩誓死要收回他們土地……親愛的讀者！帝國主義者是時時想鯨吞中國，想毀滅我們的中華民族，我們要再不覺悟，那就滅亡無日了！

山有原有的財神殿，現改爲趙伯先祠了，因時間的阻礙，我們沒有進去看。

X X X X X X X

翻山沿着金山河到大中華公司發售火柴廠參觀。當時該廠臨時備辦茶點，由執事許成身先生招待，繼承該廠技術員周太初先生出席講述火柴沿革。據云火柴是在近百年前一位英國人發明的此人名華甘 Walker。這種火柴的最初原料是用洋燭、綠酸鉀、硫化鐵……製成。那時火柴是抽挪式的，有暴烈性，非常危險。後來經過六七年，有一個法國人名沙力 Dole者發明黃磷火柴，樣子和現在的紅頭火柴差不多，隨時可以磨擦着火，可是沒有現在的好，

但是又比英人發明的好得多了。

在最近的七十多年前，又有一個名龍士 Lundström者，就是現在人所稱的火柴大王，瑞典人，他發明了安全火柴，改造了法國人沙力的黃燐火柴。沙力的黃燐火柴就是黃燐做的，這黃燐對於工人身體很有妨害，據說最重要的害處是會掉落工人的牙齒。現在的龍士把它改爲了無毒燐，對於工人無損。安全火柴，就是現在的黑頭火柴。

工業幼稚的中國，現在還沒有用機器來製造火柴。據周先生說，只有上海有一家用機器製造，可是這廠主是瑞典人。

最後我們又請問了周先生幾個問題如下：

問：「梗子的原料是什麼，出在那裏？」

答：「是白楊樹做的，我國的河南以及東三省都有出產，可是河南出產的顏色不好，東三省所產顏色雖好，但已在日人勢力之下了。」

問：「中國梗子是從那裏買來？」

答：「此種白楊大都以日本、加拿大、俄國、美洲出產爲多；我國現在不能到日本去

買，大都購於俄國。」

問：「請問火柴盒是什麼原料製成，出產在那裏？」

答：「就是我國的本松。」

問：「請問現在的安全火柴是些什麼藥品製成？」

答：「有松香、三硫化銻、赤磷、綠酸鉀、硫黃、牛皮膠、玻璃粉……等，大都購於外國」。

周先生和我們談話後，即領我們各處參觀，首由提梗、排板、打平、上油起，直至上藥、烘燒、拆板、刷邊、裝盒、裝包、溫房……各部止，承周先生逐一說明，非常週到。各部都是人工，做法熟練。溫房是專門烘乾火柴用的，裏面放着火爐，空中懸着電風扇，據說這是調劑室中空氣用的。室裏的溫度是九十度，據說溫度倘若超過百度以外，就會爆炸。包裝部，是專門包小盒火柴的，裏面都是女工，她們的手腕非常敏捷，包裝的速度，使人要驚奇。這時看出手的藝術了，「手藝」兩個字現在我們纔領略到。

末後我們又請問了周先生幾個問題如下：

問：「請問近來我國火柴業經營怎樣？」

答：「現在的火柴稅非常重，以前一箱火柴納稅七元五角，現在却增加至十七元四角了，所以價值四十元一箱的火柴，現在不得不加到五十幾元一箱了，因此火柴業也受了不少影響。還有兩項重大原因（一）是外貨侵入（二）是國內同業的互相侵軋，火柴業因此兩重問題更大受打擊。」

問：「請問倘要挽救這種危機，應怎樣？」

答：「第一要加高關稅，使外貨不得逞，此問題果能解決，上邊的第二問題也就同時解決了。」

問：「請問貴廠有多少工人，他們的工價怎樣？」

答：「共有七百多人，最多工價一元餘，最少為四五角。」

問：「貴廠開辦有多少年歷史？一年能做多少錢生意？」

答：「十二年；現每年做生意三百萬，每年出貨八萬木箱。」

我們由此就告別周先生榮昌。離開了。

久慕的鎮江金山寺，今天看到了，大門上寫着「江天禪寺」四個字。同鄉會諸先生在下
面月台上等着我們，由朱季恆先生領我們往上爬，直至那座塔頂。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久
停，所以到了塔頂，即時就下來了。記得那塔前的「上重雲霄福界天人」八個字還隱隱的在
眼前一般。

由塔頂下來，直至觀音殿、觀音閣、藏經樓，廚房等處。在淮常聽說的金山寺的大鍋，
今天也得看見了，果然很大，共有三口，有口較小一點。裏面拋着許多銅元，據說都是善男
信女佈施的，燒飯和尚確實每日倒多一筆進款！

有一個和尚正在掃地，我們忽忽的問了他幾句話：

問：「請問師傅：這鍋子裏能煮多少米？」

答：「三擔。」

問：「能盛多少水？」

答：「二十擔。」

問：「這裏面有多少大和尚吃飯？」

答：「三四百人。」

問：「這都是常住的嗎？」

答：「不是，都是常來常往的。」

問：「這些開支由那裏來的呢？」

答：「這裏有田地。」

問：「這裏有多少寺產？」

答：「這我不知道了，我們出家人，不能多說。」

我們也就跑了。

法海洞，我們以為是很深大的洞，誰知就是一個小石屋，裏面有一個和尚管理，空氣非常窒塞，有一座金色的菩薩，已經被香烟薰得發黑了，中間掛一慘淡的佛燈，好似死了人的七燈一般黑。那菩薩大概就是法海吧，在兩傍有副對聯寫着是：

「平間石室安禪地蓋代功名不易磨

白蟒化龍歸海去山中留下老頭陀」

急忙奔出法海洞，由飯堂前經過，裏面放着許多桌子板櫈，上邊有一塊匾額，引用着朱伯廬的半句治家格言——當思來處——他這句話我認爲是對的，不問任何人吃飯都應「當思來處」。可是想了思了之後，我們應該怎樣去報效農人？這問題我感覺纔是當思當想的最目的。寫這匾額的八股先生我想他絕未想到這裏，他的用意大概是叫和尚愛惜米穀罷了。就是發明這句子的朱伯廬或許也未想到這裏。

白雲朝陽仙人各洞，因時間關係，未能一看，途中黃樂民先生都述敘甚詳。

X X X X X X

廣新是鎮江最大的茶號，經理是安徽人，不消說也是新安同鄉會中的一位會員。那位經理方先生見我們去時，非常歡喜，先招待我們茶點，繼着領導參觀該號各部，首由揀茶部看起，直至烘製部，營業部，批發部，各部均非常整潔，地上均裝有地板，各部工作人員非常清潔熟練。末後由方先生講述茶的產地，以及近來我國茶業之狀況，後承方先生留飯。告別時，方先生還贈龍井茶七罐，由此我們離開了廣新。

出席穆源小學歡迎會

穆源是一個私立的完全小學，楊公崖先生出資贊助最多。楊先生非常熱心教育，這是鎮埠人士大都知道的。昨日新安同鄉會開歡迎會時，楊先生熱烈的前來參加，所以在昨天我們認識了楊先生。

據黃樂民先生說，楊先生對於孫中山先生非常信仰，他在民國未成立時曾奔走活動，參加革命工作，現在他一心從事教育，除辦穆源小學外，尚辦有一所鄉村小學和一個閱報室。閱報室是楊先生紀念「九一八」的，所以叫做「九一八閱報室」。據黃樂民先生說：在閱報室落成後，閱報人無多，楊先生即添了許多的設備，並且購買了許多好茶葉，烹茶進客。因為有報看，又有茶吃，於是閱報室裏每天都充滿了閱報的人了。

據黃樂民先生說，楊先生的資產很少，而一年的擔負却很重，他除要出資辦兩小學和九一八閱報室外，常時又捐助其他的公益事業。

昨日蒙楊先生熱烈的約定了我們，今天下午去穆源出席他們的歡迎會。

我們還未走到穆源的門前，早見到楊先生站在那裏盼望了，見面後，兩方都有說不出的熱情。

先在會客室略爲休息，楊先生並介紹校長俞煥光先生談話，相繼楊先生領導往各部參觀，由各教室參觀後，至圖書館，圖書館係在一新建的小樓上，非常整潔，光線和空氣，亦充足流通，管理圖書，每日由同學輪流擔任，牆壁上掛有高年級同學書法，裱成條屏，非常鮮美，藉以引起同學對於書法之興趣。書架極爲小巧，所以該校範圍雖不算大，倘以「巧小玲瓏」四字來形容，很能相合。

由圖書館轉入了大禮堂，這時該校全體同學和老師全都會集在禮堂了，真是濟濟一堂，多麼的熱烈呵！在室裏牆壁上都貼有很動人的標語，大都是歡迎我們的語句，在講台背後有張標語是寫着「以十二萬分的誠心歡迎新安兒童旅行團！」我們看了，實覺慚愧得很，我們有什麼值得人家這樣熱愛呢！

由該校同學尹銘主席，報告歡迎意義，大意謂：

「……諸位沒有家長，沒有先生領導，吃苦耐勞的到繁華遠道的上海去遊歷，這是我們

非常敬佩的！……

「希望諸位把在大都市所得的好處，帶到農村裏來，告訴給農村裏的小朋友……。

「今天更希望諸位把這次旅行上海的經過，向我們報告一點……。」

繼由新安同鄉會的黃樂民先生演說：

「諸位小朋友！今天兄弟跟隨了新安兒童旅行團到貴校來參加這個盛大的歡迎會，非常榮幸。

「剛纔主席說的，兒童旅行團的小朋友能吃苦耐勞，據我兩天的觀察，他們實在能刻苦的生活着。他們一方面學，一方面做，他們的主張所謂「教學做合一」就是這一點……。

「他們爲什麼要旅行？他們是感於我們國家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候了，日本把我們的四省已經拿了去，但是他還並不就這樣干休的……。

「諸位！帝國主義者是四面八方的把我們包圍着，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我們是沒有鎗的，但是我們不要以爲沒有鎗就不能打倒帝國主義，所以我們必先做一個好的國民，把國家內部弄好了……。

「我們爲什麼要受教育？就是因爲要生活，要奉養我們的父母，要保護國家，但是我們不僅要讀書，並且一面要做，他們七位小朋友就是這樣。」

「兄弟前次到南京去參觀一個農村小學，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教幼稚園，而且非常好，他回去還教他的父、母、哥、嫂，同時他又和比他年齡大的同學去學，這也是教學做合一的……。」

「新安小朋友是新教育的先鋒，我希望他們把這種精神推開去再去教人！」

校長俞先生演說：

「從前在報紙上見到諸位從淮安旅行到上海的消息，我們以爲是一種沒有的事，現在我們確實知道了，諸位的冒險自治的精神，我們非常敬佩的……。」

「世界是我們的，是等着我們小朋友們去開闢，新安小朋友是開闢世界的先鋒，我希望我們這邊的小朋友要和新安小朋友去學。末後並祝新安小朋友健康！」

繼由楊公崖先生演說：

「今天這個會，是我在昨天去參加新安徽寧兩同鄉會歡迎新安小朋友時候我和新安小朋友」

友約定的，請他們來玩玩，我想到這邊來玩也沒有什麼可以玩，也沒有什麼可看，所以就舉行這個會了。

「我們這邊小朋友，雖然有各位先生每日領導着，但他們所見的知識很少，今天雖然有許多話要說，但是還有一點退縮，這是因為平常沒有練習的機會。

「……新安小朋友有堅強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所以我們這邊同學要以七位小朋友做模範，敬祝七位小朋友更進一步的努力！」

繼有穆源的兩位先生，以及新安同鄉會章機先生演說，語多懇摯鼓勵。我們由永鑫代表報告，末並謂：「……從此我們新安小朋友願與穆源的同學做一個親密的朋友；剛纔見到貴校的標語有『與時並進』的一句話，這正含有重要的意義，我們願與諸位同學携手一同向着時代邁步，我們和着時代並進！……」

最後永鑫代表我們新安的同學向楊先生以及穆源各位先生各位同學以十二萬分的熱忱致謝！

末後，有我們唱鋤頭歌，穆源同學也有表演。惜天色漸漸的晚了，穆源同學尚有許多節

目未能表演就散會了。

散會後，楊公崖先生復邀至會客室，吃點心，吃畢，我們纔熱烈的分別了。

楊先生對我們真算懇摯極了，記得在同鄉會歡迎會時他的沉痛懇切的演講，以及他送我們的紀念章傍邊印的「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字句；……這都是足以表示楊先生對我們的熱忱的！

十二月十三日

參觀潤商小學離開鎮江

程昌林記

今天下午就要乘輪回淮了，我們的行李是很簡單的，所以很快的就打好了。現在纔是七時半，時間還很早。於是就決定參觀潤商小學！

八時半，由朱季恆先生領我們去參觀，到了門口，抬頭一看，就見白粉牆上寫着幾個大字：「學校是兒童的第二家庭」，這句話就可以代表學校是個大家庭。進了門，送了一張片

子給傳達，停了一會出來了一位先生，他同我們打了招呼，便領着我們參觀。他們的房子也是樓房，樓下是一二三年級教室，樓上是四五六六年級教室，共有十六位先生。

那位先生，帶我們參觀了幾個地方，便到教務室談話。這個學校是鎮江的商店捐錢辦的；所以叫做潤商。這位先生問我們旅行經過，我們一一的都答復完了，便辭別了。

歸校了，在午飯前已把行李整理停當，吃過午飯，同鄉會各位先生都來了，有的是到輪船碼頭那裏去會齊的。我們背着包袱走，有兩輛黃包車夫贊我們拖着重行囊。

新安同鄉會，最近想辦一個小學校。各位先生是非常熱心生活教育的，他們預備辦的這個學校也是主張生活教育的，故此我們在鎮，各位先生常和我們談起這件事情。他們又請方與嚴先生，幫助他們籌畫，並要方先生介紹人才。於是方先生便代他們請孫銘勳先生和戴自俺先生兩人來鎮。

各位先生同着我們一面談着此事，一面走着。各位先生是熱心社會事業的，待我們回校，汪先生南下時，一定要請到同鄉會來詳談辦法。

不知不覺間到了航業公會了。於是楊永鑫以及葉、黃兩位先生到裏面去接洽。交涉了好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纔有一個人出來和我們一同到福運輸局去，一路還說着許多靠不住的話。

到了福運輸局，航業公會的那位進去，我們和各位先生，也同進去，復向輪局交涉。輪局是不答應免費的，各位先生和船上人交涉了多時，纔得了一個小房艙，花三元四角錢。這個船費也是同鄉會給的，各位先生對我們可算十二萬分的熱心了。

票事交涉好了，把行李等放在輪局上，各位先生又領我們到靠近的一個照相館去攝影。到的有：楊公崖、黃樂民、黃白民、楊蔭庭、葉受夫、萬見三、周翰臣、畢躍初、舒召南、方恩普、朱季恆、章璣、方奐、董楊文霞諸先生，照了像，船快開了，於是我們便上街去，各位先生幫助我們，拿東西上船。到了船上，各位先生又幫助我們扛到艙內去。一切安置好，再同諸先生握手作別了。

十二月十四日

到了淮安

靖秉銓記

今天夜裏約三點鐘，輪船靠了淮安西門輪船碼頭了，我們便叫了一個搬夫，從輪船上把我們行李搬上岸，我們也都上了堤，把東西查收了，便給搬夫小洋二角。地面上泥很爛，一脚踏下陷入泥土很深，我們就在附近小客棧裏約住了一點多鐘，因為我們上岸的時候，天還黑，堤上沒有黃包車，所以在客棧裏住了一點多鐘。天亮了，我們便顧了兩輛黃包車，把行李拉到校中。我們走到北角樓唱着鋤頭歌，不一會便走到學校的後面了，有一位同學手裏拿着大爆竹放，歡迎我們。我們走進了學校的大門，本校的汪先生也出來了，和我們握手，又拿了照像機即代我們拍了一張像片。

到了九點鐘，本校同學和老師開了一個歡迎會，我們旅行的同學把我們的旅行經過報告給同學和老師。開完了歡迎會，我們七個人一同到各人家中走一趟。

下午，我們的汪先生，又把我們引到捐助我們旅行費的幾位先生家去，這幾位先生見了

我們，是很表示同情歡喜。又給了我們一些誇獎和鼓勵。

十二月十五日

發出的公函目錄

- (一) 給時事新報館……………(二四三)
- (二) 給內河航運公司……………(二四四)
- (三) 給蘇報社……………(二四四)
- (四) 給鎮江車站……………(二四五)
- (五) 給黃警頑先生……………(二四六)
- (六) 給吳蘊初先生……………(二四七)
- (七) 給旅鎮新安同鄉會……………(二四八)

發出的公函

給時事新報

逕啓者，當茲國難臨頭，民族存亡已到最後之一刹那，而適應此嚴重關頭之方策猶未多見。救亡圖存之道萬千，當各盡所能，不在多言，而敝校則視教育此民族的新生命，爲更急不容緩。中國教育無自己適應環境之自然法則，東抄西採，雜會而成系統，欲求發生新的力量，非緣木求魚而何？敝校爲集合少數有志革新教育事業之青年而成，但因於經濟，奮鬥已第五年開始，而有志難展，徒喚奈何？今者爲發展兒童自己的力量，并欲引起全國兒童之奮發起見，特組織兒童旅行團來滬參觀。

貴報本爲兒童謀幸福之本旨，予以最有力量之贊助，至盼至禱。再附上印刷品三種，請作事實之註脚看，如有未當，請加指示。祇有最忠實之批評是出於最摯愛者之口，祇有勇於接受

批判者纔有新事業。區區之意，當可鑒察。專此敬上
時事新報館。

給內河航運公司

逕啓者，敝校爲發展兒童學識能力起見，特組兒童旅行團，旅行鎮滬參觀，事屬創舉，惟經費困難，素仰

貴公司熱心公益，愛護兒童，請予免票優待，無任感激！此致
經理先生台鑒。

給蘇報社

逕啓者，敝校兒童旅行團，於今日起程南下，過鎮轉滬，參觀約一週即返鎮，再擬在鎮參觀

新建設及規模較大之工廠、學校數處，以廣經驗。惟該團俱係兒童，鎮地，人地生疏，而經費不裕，當來

貴館參觀時，即請

賜教一切，俾該團得以無上便利。想

貴館素爲兒童謀幸福，當樂予所請也。不勝感激！此致

蘇報社。

給鎮江車站

逕啓者，敝校爲實驗新教育之理論，以發揚兒童振作精神，特組兒童旅行團（計七人）赴鎮滬旅行參觀。惟旅費極窘，敬懇

貴站長以提倡新事業之熱心，予該團以來回鎮滬免票之優待，俾利進行，事關兒童幸福，想貴站長當能以愛子女之熱情，而推愛及該團也。如蒙見助，至紉公感。此致

京滬路鎮江站長。

再時期迫促，不及候覆，該團抵鎮後，即持片晉謁，請予接待，并望予該團指教。校敵之教育主旨，爲社會即學校，則貴站長實亦即該團之最敬愛導師矣。又及。

給黃警頑先生

警頑先生：

民族危機到了最後的呼吸，國家存廢，如再無振作之方策則危亡可以立待。敝校同人爲中華民族的新生命着想，加緊生力軍的培養，實爲緊要之途徑，此同人誓志於新教育事業也。今者敝校兒童七人，組織之旅行團，即將出發矣，南征千里，過鎮來滬參觀，以實驗「社會即學校」之教育主旨。

先生爲滬上人物之中樞，該團抵滬後即當首先晉謁。尙希賜教，并請予以贊助。該團旅費極窘，而壯志可慰，倘費用不繼，敬祈

先生爲之登高振臂一呼，庶可不致使該團淪爲吳市吹簫之伍子胥，則感激不盡矣。事關提倡中華兒童創發的新精神，想先生當樂予援助也。此上，敬祝康樂！

新安小學全人謹啓

給吳蘊初先生

蘊初先生：

聞先生之所行所爲，欽慕久矣。今者國勢阽危，民族存亡在呼吸間，敝校視國家之前途，當以發揚國民之新生命爲更緊要，特組兒童旅行團，以爲全國之兒童倡，籌備成立，卽過鎮來滬參觀。

先生爲中國有數之工業家，該團抵滬，卽當來訪，一親先生之風采，藉觀先生手創之偉大事業，以資啓示。想先生愛護兒童，當予接待，并請賜以

教益也。此上，敬祝

康樂！

給旅鎮新安同鄉會

諸位先生：

昨讀新安月刊，敬悉諸位先生準備籌備最盛大最熱烈之歡迎會，歡迎敝校兒童旅行團，邀聽之餘，曷勝感謝。

敝校為實驗新教育之理論，組織兒童旅行團，一在實驗理論之是否真實，一在喚醒衰老的民族意識以圖存，以科學之態度做新興之事業。惟此項事業前途之偉大，決非少數人所可勝任。從敝實感才淺而力薄，敬希賜教以正謬誤，是不僅區區個人感戴，中華民族實利賴之。該團蒞臨時，即希諸先生面賜教言，以宏造就，幸甚！謹佈區區用致謝忱。專此，敬祝康樂！

十二月四日

發出的信件目錄

(一) 給陶知行先生.....	(二五二)
(二) 給陶知行先生.....	(二五三)
(三) 給孫銘勳先生.....	(二五四)
(四) 給孫銘勳先生.....	(二五五)
(五) 給孫銘勳先生.....	(二五六)
(六) 給孫銘勳先生.....	(二五七)
(七) 給孫銘勳先生.....	(二五七)
(八) 給時事新報索照片.....	(二五八)
(九) 給黃警頑先生託索照片及其他材料.....	(二五九)
(一〇) 給江浙安同鄉會的兩封信.....	(二五九)

- (一) 給權之先生……………(二六〇)
- (二) 給楊公胤先生……………(二六一)
- (三) 給黃樂民先生……………(二六一)
- (四) 給陸靜山先生……………(二六二)

發出的信件

知行師：

七個小光棍，拚命要南征；

旗幟一打好，擇期就啓程。

小光棍的旅行團，是已九分決定要到上海去觀光了。我們不能籌出多少旅費，是準備着討吃。我告訴他們，餓肚子行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們笑着回答，祇要眼睛飽了，管不得肚子暫時的餓了。他們這種氣概，我覺得是中華民族的新生命，也就不顧一切的來規畫這件事了。

旅費：船費，去的不成問題，來的也另有辦法，車費已去函交涉全免，萬一不成，四等車兒童團體票，也很有限。

伙食費，預算每天每人二角，從淮安直到上海的費用，大約不成問題，到了上海，又將

怎辦呢？真要學伍子胥吹簫的辦法嗎？我想：時代差得很遠了，當不至於此地步。我已以學校名義，給黃警頑先生寫了信去，一則要參觀商務印書館，二則也希望他爲兒童幸福的緣故要給一點援助。天廚味精廠吳蘊初先生，我也去了信，要求參觀他的工廠。因爲吳先生是個貧寒力學出身，可以給孩子們一個鼓勵的榜樣，時事新報館也去了信，一則他頗有言論界的地位，讓孩子們去參觀一下，認識認識。再則，希望他們藉此傳個信號出去，給中國的被牢獄封鎖着一般的兒童們一個新鮮的刺激。

我嚷着這就是「社會即學校」的一個步驟，但是，行師！是不是這樣簡單呢？

他們的旅行生活計畫是寅會、晚會、寫日記，照在學校一般的排列，每天有輪流的主席，有兩個固定的紀錄。此外的事務，分成四部，一是交際，二是賬務，三是行李，四是醫藥，約定每天要有一份報告信寄回來。事實上恐怕時間不夠支配，做不上來，但規定着待做到如何程度再說。參觀目的：工廠、學校、其他文化機關，當再擬一個參觀日程，到滬後，留待吾師斟酌。

行師！你將怎樣招待這個小光棍團呢？

旅行團行期本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乘鎮淮班輪南下，二十四五日可到滬，在何處訪你呢？

達之一九三四，十，十七。
三

知行師：

旅行團連次給我報來的消息，我很快慰。我覺得宇宙間的一切都是「力」的表現。不過這次旅行團，過去「力」的培養尙覺太薄弱，太幼稚了。但這是時間和現有環境的控制，我們祇有朝能把握住現實地去做。

這裏溫度降得很低，早晨已見薄冰，我想到旅行團的這一羣孩子身上還穿的是單衣夾衣，在江南恐也不夠禦寒了。吾師或已注意及此，他們每人要做一件粗布棉大衣，棉袴棉小襖之類，因為他們根本就沒衣服，縱有，也是父親和哥哥穿舊了不完全的破棉花頭子。他們要添置可以禦寒的衣服，是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但我的建議，第一，要用他們的勞力去換取，這中間又有兩個問題了；一、他們的勞力，有沒有消納的地方和機會？就是說，勞力可

有出賣的機會？二、他們究竟是小孩，他們的勞力，夠不夠賺到目前急切需要的衣服的代價？

衣服的問題，是要在滬上想辦法。回來後是絲毫也沒有辦法可想的。

這羣不幸孩子的安全，在我們尙未把他們扶植到獨立的時期，是負了整個的責任的。我很掛念！行師！

旅行團的一切行動，你將給怎樣的評價？

銘勳：

昨接你信，使我將不敢自信的旅行的計畫，又重新提醒。如是我又在打算這件事。

今早內運動中，使我對於這件事有許多新的開展，待一會就召集一個會議。

我以為這是一種新的試驗，有宣傳的必要。必定要有組織，有辦法，有意義，我將爲此擬一個宣言和辦法。

如有辦法，或者另外尙可籌集一點旅費也說不定。

如黃警頑先生，以及上海報館，如時事新報，都要用學校公函去通知，并請指示參觀等。如此一來，不宣傳而宣傳了。

不過現在，就有許多困難擋住了，如目前吃飯費，是上月六十五元中餘下來的，只有五六元了。雙十節尙要許多用費。

黛勃：

兒童旅行團已經定奪，宣言等擬就，即待刷印。行期最好本週內即啓程。如本星期五或六不能成行，下星期準可啓程。

你處離北站太遠，他們到滬後如何和你接頭？

在滬生活計畫，我們當先擬一個，到滬後再就實際情況，你給他們多多供獻些實際採用的意見。

你接此信後，即將你的意思關於旅行團的一切，快告訴我們。

達之一九三三，十，十七日。

銘勳：

刷印品三種今日方印好寄上，仔細看一下，有修正的地方，好設法改正。

行期決定二十二日上午乘鎮淮班輪到鎮，擬在鎮不停留。如此，二十四五日當可到滬。

旅行團的七個人，都在感着莫大的興趣和希望中的快樂，當然，這是最好的教育的機會了。

他們的快活，我想是和那太平的京都武場的新狀元一樣。可是意義和要發生出的力量都有霄壤之分吧！

這次旅行團天任很熱心幫忙，船是他去交涉的。

時事新報館、天廚味精廠，和黃警頑先生，我都另有公函去通知。旅行團到滬後，這三處一定要去。

所以困難問題，一定還要拉着黃先生來代作解決。

達之一九三三，十一月十九夜。

銘勳：

旅行團的一切，你要站在參謀或顧問的地位，讓他們去闖。我擬的參觀日程，是憑一己的推測，當然不能合事實的地方很多。

昨天他們出發很播動，尤其是他們在船頭上向歡送和碼頭上立着的觀衆高呼口號時的舉動，很驚人。

我想我們要得事實的教訓，但這是給別人以事實的教訓，也是重要的。

達之一九三三，十，二十二早。

銘勳：

今天纔接到旅行團自鎮江寄來的信，使我擔着莫大的心纔放下了一半。

時事新報館，竟不給我們的消息披露出來，這很使我惱怒，你瞧他們連日登載的那些哥兒小姐們的武八股是多麼興致的鼓吹啊！

使我感着所謂輿論的幼稚，我失望了，但都增進了我的奮勵。

他們這次寄來的信，共有六個人的，從信中的報告推測，他們的生活規律，尙沒有亂。我祇有祝福他們，從這次的旅行，就將自覺的意識促醒了。

他們總該永遠不能忘記，爲什麼七個人的正式團體，尙不認作團體，交涉半票尙要故意留難，費去如許麻煩。而要人的專車，則有一呼卽來者，究有何解。這是事實的教訓的好例子。

我期待着事實將給我以新的告訴。

達之一九三三，十，廿八夜。

時事新報館諸位先生大鑒：

逕啓者，敝團抵滬以來，深蒙各界看護和幫助，尤以貴報爲甚，足徵貴報提倡兒童教育，不遺餘力。如此不但敝團深爲感謝，卽敝校同學全國小朋友也要同聲稱道。

茲懇者，敝團因返校在即，現正收集材料籌備報告事宜，因貴報曾爲敝團攝影一次，望

貴報惠賜一二張以備做團報告刊載用，不勝感謝！特此，敬祝
公安！

新安兒童旅行團謹啓十一月廿四日。

警頌先生：

此次做團來滬承蒙先生領導參觀，隨時指教，昨日又接得先生寄來穉先生的信，並剪附報紙三張，足徵先生提倡兒童教育之熱心，同學等不勝感激！今因返校期將近，先在滬整理報告事宜，收集現有材料，特懇先生把前次在聯歡會所攝之照片轉乞惠賜一二張，以備做團刊入報告中，不勝感謝！特此，敬祝

公安！

新安兒童旅行團謹啓十一月廿四日。

白民、蔭庭、季恆，三位先生：

前次因時間匆促，未即候教。十一月八日曾接來示，謬承誇獎，不勝慚愧！敝團決於本月十日離滬，計畫在鎮作二三日之勾留。把晤匪遙，屆時再為請教！特此奉復，敬祝康樂！

新安兒童旅行團謹啓

新安同鄉會諸位先生：

敝團已決定明天（十日）上午由上海動身，大約下午四五時即可到鎮。到鎮時必定至貴處拜訪，并請

諸位先生指教。先此上達 敬祝

大安！

新安兒童旅行團謹啓三三，一二，九。

植之先生：

敝校兒童旅行團歸來，敝及先生熱心社會事業，以圖挽國家種族存亡於最後關頭，又厚贈該團，實令達之感佩無已。

亡中國者必中國人，中國不亡，種族有救。從先生之精神，可斷言矣。想先生之風，不久將遍全國中，此自敝校之七小孩每一提及先生，輒津津樂道觀之，當信吾言之不爽也。

達之擬於廿五六啓程南下，過鎮冀圖一瞻風采，藉聆教益。先此敬致謝意，并祝

康樂！

十二月廿一日早。

至感先生以純潔之熱忱贊助敝校之主張，謹致謝意，并祝

康樂！此上

楊衍長先生

十二月廿二日。

樂民先生：

兩信俱收到，

旅行團亦已平安返校。

據各團員報告，諸先生之熱忱招待，至深感激。

達之擬於廿五六，啓程南下，到鎮時當趨訪面致謝意，惜時間所限，未能在鎮多留，藉領教益，爲憾事耳！

先生等以真摯之忱，欲作新教育實驗之宏圖，無任佩服，垂詢之處，當揭所知奉告。專覆。敬祝

康樂！

同鄉諸先生敬祈代致謝意不另。

十二月廿一日夜。

靜山先生：

在滬得見先生，深蒙指教，復蒙寄給兒童新聞，囑托帶往杭州銷售，奈因許多原因，致

旅行計畫未能實現。最重要的是因恐運河結冰。運河是出入江北的唯一道路，一旦結冰，則航行斷絕，我們倘若在未結冰之前不返淮，那就要等春天解冰時方能回淮。

運河結冰成了我們唯一的阻礙，因此就不得不打消赴杭的計畫了。（但初計畫赴杭時，也會顧及此項問題，因在滬逗留過久，故致把往杭的時期悞了；而事實的需要，那時又不能按着計畫的時間離開上海）

杭州因不能前往，致先生所寄來之兒童新聞亦不能如願售出，除在滬銷去少數外，尙有多份存在。這是我們對於先生以及全國盼望我們赴杭的各界人士表示十二萬分歉意的事。

先生所寄來之兒童新聞共爲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期；二十九、三十兩期已知爲一百五十份；但三十一、三十二兩期的份數未蒙示知；當時在滬即欲將報費奉上，因後來不知份數，又因每日忙於參觀，遂將此事忘却了，直至由滬返淮後，復又想起報款的事。當時曾有函給先生請示報的數量，以備奉上報費，但未見示復。

旅行團去歲離校五十餘天，急待要做的事，都延誤下來，以致回校後又忙於現實生活，旅行報告也一再延期，近得寒期餘閒，努力完成，兒童新聞賬乃得結算清楚，即寫這封信給

先生以清手續。

第二十九和三十兩期共爲一百五十份；三十一、三十二兩期各一百份，共爲三百五十份；除代售八十份，今由郵寄上郵票四角，餘下二百七十份奉還，祈檢收示復。特此敬祝
康健！

新安第一次長途旅行的七個小朋友謹上

出發後往來的信件目錄

- (一)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一封信……………(二六七)
- (二) 吳君勉先生給曹天任先生的信……………(二七〇)
- (三)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二封信……………(二七一)
- (四)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三封信……………(二七二)
- (五) 陸靜山先生給我們的信……………(二七六)
- (六) 方與嚴先生給我們的信……………(二七七)
- (七) 家庭工業社祝詞……………(二七八)
- (八) 鎮江新安同鄉會給我們的信……………(二八〇)
- (九) 嵇彞青先生請往江淮旅滬同鄉會致黃警頑先生的信……………(二八一)
- (十) 程國英先生給陶知行先生的信……………(二八二)
- (十一)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四封信……………(二八四)
- (十二) 華德路小學請演講的信……………(二八七)
- (十三)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五封信……………(二八八)
- (十四) 陸靜山先生給我們的第二封信……………(二八九)
- (十五) 銘勳師給我們的第一封信……………(二九〇)
- (十六) 陶知行先生給達之師的信……………(二九一)
- (十七) 陶行知先生給程國英先生的信……………(二九二)
- (十八)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六封信……………(二九四)
- (十九) 銘勳師給我們的第二封信……………(二九六)

- (二十) 澄衷學校小學部請演講的信……(二九七)
- (二十一) 張翼先生給陶知行先生的信……(二九八)
- (二十二) 大夏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會請演講致陶知行先生信……(二九八)
- (二十三)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七封信……(二九九)
- (二十四) 盲啞學校覆我們的信……(三〇一)
- (二十五) 光華大學中學部請演講的信……(三〇一)
- (二十六)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八封信……(三〇二)
- (二十七)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陸幹臣先生給陶知行先生的信……(三〇三)

- (二十八) 寶山縣教育局請演講馮國華先生致陶知行先生信……(三〇四)
- (二十九) 滬江大學戚心一先生給我們的信(三〇五)
- (三十) 滬江大學戚心一先生請往演講致黃警頑先生信……(三〇五)
- (三十一) 光華大學楊衍長先生給我們的信(三〇六)
- (三十二) 汪小文小朋友給我們的信……(三〇七)
- (三十三) 新華銀行給陶知行先生的信……(三〇八)
- (三十四) 喬彞青先生給曹天任先生的信……(三〇八)

出發後往來的信件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一封信

親愛的小朋友們：

這是你們離開我的第一個早晨，在四個月以來，我們不曾有過這樣的冷清。

我祝福你們，勇敢地戰勝旅途的一切困難，快樂的，平安的達到了目的地。

輪船開後，我站在碼頭目送着你們：「乘長風，破萬里浪」的踏上你們的征程，一直待到輪船的影子看不見了，回頭要走時，見昌林和俊卿的父親也和我一樣的目的送着你們，雖然他們的期望是不會和我相同。

我回身去向那位給我們交涉船票的張先生致謝，張先生一見面，熱烈的上前來和我握手。我和他，你們都知道是不很熟識的，這次的握手，是超出尋常的友誼，小朋友你們想一

想，總該能知道。

小雨還在下，我進城去把給蘇報的一封快信發出了，仍舊出城從堆上回來，平時爲經濟時間我一定要坐車，但這次偏要走，慢慢地走，車夫都上前來兜生意，我也不能去睬了，因爲我要一邊走着，一邊考慮許多問題。

每天的生活是討論好了，早上和晚上是我們自己燒飯吃，午飯是俊鑫和順保各自回家，我祇要兩個雞蛋幾塊大餅，和留下的一瓶開水就行了，今天就這樣的開始。

他們更有勇氣，要將你們未曾完成的工作都要完成起來。

看着吧，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都要努力建築一個新的自己，我們看看誰的進步是最快的。

我們的生活態度和精神，是要排除舊的不合理的一切，我們要爭鬥，要和「時間」爭鬥，因爲牠稍縱即逝，要和不合理的一切生活習慣爭鬥，因爲牠時刻要來征服我們，毀滅我們。

爭鬥，向時間去爭鬥，活了一天可以抵人活上了十天和百天。向不合理的一切去爭鬥，

總有我們自己，總有我們新的建築。爭鬥，我們要認清我們自己，更要認清我們爭鬥的目標。

舊的一切，是大的腐化劑。

昨天船艙中很擠，我很記掛着你們的生活是否能照着計畫實現了。這是爭鬥的時機，我等待你們的報告。

將我們的生活的態度和精神散佈開去，給人們以具體的生活印象的刺激，這也就是我們小小的一種貢獻。親愛的小朋友們，一齊努力，實驗我們的計畫。

你們去後，社會上批評一定很多，但我們只有大膽去做，虛心的容納，新安是有他的光輝，就要射出來的。

俊鑫說孔慶椿的母親到他家去談話：

孔母：「你家的小三子也去了？」

張母：「是的」。

孔母：「他們這些學生到那裏去？」

張母：「他們是到上海去的。」

孔母：「噯，早曉得這樣，我家的小四子就不讓他去學生意了，先生不好，早也不告訴

我一聲。」

她很失望的抱怨。

照片四張，以出枚皋古里的一張爲最好，午後來晒印，明天可以給你們寄來。

曹先生臨別的談話，生路，很有意味的。蘇先生、曹先生、楊先生的介紹信，統要抄寫一份底子下來，最好寄給我。

匆祝

旅途多多發現趣味！

達之一九三四，一〇，二二，早。

吳君勉先生給曹天任先生的信

天任吾兄大鑒：手書由新安旅行團代表轉到，並得與代表暢談，欣悅無量。旅行團從古樸的鄉村到浮華的城市來做探求文化的小乞，固是風流跌宕，宕該代表口若懸河亦覺氣宇不凡。所可惜者，凡浮華城市皆不能予人以真文化或且盡情暴露真罪惡，可為深慨！旅行團天真爛漫，若令流水行雲隨便看看，未嘗不觸處新鮮可喜。倘使置身此間，薰習久之，即便走到地球末端，亦無大異處，與其所生之影響，殆不可知不可問也。團員代表於晤談後，即因趕車赴滬匆匆別去，俟由滬返鎮，自遵命作嚮導，請勿念。匆此，敬請
雙安！

弟劉頓首十，廿四。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二封信

親愛的小朋友們：

昨天纔接着你們從鎮江寄來的信，我又担着兩天的憂心了。

我總信得過你們這次遙遙千里的南征，是社會給你們「做人」有大的力量的。

那站長的面孔，真真實實的團體，而取不得團體的待遇，這道理在那裏？

永鑫說：「他告訴某先生我們每天喫棒頭麵的」，好像在暗笑。這不必告訴他人的事，夏天的蟲，和他講冬天冰的故事，他如何能知道冰是寒的呢？除非他把壽命延長到冬天。

旅途正如人生的前途，困難是多着呢！但是，不要怕，祇有奮鬥。前面纔會有路走。

這次旅途中的一切，你們該知道奮鬥的真意味了。

我祝福你們的精神當更奮發，身體當更健強！

我和俊鑫順保，生活過得很好。

達之 一九三三，一〇，二九，早草。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三封信

我勇敢的小朋友們：

我預算着今天會接到你們的信，果然，你們的信送來了。

沒有停留一氣看完了，我們是怎樣的高興啊！

昨天星期，上午抽出時間進城去訪曹先生，送你們寄來的信給他看，因為近來他是最能關心我們的。他看了你們的信，祇有高興。他又拿出鎮江吳君勉先生給他的信，吳先生對我們旅行團頗多誇贊，並允你們回鎮江時他一定作嚮導。曹先生說已給覆信，並請他為你介紹一位冷先生。

如此，你們到鎮江，一、要去訪吳先生，要參觀的地方，可以請問吳先生一些。二、新安同鄉會要去。三、航業公會向先生處要去。四、蘇報社，因早已給他公函了，必得要接應，如有什麼問題，問問他們也無妨。五、要買一本鎮江指南，這是做什麼事，用什麼書的時候，千萬不可錯過。

風景名勝，金山寺不可不去玩一下。

陶先生給你們排的課程極好，但我還要叫你們請陶先生加添兩項，一是請一位聲樂先生，把你們的發聲正一正，二是請一位戲劇先生，對你們把戲劇的研究扼要的指導一點門

經，非要介紹劇本。

這是我接着你們的信後就決定了的一件事，你們試猜看這是什麼一回事？

一年後旅行全國，五年後，我們旅行全世界，五年的時期尚早，我先來說一說旅行全國的計畫。

我們一年的長期的準備，可賣的藝術，第一是表演戲，要準備十齣二十齣拿手戲劇，第二是賣講，祇要講明我們的教育主張，第三是賣書，我們自己的著述，第四是賣照片，是我們自己攝的照片（還有賣字和畫），第五是放電影。（因為陶先生已允我們在半年後會給我們一架電影機來）

如此一來，我覺得像我們刻苦慣了的旅行生活費，一定不難找的。

親愛的小朋友們，你們覺得我的話的理由充足嗎？那我們馬上就想這個問題，從現在就準備。

不過社會方面的條件不能允許，却是個大問題。

最近各鎮奉政府命令要每鎮分攤一名志願兵。江北年來窮窘雖已抵壁，却不願當這個志

願兵，沒有志願兵，每鎮就花錢買一名去抵數。本鎮是花了二十元買一名。其他鎮有花數十元，百元的不等。據說是要包到江西地界點交，如有半途逃脫，還要歸原鎮負責補充。這件事正在雷厲風行。我不是常見報載有十幾萬國軍包剿江西匪軍而節節勝利嗎？徵發這些非志願的志願兵，真不知這悶葫蘆賣什麼藥了。所以社會安靜不安靜，是我們旅行全國能不能啓程的先決問題了。好在還有一年，我們要準備的，就得準備。

此外還有兩件事：

一、是蒲草造紙的實現。

一、是基本學生數量的添加和經費的出路。

救濟本地經濟凋弊，蒲草造紙事，要及早實現，你們要向陶先生把這個嚴重的問題提出，請陶先生設法救濟。

我們不幸了，然而同我們一樣不幸的，比我們更不幸的，還多着呢！如是我們基本學生應由七個添加到十個二十個，至少二十個，有無辦法，也要和陶先生切實的商量一下。

時已不早，匆祝

猛進！

達之一九三三，十，三十，夜。

陸靜山先生給我們的信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諸位小朋友：

我在無錫便看到你們出發的宣言，和出發時的照片。現在已經都刊登在兒童新聞上，介紹給全國小朋友。今天我到上海來，在火車上便看見你們的消息。我本來要打聽你們的行程，以便在兒童新聞上繼續的刊登，使全國小朋友知道你們的壯舉。今天看了所以非常的快活。到了上海，便在黃警頑先生那裏知道你們的住址。又知道你們晚上纔到這裏，所以吃了晚飯就來看你們了。

我來看你們的意思，是要求你們把你們的一路出發的情形，和今後的足跡以及你們經過各地所得的感想，時常寫信給我們兒童新聞，可以給全國小朋友知道。

還有，便是表示我一點敬意，想對你們，同時代表無錫的小朋友來歡迎你們到無錫去一趟，使無錫的小朋友也能得到一點見識，把死讀書的腦子清一下。

到了此地，知道你們去了，當然使我有點失望，但是我留下這紙條，我想也一樣好像和你們見面了，所以也覺得快樂的。

現在我的話談完了。但是寫得潦草，不知道使你們容易看得清楚嗎？真是對不住得很。完了。以後恐怕還可見面，我的通訊處是：

無錫公園路人報館社兒童新聞社。

陸靜山鞠躬十一月二日燈下。

方與嚴先生給我們的信

七位小弟弟：

我來看了你們好幾次都沒有看着。好，山海工學團再見吧。敬祝

旅安！

與嚴三，二，三。

家庭工業社祝詞

家庭工業社貢獻給

我們勇敢的小朋友：

我們勇敢的七個小朋友從新安來，離開學校，離開家庭，沒有先生，沒有父兄，自己領導自己，來到上海。其目的，是要看看淞滬閘北的戰地，明瞭帝國主義的殘暴，為我們全國小朋友作先鋒，將來替我們老大的中華民族爭口氣。我們看到這件新聞，非常的感動，因為我們感覺到帝國主義的殘暴的造成，完全建築在商戰的侵略上，用他們的劣貨，來騙我們的金錢，去造成他們的飛艇兵艦和鎗炮，回頭打我們。所以敝社的宗旨，雖然是將作戰計畫，建築在工業上，但是永遠站在和敵人作戰的陣線上。十五年來從未退却過一步，這是和我們中

中華民國的七個勇敢的小朋友自信是一樣的勇敢的。所以我們特地檢了兩種出品，含着我們十五年來作戰計畫的始末和歷史的，把他來說明一下子。

(一)十五年前，帝國主義者用幾個銅元一包的牙粉侵銷到我們中國的市場，深入內地，借着販賣的名義，暗行地理的勘察，一面又騙取我們的金錢去製造他們的飛機、兵艦、和鎗炮。我們感覺到不是一件普通商業，是一件大事，所以製造了無敵擦面牙粉，去和他們抵敵。不到幾年，果然就有五九事變發生，全國民衆纔恍然大悟，知道我們不是杞憂，毅然決然捨棄了慣用仇貨的習慣，來改用國貨，國貨牙粉也就應運而產生，將金獅子完全打走，這就是我們無敵牙粉的小小的歷史。

(二)九一八事變，接着一二八上海之戰，帝國主義者憑着飛機，和炸彈造成我們小朋友所看見淞滬間的燒痕。我們明白要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非用我們自己的飛機不可。同時感覺到高等舶來品的侵略禍患，並不比幾個錢一包牙粉減少，所以製造成一種無敵牙膏來抵制高等舶來品，並在每一支牙膏裏提出銀元二分，協助航空。預算中華民國全民五萬萬衆，只要每人每年能用牙膏一支，就可以造成我們無敵機百架，好像是夢想，實在

是可能的。這就是我們現在製造無敵牙膏的起因。

但是這一點兒很小的戰績，不值得什麼說的。做社也還是十五歲的小孩子呢，一樣的離開一切，自己領導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從我們古老荒涼的古國裏，邁步前進，要想創出一點新生命，給我們老大民族爭口氣。所以引起無限的同情，來向我們勇敢的七個小朋友說一句話。敬祝努力！

家庭工業社謹啓 十年十一月四日。

鎮江新安同鄉會給我們的信

新安兒童旅行團諸位小朋友：

我們極端擁護「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教育理論，並且今日已有了相當的成功。我們尤其相信你們這次長途旅行，會對這個理論上創造一個偉大的奇蹟。

因此，我們值得來歡迎你們，——不僅在這「新安」同屬的名義的關係；但爲「同屬」的關係，更叫我們覺得欣幸！

你們經過鎮江的時候，送來蘇公安先生的介紹信，我們已看到了。失於接待，抱歉得很！

現在，我們守候着你們的歸程；我們會裏可以供給你們住宿和膳食。鎮江自有鎮江的特質，或許可以使你們得到些和上海不同的獲得。

好！我們守候着你們的歸程，等待你們來和我們握手。

特此快郵歡迎。順祝

快樂！

鎮江新安同鄉會常務委員

黃白民

楊蔭庭

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朱季恆

嵇翥青先生請往江淮旅滬同鄉會致黃警頑先生的信

警頑兄：新安小朋友同鄉擬招待一談，並參觀同鄉會新建築及閘北。擬於八日舉行，頑兄將諸位小朋友住所見示並煩先爲說明。此祝
安好！

賜復請交紅十字會

弟魯青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程國英先生給陶知行先生的信

親愛的老師：

今天是星期日我有了寫信的機會。

最近報載：「新安兒童旅行團由鎮旅行來滬。沒有先生父兄的領導離開學校、家庭生活。」我看了他們的沉痛致小朋友書，真使我又喜又愧。什麼喜？因爲這是中國兒童自來罕有之偉舉！是新時代兒童的先鋒！他們「家裏窮，學校也窮。但他們的計畫決定了，不顧一切

的困難大膽的前進了！」這種偉大的革命精神，怎了得？！他們「穿了草鞋披上不能整齊的衣衫，背起小小的行囊。」從古老的荒涼的江北農村中出發，他們更希望不久就有大規模的兒童旅行團出現，作全國全世界的旅行；爲老大的中華民族爭口氣！他們旅行的目的要看看江南的風光實際明瞭地理、歷史、風俗、民情等社會科學的實質，看看近代的工業文化實際地明瞭自然科學的功用。看看淞滬閘北的戰蹟，實際地明瞭帝國主義的殘暴作奮勉圖強的最有效的鼓勵。打破成人不信任小孩子也有獨立自由行動的能力的錯誤的觀念。實驗「社會即學校」的主張。偉大哉！新安兒童旅行團！

由此我們便知道新安小學諸位先生所費的苦心。新安小學的諸位先生多係曉莊出身，親愛的老師，你的功績真千古不滅啊！

最近在兒童雜誌上看見一篇很有價值的從實驗中得來的科學創作，是小桃做的。看到陶宏和小桃等的作品，我們分外感覺到興趣。但是我們在鄉下是少見的。我很希望他倆能常常在兒童雜誌發表佳作。他們都在上海嗎？他們在那兒求學？我甚爲想念他們。

左義華是不是左明霄先生的公子。

自俺和銘勳兩位先生都在淮安嗎？

新安兒童旅行團在上海還有幾天停留，如果我上次匯來的兩元錢還沒有買書，務請就把這兩元，買一個小小的紀念品送給該團，以示國英的敬意。那七位小朋友，都叫你太老師，這一次他們到上海來少不掉要來拜訪你的。

有便將該團照片寄一張給我。並將新安小學的現狀報告我。敬祝

全家康健！

英二十二，十一月，五日。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四封信

親愛的孩子們：

你們到滬第二次發來的信，昨天（星期日）一早我進城去拿來了，好多天不接你們的信，我掛心得不待郵差送了。我去探探果然你們的信來了。立即在郵局打開了，你們當能想

到我是怎樣的高興。

我把你們的信拿進城去給曹先生看，他說：「昨夜看到你們的消息，快樂得覺也睡不着。」他等待你們回來，要給你們開一個歡迎會，在城內舉行。

孩子們要多多帶一點東西回來，在我們的語言裏送給他們，在我們的文字裏送給他們，在我們的精神裏送到他們的精神裏。孩子們努力啊！

昨天的信交給民衆教育館楊先生看去了，他是最熱心我們的一切的。我因昨天的時間不夠了，來不及和他談話，就回來了。

你們連次寫的信，字跡太潦草了，要都能像昭朗那樣清楚的寫法就好了。

你們告訴我的事不要重複了，每人寫一件或兩三件，但一定要把那件事說得明明白白。你們記好，你們以後要這樣做！

秉銓有信回家，叫家裏寄一塊錢給他零用，我不明白，你們每個人還有什麼叫做零用的，要用的，就在公務賑上拿錢去買，如紙簿子和其他要用的。你們認清，隨便拿父母的血汗換來的錢化了，是很不應該的。

要買的東西祇要是必要的，在寅會或晚會上提出。認為必要，管帳務的抽閒去買，不能再有公和私的分別了。親愛的孩子們，我惟一的希望，你們能在這次旅行的生活中，將幾千年遺傳給我們的那些「自私」的惡習慣，劣根性一齊掃蕩乾淨罷。檢討一下，那是我們理想生活的腐化劑，當心着！

我擔心着你們的健康，健康是事業的母親，健康是精神的來源，你們的生活時間有些有過份的失常了，你們自己來總反省一下，你們的生活公約，可都能遵守了。孩子們，我異常的擔心着！

昨夜忽起北風，清晨很寒，小河已有薄冰了，我想到你們的衣服，你們要趕快和陶先生孫先生商量，每人要做一件粗布棉大衣，要緊！要緊！生活照片，能找出來的寄一份給你們。

祝你們勝利！

來不及另給陶先生寫信了，但此信可以讓陶先生一閱。

達之一九三三，十一，六，早。

華德路小學請演講的信

令人欽佩的小朋友：

當我們打開報紙一看，就見你們七個人不辭勞苦，從淮安出發遊歷全國名勝古跡和上海經過一二八的「今戰場」。你們沒有先生的指引，和家長的領導，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氣，這是多麼令人佩服的事，這是中國歷來未有的事。「誰說我們中國沒有勇氣沒有冒險遊歷的人？你看！現在不是有了嗎？他們只還是幾個小學生呢！」一般人看過了報紙後，都是這樣的說，你們這件可敬的事，對我們中國，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光榮啊！

我們因為有這樣好的勇氣的人，在我們中國，是很少很少的。而且我們可以斷定，是從來未曾有過的。既然有這樣好的機會，豈可輕易錯過，所以我們想邀請你們到敝校來一敘，還要請你們把出發後經過的種種情形，大略的報告給我們聽聽。我們當洗耳恭聽。日期定在星期二（即十一月七日）上午，請你們不要推却。祝你們

前途光明！

華德路小學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級全體同學啓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五封信

我的孩子們：

上午給你們發出一信，是封在一包給孫先生的文稿裏的。

中午，你們給我寄來的宣言已收到了。我仔細看了一遍，改的地方很好，但那些地方是我們在淮安尙不能知道的一種未來的事實。此外有幾處脫了幾個字，在重刷印的時候，要趕快填起來，那已變成不通了。

今天又見時事新報四日的披露，我看了一遍，果然他就那樣照底披露的。

寄來十幾張生活照片了，但有些我無時間晒印了，一時不能寄來。今天又寄出發時的照片四張，前次已寄給孫先生，想你們已經看過了。題詞的簿子可充分的用到了？

這裏已經很冷，做棉大衣的事可向陶先生商量了？我另有信給陶先生，當鄭重談此問題。

最近，我用了幾塊錢縫了一件棉大衣，尙未縫好。可是我看着韋佩綱尙赤着脚，宋心田穿着唯一的空心的大破棉襖，我的心非常的不忍。倘我們的生產計畫不實現，如何有救呢？大家想想看。

祝你們猛晉！

達之一九三三，十一，六，夜。

陸靜山先生給我們的第二封信

永鑫小朋友及旅行團諸位小友：

在上海得到了你們之暢談，非常快活。我現在已到無錫。

昨天寄上兒童新聞第三十期五十份（現已無存）三十一期一百份請代售，作對折計算。

他們如要以前的，可以叫他們寫信補購，如要長期定閱，也請他們直接寫信來。

你們告別上海書寫成了嗎？請十日寄到無錫，或者可以排在下期兒童新聞中。最好用快信寄，我們很盼望的。我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這一點。完了。祝

健康！

陸靜山十一月八日下午。

銘勳師給我們的第一封信

各位小朋友：

你們預定要參觀的地方，最好是要在廿五號以前參觀完。然後就搬到大場山海工學團去住一個星期，憑你們的手腦，給他們做點工作，以留紀念。

祝你們快活！

銘勳一九三三，十一，十三。

陶知行先生給達之師的信

達之同志：

范梧影陳宅不知其人。兒童旅行團來，大家都歡喜。我以小工人之禮待之。在這裏他們決無凍餓之憂。我所慮的是汽車老虎，曾囑他們特別留神。你要我估一估兒童旅行團的價值。這是新時代無價之寶，姑且定他萬萬萬萬的金元吧。這樣偉大的寶藏，世界誰也沒有，却爲新安所得，使福特摩爾根輩見着 未免要生小巫見大巫之感。而新安不敢私爲己有，願公天下後世。這又是富翁們捨不得的了。好，如果討厭黃金，就聽我唱吧！

題新安兒童旅行團

「沒有父母帶，先生也不在。

誰說小孩小，劃分新時代。」

這是十幾首中的一首，其餘以後再抄。

昨天寄上五十元。一個先生對着一個冷得抖的小學生上公民課，在生活教育者的眼光看來，簡直是罪惡。你那偉大的同情心，是值得發揮的，給他們趕快做幾件衣服吧。老太太的款一定要每月寄去，不能間斷。銘勳勸他們在十二月初回淮安，我想勸他們不取得生產工具決不回。你以為如何？

我近來不大寫信，但不大寫信決非不關心，這完全是兩事。如果我整年不寫信來，決不是我忘記了你們。事情該辦的，我總情願盡我的力幫忙。敬祝

健康！

知行三三，十一、十四。

陶知行先生給程國英先生的信

國英同志：

我近來是忙得晚上只能睡五小時或六小時，志在肅清一切債務。我必得要寫一封信給你使你知道我沒有忘掉你們。你的信我收到了，賜給我不斷的偉大的動力。

兒童旅行團是劃分了時代，從此以後不信任小孩與窮人的世界是炸得粉碎了。你們歡喜

看我的詩，好，請負起修改的義務，來讀一兩首吧！

「一羣小光棍，
汪達之校長介紹信中語。」

點點有七根。

小的十二歲；

大的未結婚。（內地多是十六七結婚）

x

x

x

x

x

沒有父母帶；

先生也不在。

誰說小孩小！

劃分新時代。」

你的兩塊錢已經交給他們了，這款子算是預定「流動工學團」之書費，因為他們不願不勞而獲。但是你們的偉大的了解與同情已給他們無限的勇氣。你的爲晨更工學團寫文籌款是同樣的給了我們偉大的鼓勵。

我現在星期一與四上午在山海工學團。餘日於早晨八時在地豐路地豐里六號陳彬蘇先生寓會客。（坐車到靜安寺路，走幾十步就到）我們很歡迎你來談談。

從前寄給您的書都算是我送的。你的錢留待我選幾本有價值的書寄來。我們所出的沒有一本配換令堂養蠶的錢。

你到地豐里來找我吧。同時你將在那兒會見劃時代的小朋友。敬祝
你全體健康！

陶知行二三，一一，一六。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六封信

親愛的小朋友們：

一直盼望到今天纔接着你們的信，這真使盼望得有些苦了。

福建又在鬧政變了。雖說離開上海很遠，但社會安寧是要受影響的，所以我給你們更擔

心了。

現在我要催促你們提前回來了，今天和你們的信同時到有一封是山海工學團馬先生的信，他說：「鐵道部裏一位先生送全國鐵路乘坐免費票一張，陶先生已和他們商量好了，山海，晨更，農村，新安，合六人，到華北參觀，特先通知我，好讓我預備。我必得要去，第一，華北我也未曾去過，第二，爲了籌畫你們明年作華北旅行的計畫，我必得先有些經驗纔擬得出，車票是本年有效，所以時間非常匆促，你們接此信後，望和陶先生商量，將要做的事，加緊做完。因爲你們回來了，還得三五天後我纔能離開，現在的河水又落了，輪船也慢了，都要耽擱一些時候，你們一定要把時間計算好，否則要誤了這次的機會，那非但可惜，而且要受好大的影響的。慎重慎重！」

寫報告書事，在滬較好，因爲寫成了馬上可請陶先生看一遍。現在時間已不夠，可和陶先生商量好應該寫的方式，回來寫，寫好寄請他改正吧！

廚房已完全翻蓋好，後門也拆了，大約還要五天纔能完工。

菜長得很肥美，廚房完工就預備醃菜，柴火也要待廚房完工纔能砍。

你們回來要買的東西我寫在下面：

藥品：萬金油一瓶，蓖麻油一鎊，樊士淋一鎊，（這是冬天擦凍瘡用的。最好調查一下，治凍瘡的還有其他有效藥品沒有？）勿草。敬祝

猛進！

達之一九三三，十一，十七，夜。

銘勳師給我們的第二封信

各位小朋友：

大軍進行曲的留聲片，你們非常歡喜聽的，現在這個影片又要來開演了。我想在星期日

下午請你們去看。祝你們

快活！

銘勳一九三三，十一，十七，下午。

澄衷學校小學部請演講的信

新安兒童旅行團諸位小朋友：

近聞你們組織了一個旅行團，戰勝了困難的惡魔，旅行到商業繁盛文化發達的上海來了，我們很佩服你們有這樣偉大的志願，偉大的冒險精神，所以很希望你們能到敝校來演講一次。

一來使我們認識從江北荒涼農村學校裏來的有毅力有愛國心的小朋友們。二來使我們聽到別處來的小朋友們的談話。所以請你們在最近時期內寫一封信來約一個日期，通知我們。讓我們薄具茶點，恭候光臨！請勿推却。再會！敬祝前途光明！

澄衷學校
小學部
澄衷市謹啓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張翼先生給陶知行先生的信

知行吾師：

昨天承介紹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參加耕牛比賽會，極感

盛情！該團精神飽滿尤為難得！本地民衆前來問詢者應接不暇。敝館現定本月二十一舉行給獎典禮。是日下午可否

蒞臨演講，敢求

賜示為幸！此請

崇安！

生張翼上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大夏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會請演講致陶知行先生信

茲有懇者：敝校教育學院同學會，爲增同學間學術起見，時請教育專家或團體蒞校演講。茲聞貴團來滬已有日矣，敝校未得招待殊深歉歉！本月二十四，煩請蒞臨敝校講演爲荷！此致

新安旅行團 公鑒！

大夏大學教育學同學會
教育學會 同啓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七封信

孩子們：

廿七日給你們的信，諒已收到。

華北參觀團何日啓程，尙無信來，但時間非常短促，你們愈快回來愈好。

第一是我要和你們商量一個切實的新計畫。我把牠携來和陶先生們作一更有效力的接洽，好讓我們第五年度計畫，能充份實現，以後的計畫都有方法實現。這一定我們要有個較

長的時間來磋商，倘若時間短促了，你們回來我又忙着動身，那許多事都要遺誤下來了。

第二是我這次離你們最少恐怕要有兩個月的時間纔能見面。我是參觀華北後，就要取道回家，因為我的不幸的老母親，受難的日子又來了。她一到天寒，喘病就發。這兩年遭遇更壞，抵抗力也就更弱。去年是我家照應的，今天的天氣比較更寒了，所以我也就想起來了，這是我唯一的責任。我是早沒有家庭觀念的人了，然而唯有母親，在這衰老多病的暮年，我要給一點我能做到的安慰。她不是個尋常的母親。她是從艱難的絕大的犧牲和奮鬥的生活中渡過來的。現在她老了，病了。平常我沒有辦法兼顧，現在天氣漸寒了，又是她在磨難的日子了，我必得回去。最好能在六日以前就要回去。愈早愈好。我們要好好切實的商量一些辦法，我纔放心，大家也好安心的去努力。永遠地不要忘記，我們是處在一個不安全的所在，稍一不慎，就會出亂子的，你們要快些回來，愈快愈好！我們好有個較長的時間商量一切。鎮江最多留一天。匆草，敬祝

順利！

達之一九三三，十一月，三十，夜。

盲啞學校覆我們的信

頃奉

大札，承索王永高君之肖像，緣王君向無照片，未克報命，深以為歉！至於事變後之經過情形，據王君自述，被十九路軍救護後，初至後方醫院，後移至紅十字會診治兩月。治愈後，由字林西報訪員介紹至敝校工廠習藝也。特以奉復。順頌
旅安！

何子健謹復

光華大學中學部請演講的信

知行先生惠鑒：十二月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敝校舉行紀念週，擬請

先生介紹兒童旅行團來校演講一小時。如蒙

慨允，無任欣幸。專此奉達。順頌

台綏！

弟廖世承謹啓

達之師給我們的第八封信

親愛的孩子們：

我計算着你們的行程，此刻該到鎮江了。

這裏有新安同鄉會各位先生熱烈地歡迎你們，這一定使你們感到莫大的快樂。

我現在非常爲你們擔心！我覺得有一個「魔鬼」要跟着你們了，那「魔鬼」就是「驕傲」。

「魔鬼驕傲」是連老年人也要追隨的，祇要偶一不慎，就會上他的穿套。但老年人給他的

教訓的次數多了，能各自當心，不易再去上牠當。如是「魔鬼驕傲」就要專找年幼的孩子們了。假使遇着牠，而又不知擺脫，那纔是最大的不幸！因爲他能毀滅你的前途。孩子們，提防着！

你們所携現款，從郵局匯寄爲妥，這些日來最不安靜，常有搶劫的事。

買一本鎮江指南，是你們必要用的。

房子翻蓋明日可以完功。我們是很平安的。不及多寫了。敬祝

你們勝利地歸來！

達之一九三三 十二月七日十時。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陸幹臣先生給陶知行先生信

知行先生大鑒：奉讀

手示，敬悉兒童旅行團此次來滬，實有驚人成績，旣佩且慰。承

囑訂期約該團演講，至所歡迎。惟以日期迫促，各處不及通知，而星期六、星期日工作已早分配訂定，不克挪移，未獲如願，歉疚良深！至於講費一層，倘該團經濟困難，敝會極願維助。如有所需，即祈

賜示，諸希原諒，不勝幸禱！專此，即頌

大安！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陸制幹臣敬啓十二月七日。

寶山縣教育局請演講馮國華先生致陶知行先生信

知行先生大鑒：久未領

教，深爲企念。昨日下午鄉視察學校，六時回局，正先生來未曾面洽爲憾，新安小學學生，如此使人可敬，機會萬不可錯過，請於八日下午一時或二時起來城演講，自當遵

命召集全城學生恭聽。吳淞砲台只剩一方荒土，有兵把守，軍政部命絕對禁止參觀。專此敬請

大安！

晚馮國華二十二，十二，七，七時。

滬江大學戚心一先生給我們的信

新安兒童旅行團諸團友：

前承光臨賜教，甚佩君等精神。惜弟無力相助甚愧。照片早擬奉贈，因未悉地址。今接大札，敬悉。奉上兩張，以留紀念。右立者即弟也。你們一張極好，我與同學合攝一照，亦甚佳也。尚望團友等繼續努力奮鬥！敬祝 前途光明！希望常惠佳音。敬請
大安！

戚心一二十二，十二，八。

滬江大學戚心一先生請往滬大演講致黃警頑先生信

黃警頑先生大鑒敬啓者：久仰大教不勝渴念。此次新安兒童旅行團來各校參觀，備承

先生介紹招待，甚爲欽佩。惜心一未知該團地址，至希

先生轉請 光臨 敝校 賜教，時間約三三五之四時，或二四六之三時，星期六上午不成問題也。此奉。敬請

大安！

言論會會長 戚心一 敬啓十一月八日
社會學社社長

光華大學楊衍長先生給我們的信

新安旅行團七位朋友：

九日接來信，悉貴團在前天離開上海，預計今天已安抵淮安了吧？

貴團的精神，極爲欽佩。聽了楊君演講，更加感動。貴校的教育方針，非常的贊同，在今日混亂的不平等的社會中，我們真要衝破惡勢力，創造一個新局面。「社會即學校」不但可用之於小學，我想凡是一「人」都應該信從這句話。以諸君的毅力，貴校定於最近實現所擬之目標。更希望他處的辦學者能做效貴校的主張，別處的小朋友能照諸位的冒險精神去做。

我是學生，在經濟上不能幫助貴校，但我極願予貴校以精神上的援助。有機會便把貴校的主張向外宣傳，漸漸地，社會上一定會同情你們，希望你們更加努力！

相片拍得不很好，先寄一張，請惠收！貴團如有刊物，請不要忘記送一份給我！有暇請常通訊！此祝

進步！並向

汪達之先生致敬。

汪小文小朋友給我們的信

楊衍長十一月十二日。

新安旅行團全體小朋友：

你們來信我知道了。我到山海工學團以來，心中很快樂。我喜歡同你們談談，星期一定到你們那裏來，等着吧。完了。祝你們

快樂！

你們的小朋友
小文二三，一一，十。

新華銀行給陶知行先生的信

逕啓者：頃由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交下洋肆拾伍元並

手示均悉。茲已開給活期儲蓄存摺乙扣，交其帶轉。知關

錦注，特復。此致

陶知行先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第一辦事處啓二二，一一，四。

嵇翥青先生給曹天任先生的信

天任兄：

新安兒童到滬，空氣極佳，弟約同鄉會歡迎，各重要人員均到。顧竹軒爲各兒做衣服等件，成燮春等並主張爲貴校五年計畫作經濟上援助。弟意此事非難，俟諸兒童返校後，收文
件出版，即可着手。此次同鄉會並爲之印專號，不日可以出版。弟有一子一甥，擬令其入貴
校，不知每年食用若干，祈爲示知。此祝

安好！

弟 魯青頓首廿一年，十一，八。

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賬目

甲、收入項：

(一) 捐助：

1. 李君寶先生捐助洋肆元。
2. 季逸農先生捐助洋兩元。
3. 曹天任先生捐助洋肆元。
4. 黃警頑先生捐助洋肆元。
5. 祖莊濠先生捐助洋兩元。
6. 管一鳴先生捐助洋兩元。
7. 馮元慶先生捐助洋兩元。
8. 金良泰先生捐助洋兩元。
9. 衛生公共學社捐助洋拾陸元。

10. 張竹平先生捐助洋伍元。
11. 國立上海醫學院捐助洋拾捌元陸角伍分捌厘。
12. 亞美無線電公司捐助洋拾元。
13. 章鑑虞先生捐助洋伍元。
14. 楊潤生先生捐助洋拾元。
15. 戚心一先生捐助洋壹元。
16. 承國英先生捐助洋兩元。
17. 楊公崖先生捐助洋拾元。

共計九十九元六角五分八厘。

(二) 演講費：

1. 新陸師範拾元。
2. 華德路小學叁元。
3. 上海中學拾元。

4. 光華中學拾元。

5. 寶山縣教育局拾元。

共計四十三元。

滬江及大夏兩處演講費尙未收到。

(三) 賣書報收入：

1. 代售曉莊叢書賺七元八角一分。

2. 代售兒童新聞賺四角。(因在繁華的上海，兒童書報不能引人注意，不易賣出。)

▲共收八元二角一分。

▲合收壹百五拾元八角六分八厘

乙、支出項：

(一) 長途車費：

從淮安到上海(鎮淮班輪局優待未收票價值收洋壹元)共用六元四角六分。

從上海到鎮江火車費陶知行先生送的。

從鎮江到淮安輪船費新安徽寧同鄉會送的。

(二) 短途車費：

在上海各地參觀來往車費共用三十九元零八分一厘。

(三) 伙食費：

在長途旅行期中和在滬須要一整天在外面的伙食費共用去八元七角三分七厘。

另外的是：上海，在陳彬蘇先生家中吃

鎮江，在新安徽寧同鄉會吃。

(四) 藥品：

買：萬金油，八卦丹，蓖麻油，凡士令，凍瘡藥，共三元五角二分。

(五) 工具：

買：鋸，鑽，銼，鉗，小銼，共用二元四角。

(六) 書籍及報紙：

共用去二十四元三角五分六厘。

(七) 本團名片：

一百五十張，共用一元一角。

(八) 本團應用物品：

共用二十三元零四分。

(九) 送陶老太太：

化圈一隻兩元。

(十) 房金：

共用一元五角四分。

(十一) 郵票：

共用四元五角四分。

總共支出壹百拾六元七角七分四厘。

收支兩抵尙存三十四元零九分四厘。

贈品一覽

各界所贈書籍表

贈者	書名	冊數
陳彬蘇先生	滿洲偽國	七冊
同上	日本本故事	七冊
同上	日本國事現狀	七冊
同上	日本研究讀本	七冊
同上	日本的地理	七冊
同上	南滿鐵路概論	七冊
同上	吉會鐵路	七冊

陶知行先生	大華無線電公司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亞美無線電公司
蘇俄大觀	無線電教育	一	亞美出品目錄	無線電製造範本	兒童叢曲	實用綫路途	無線電問答彙刊	真空管之特性	兒童營養	中國無線電	蘇氏科學叢書
一冊	一百冊	二部	七冊	十四套	二份	七張	一部	一冊	兩冊	四冊	一部

方與嚴先生	三友實業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孫銘勳先生	同上
鄉村教育	大學新講	抗日戰蹟畫片	鄉村小學教師須知	兒童算術故事	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料	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	學生字典	一個人的受難	光明的追求	算術故事	日語讀本
一冊	七部	兩套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同	黃	同	同	同	商	同	同	同	同	同	澄
	警				務						衷
	頑				印						中
	先				書						學
上	生	上	上	上	館	上	上	上	上	上	
名	教	圖	小	兒	商	八	澄	袖	青	健	單
片	育	畫	學	童	務	段	衷	衫	天		練
簿	雜	故	生	世	被	錦	五	八	白	光	譚
	誌	事	文	界	毀	歌	週	段	日		腿
			庫		記		紀	錦	體		全
			目				念	圖	操		圖
			錄				刊	解	圖		
									解		
一	二	八	十	七	七	十	一	七	二	七	七
冊	冊	冊	二	冊	本	四	冊	冊	十	冊	套
			冊			冊			八		
									張		

同	同	友聲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中華職業學校	同	同
上	上	旅行團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校	上	上
友聲	友聲	旅行	中華職業學校一覽	中華職業學校學生須知	中華職業學校教育實驗報告	工廠實習一斑	組織大綱及各項規則	十五週紀念特刊	畢業生服務談	歌舞集	南洋霹靂革命史	
月刊	月刊	月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大夏大學淮安學友會	同	同	亞美無線電公司廣播無線電臺	顧祝軒先生	同	同	同	三友實業社	同	陶知行先生	天廚味精廠
銀盾	礦石收音機	紀念章	木製筆架	中山鞋	布帽	線襪	衛生衫	夾學生裝	襪子	棉襖褲	四號瓶味精
一座	兩座	七枚	二座	七雙	七頂	七雙	七件	七身	十四雙	七身	三十八瓶

鎮江廣新茶莊	淮安縣立中學河下同學會	汪己文先生	楊公崖先生	黃樂民先生	新安徽甯同鄉會	淮安民衆教育館
茶	綢	銀	紀	紀	綢	綢
葉	旗	杯	念章	念章	旗	旗
七罐	一面	一座	七枚	七枚	一面	一面

我校爲兒童旅行團報告敬告讀者

(552)

這次本校兒童旅行團，自籌備，到出發參觀歸來，共費去了五十餘天的時間，共費去一百二十三元餘的經費。而所得的結果除這冊報告所能表現出來的以外，尚有那永遠保存在精神或者散布在各種現時不易顯明的事的關鍵上面的。這在我們作結束報告完畢的時候，要認爲是一件值得敬告國人，敬告世界一切注意新教育事業者的。

本校是個試驗新教育的學校，本校的教育主張是：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這次的事實告訴我們的，是祇有更使我們堅決的信仰我們的試驗是有繼續的必要，我們祇有鼓起我們的勇氣，繼續努力，繼續奮鬥！

但我們爲能力、人力，和財力所限，我們的一切，缺陷太多了，我們祇有懇切地請求關心我們試驗的賢者，多多予以贊助！同時則祇有自己加緊努力，以求縮減這樣苦痛缺陷演進

的過程。

我們并不敢奢望——那是會失望的——但我們確信自己相信的真理而要求實現，是祇有自己埋下頭，加緊努力工作。我們是這樣的態度處理了過去的一切，我們仍當保持着這種態度，以至於未來。

本校兒童旅行的計畫實現，一切都超出了我們的預料。如陳彬蘇先生夫婦招待旅行團在自己家裏供給五十多天的膳宿，視同自己家裏的孩子一樣。

黃警頑先生是那樣事忙的人，竟一次兩次而至於無數次的引導參觀和接洽外面的招待以及幫助處理其他瑣碎事件，真是夠煩了他了。然而黃先生却十二分的高興，還要拿出身邊僅存的錢送給旅行團作經費。

此外熱誠招待參觀，舉行盛大歡迎會的各團體各機關，在精神方面更給予了莫大的惠賜。

至於私人方面的捐助，更是出於每一個捐助者的誠心，并非其他關係的勸助，這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

他如幾個大中小學的講演，竟每講贈十元的講費，此不僅在經費方面予以大的贊助，而在每一顆小小的心靈上更是增加了不少強烈的鼓勵。

還有鎮江新安同鄉，在過去我們是毫無聯絡的關係，但這次熱烈招待旅行團的盛情，也竟因此機會而種下最好的因，如是鎮江幼稚園的開辦，一切進行辦法都從此決定了。我們感到旅鎮新安同鄉想做一些新興社會事業的真摯熱忱，而更感到我們關係的締結是這樣出於意料以外。

總合這次直接間接給本校兒童旅行團的熱心贊助者，恕不能一一題名，謹在此以萬分的誠意向大家致謝！

各地小朋友，聞本校兒童旅行團的消息而起舞的太多了。但也有很懷疑，這恐不是一件真的事實，我們很願他們能有機會一讀這冊報告。

旅行生活是一般明達公認為有益於身心的。可是生活教育者則確認為是人生不可少的生活。「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是要生活在廣大複雜的社會裏，生活的力量纔是教育的力量。

有人供獻這次旅行的幾個缺點意見，藉此機會敬以致答。

(一)最好要有先生參加，我們認爲是對的。所謂先生，是比較の有經驗和多識的人，能參加可以隨地隨時運用他的經驗和多識，來補充或改正孩子們的行動和意識，這不但有效而且經濟。但我們這次的現狀控制是不可能這樣的去辦到，這是在宣言上說得明白的，我們是決不能因爲無法分出先生參加而廢止計畫的。這是應加說明的第一點。

(二)分工合作，是近代生活的一種自然趨勢，但生活機械刻板的苦悶，也就從這裏面發生出來了。我們是主張分工合作的，但一定要化生活的機械刻板的苦悶爲奮勉快樂工作的興趣。

這是近代人類的一個嚴重問題而不爲一般專家所注意，教育學者也忽略了這個問題。

本校認爲人類的生活是極複雜，人的個性也是有差別的。一個近代的人，應有多方面的複雜生活經驗和技能。更應有一種或數種專業的技能，這是要興趣的在做專業的工作——更要在專業上求進步的創造。

因此，我們認爲一個人要有他培養專業趣味的機會，要確定一種專業開始的年齡——最

早廿五歲以後。

中山先生不是學醫的嗎？但他不做醫治個人疾病的醫生卻做醫治整個病了的民族的國手。

徐志摩先生是中國文壇的聞人，但是自述：「區區是個到美國留學銀行的」。

胡適先生也曾學過農業。

舒新城先生在暢吾廬日記上說他漸漸認清了他適宜於幹教育事業的。這時他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然而不久，他又在寫告青年教育家了。

郭沫若先生拋棄了多年致力的醫學而跳上創造的文壇。這都是明白的事實。

雖然所列舉的或已蓋棺論定，但都為馳名國中的聞人，不可盡引以為法。然而「後生可畏」一棵當前的大樹，能不想也是從一棵細弱的種子長成的嗎？

富蘭克林的父親纔算懂得這個道理的。富氏自傳上不是說他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常常攜他到各種工藝場所去遊玩，以為他將來擇業的準備嗎？這是一位真正聰明的父親，一位大教育家。

本校基本學生要參加砌牆、鋪路、種菜、澆花、挑水、燒飯，現在又有了第一種生產設備的粉筆工廠，又要參加製造粉筆工作，一面仍在積極籌畫擴充生產設備，務使遂求自食其力，達到生活獨立。但另一面則祇是陶養勞動生活的態度，和做一事必求正確的精神，是專業的一種準備。祇求不妨礙健康，誰該專於一種專業工作，暫時尚是不必惶急的事。此要加說明的第二點。

(三)有謂尙新奇不尙平實，是中國社會的病象。兒童旅行在目前中國社會狀態中，宣傳提倡，則嫌太早，其理由：一、以一般小學生年齡幼稚，不足處理旅行中的安全。二、以旅行中的事事是否能了解；曠目持久，離開書本與教者，奔走於船唇馬足之間；遊山玩水中，可否得相當效益。三、如此窮相的國家普及教育尙且不能，學生家庭大都也窮，那能拿出這樣一筆大的旅行經費。所以這是新奇不足尙，宣傳提倡爲太早。

我們爲（一）小學生年齡雖幼，却不可以「幼稚」兩字抹煞了一切。這仍是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觀念。（二）旅行生活怎樣纔能充實，不致走馬看花。這祇是在平素的陶養和臨時指導的方法的得當與否。（三）窮無旅費，也是不能視爲絕對不可能的事。

總之，視兒童旅行爲尙新奇而以宣傳提倡太早論者，自有其理由，但爲傳統教育所牢籠，成見既深，似無一論之必要了。

宣傳提倡而不以理論與事實爲根據，却以太早爲不必如此多事者則未免武斷了。事實已在怎樣地告訴我們了。

本校今後旅行的辦法：

長途旅行仍定一年或兩年舉行一次。其旅行費當從平日生產工作提出贏餘價值做旅行費的準備金。在有全旅費預算三分之二的準備時，即決定行期。以不妨礙生產工作時期爲原則。其餘三分之一旅費以沿途賣藝，如賣講、賣唱、賣戲、賣文、賣書或其他去賺取。

我們當更進而要求政府及全國民營交通事業。爲了啓發培榮後一代的重大關係，要特別予兒童旅行團體以優待。

日本小學生不是早就享受這種優待的待遇的嗎？

賢明的政府和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憂世之士，該能容納這點要求吧？

這次旅行的記載中，使我們感着大大遺憾的，是鎮江車站中的交涉免票待遇的一段。連

三等車半票也不予通融的站長的難以確當形容的辭色，在每一個小小的活潑的心靈上塗下了難以洗刷的污痕。幸而有了那位感於義而慨然相助的警察先生，出來攘臂相助。其堂堂局長先生之良知，而反低下於警察先生的嗎？

我們認爲這是此次旅行中的一大遺憾！

七個不幸的被目爲「胡孩子」（註）的旅行團，這裏有了他們生命的深刻的印痕。這是不足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見仁見智，惟有靜候讀者的批評了。

本書採集各方面意見材料未週，又有一部分爲保管者疎忽而遺失了。尙望讀者如有發現，卽以見賜，俾便設法補刊。

（註）「胡孩子」是淮安人叫罵一班失去教養的孩子。

校史——新安五歲

(一) 多災多難遺傳的敗血菌作祟

江北淮安河下鎮，在百年前運河交通鼎盛的時代，這地方是有過繁榮的景象。可是自從津浦綫鐵道建築成功，運河的交通被奪去以後，這盛極一時的河下鎮，也就一天天被沒落下來，走的走了，散的散了。昔日的繁榮却遺留下一些凋殘的陳蹟。新安會館和一點財產，都是這凋殘遺留的最具體的陳蹟了。

地方的沒落，居留者的生計一天不比一天容易，是必然的事實。較有辦法者，不走即散了。而新安會館竟有一點財產放着，這是少數沒落了的新安後裔，視為不可不去染指的惟一機會。

先是被一位較有權勢的黃某掌握住了，時期很長。但爲了穩固地位計，盡量以酒食來宰籠着人，而一面又因爲生活太無聊的原故，就一天天地放誕起來，以有限的金錢而要供無限

的揮霍，漸漸地就變賣公產來支持了。誰知道早有人在一邊紅了眼，等着機會，就準備趕他跑的。果然爲盜賣一處莊地而發難了。

經了多時的糾紛，姓黃的被趕跑了，這公有的財產已經變賣了一大半了。

接着姓黃的來經理的是一位姓朱的——就是現在自稱爲董事會長，而每逢一更換縣長或教育局長必起而進一次呈文，打一次麻煩的——他是由一個小集團裏推選出來的。這集團祇有三五個人，而最有力量的分子要算是前經理吳俊卿，他們是共同推翻姓黃的一種集合。

姓朱的被推爲經理沒有一年功夫，因爲分配不均，這有力份子姓吳的再起而發難，他藉以爲理由的是朱經理又盜賣了公產。

纔認有一年多的時光，而經理的權柄就落在姓吳的手裏了。

吳經理拿着了權柄，就摒棄一切。一班幫助他爲他供奔走者，祇望分一滴餘滴而竟會失望了。如是又有新的大聯合。如前經理黃某之姪及前朱經理，再加上這班新失意的，又糾合起來，旗鼓喧嘩，大興討伐。姓吳的很有一些手眼，手邊又有一些現錢，他們這一羣倒奈何不着他。

十六年爲修附近一座橋樑，募捐了一些錢。他拿會館舊磚舊料去充用了，錢上了自己的荷包，敵方知道了一些風聲，就盡力找尋出原木瓦工出來，給他們作證人。當時因國民革命的成功，而各種委員會的組織相繼成立，如是這新安同鄉委員會也就應時而起。又有了有力的證據，而進攻也就更加激烈，這吳老頭兒不能支持了，就一溜煙跑到江南去避風。他是個聰明人，避風不是個久長的辦法。

想是他居在南京新安會館的原故，心裁別出的事實出現了。

十八年初春，在陶知行先生的辦公室裏來了一位老者，圓光的頭頂，領下一綰鬚鬚，精神很飽滿，倒像一個小紳士，說話的聲音異常宏亮。一陣景仰的寒暄以後，就開始敘明他的來意。他說：「江北淮安有一所新安會館，裏面有幾千畝地，有幾十間房子，和足夠應用的傢具。現在要辦一所學校，祇是沒有得可靠的人，要求先生派人去辦。」

但陶先生是拒絕了：一、是江北太遠；二、是沒有閒餘的人；三、是情形不熟悉。

這位老先生當然就是吳經理了。

自後不惜要跑了十幾里路下鄉來訪陶先生。一連訪了十數次，又輾轉托出南京新安同鄉

去同陶先生講話，而且責陶先生以大義不應再拒絕。最後的決定是這樣：南京同鄉要派一個人同往。一面陶先生向同學徵求願到江北來的遠征隊。不久就有三個應徵了。

在四月到淮安，由吳經理作引導。

第一件失望的事是幾十間屋子，沒有一間合用，而且是一些破漏的廟堂。東邊是吳經理的家宅，而西邊却是同鄉委員會貼的辦公室、主席室等的字條。

這裏面包藏一些什麼呢？悶葫蘆使人納悶。稍事休息。由同來的一位程老先生領了他們三人一同拜訪了本縣政府的縣長、局長，又拜訪了幾位新安同鄉。敘明他們的來意，同時也就問明了這其中的一切詳情。

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却引起了新的注意。

當時的教育局魏局長并致函陶先生表示歡迎。旅淮向不聞問的新安同鄉也表示贊同辦學校，可以永遠解除糾紛的意見。

五月一日，京淮兩地的同鄉正式的在這糾紛擾攘多年的破廟堂裏成立了董事會，進行立案籌備開學。同時吳經理和同鄉委員會一併呈請政府撤銷，并出示保護學校，節節進行，無

不順利。

籌備就緒，六月六日行開學典禮。

政府以改辦學校，息多年紛爭最爲得當，一一俱照呈請辦理。

此由樂觀者看來，一切都已成就，以後進行，祇在如何籌募經費充實試驗辦法的一方面了。但事實不然，却并不如此簡單容易。

八月快收中季租的時候，吳經理不但盤據不肯讓出去，而且搶收租息。因此他的陰謀纔暴露出來。幾個佃戶應交的租已被他騙收去了。

這裏應該補述的是遭殃的佃戶。他們一共有二十多家。爲了要居住，又不能遷讓到別地方去，如是他們每人平均佃着兩三畝地。你爭我奪的時候，目的都祇在這一點租上。鄉人腦筋簡單，莊稼上場了，姓黃的跑來說收租了，姓黃的做過經理，殷情的招待他，把租送了他。姓朱的又來收租。活該冤枉，他們并不知道，換了經理了，要出二次。

後來姓吳的做了經理，姓朱的也同樣的來這一套。可憐他們那裏能夠出第二次呢？瘠瘦的地裏，雨水多了，沒有排水的設備又淹了。天久不下雨，又沒有溝渠的貯水來灌溉，又乾

壞了——有時還要遭蟲災。地裏總難碰得着那樣風調雨順的一個豐年的。他們是出不起兩次租的。一次兩次受了欺騙，後來也就學乖了。但是總不能免掉不遭殃的。一直到改辦學校後的第二年，還在鬧着這樣類似的一套把戲。

吳經理再經縣政府嚴拿，纔嚇跑了。

但還不能樂觀，今後可以太平無事。

十八年初冬，幾個負責主持者，擬了一個三年完成的計畫，從新徵集工作者。同時確定爲曉莊學校的特約中心學校，試驗生活教育。

十九年一月，江蘇省教育廳准予立案。

這年的初夏，汪縣長交替，而所謂委員會既經政府撤銷，現又蠶擁而起。他們的目的仍然在推倒學校，奪取這一點點租息——租息數詳述在經濟項——但他們的手段第一是搶收租息。因爲佃戶學了乖沒搶得去。如是強迫佃戶不使繳租給學校。這可發生了力量，一直延到本年底纔把租事收清一半。而費去的力量和意外損失的金錢，就大到難以計算了。

他們見阻止收租失了效力，再進而進行行政處分起訴，這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政府給了

他們的批駁。又失了效用，就請一位律師，四出張貼佈告造作一些蜚言，擾亂社會聽聞，這種作戰的方式，也好應付，祇給他一個不理不睬。他們又見無機可起，就請人來直接和我們說明和解。這有什麼可以叫和解的呢？我們公正坦白地告訴了來人，這點點財產，應該他拿去，他就官冕堂皇的拿去，不應該他拿去，我們也不便白送了他。這是沒有什麼和解的。我們是辦的學校，錢不夠大家不拿錢，喫苦不算，還要另外找錢來填補着用。事實明明白白擺在大家的面前。我們是爲了辦試驗教育事業，我們自願力量雖小，到處有事做有飯吃，我們是想來吞沒這一點點財產的嗎？這來者給我們一席誠摯的言詞說感動了，也表示着同情說：「我是對他們說不要這樣胡鬧。他們不信我話，一定要這樣。」

又過了一些時候，淮安縣政府的刑事侵佔案的傳票到了。

這很使我們茫然，同是一個縣政府何以又准了他們的告訴呢？司法的這些常識我們是沒有的。就是這一類的書籍也無收藏。因爲平時總以爲這是另一個專門部門。而且我們是從沒有想和任何人以司法相週旋的。這時却有幾分手忙腳亂了。後來聽人說要答辯，也就和平時一樣買了公文紙，述明學校一切，遞到縣政府去。

打官司在我們都是第一次，傳票上說某某，某日上午九時報到。這天一早我們在九時以前就到了。但一直守候到下午五點鐘纔開庭。而且開庭又不是我們的案子。待候審完了別兩個案子，承審員向書記官說了一兩句話，書記官就宣佈說：「其餘的案子喫過晚飯再開庭了。」庭上人退了，庭下人也退了，法警把公庭上的大讖筒筆架也撤去了。我們想出去吃點東西，也很需要，但路太遠了：守候了一整天，不要把時間又錯過去了。因此就不敢離開去。一個法警肩上掛了一枝舊式的長槍，黑布的衣帽，白布的條子，在空洞洞大廳屋裏暗暗的燈光下徘徊。蟋蟀悄然的鳴聲，這情形真使人有些載怨。幸好不久就開了庭。而我們的答辯書並沒有遞到。還以為是另有弊端。後來纔知道刑事的答辯要購刑事狀紙，而且要請法院代抄。

不久判決書也就下來了，又給了他們的駁斥。

「將近寒假的時候，一個風雨的中午，縣督學和教委同來了，他說現在教育廳來了公事，限文到十日內查復，又有人到教育廳告了你們了。日子太迫促了，今天下雪也不得不來了。」

他一面將所要搜集呈報教育廳的事實一一筆錄起來。

這些署名控告者還不是他們嗎？

判決書給督學和教委看了，他們說這是很有用的，請你們拿去拍成照片，送給我們轉去。

這問題就這樣了結了，總算順利。

這年十二月的某日中午，天氣是陰暗的，忽然門前有一個老頭子，逛來逛去，校工跑來報告說：「門前有個人說要來會會校長。」我們的預感，知道又有着什麼麻煩的事在守候着我們了。我們立即把他請進來。這老者真有些奇怪，堅不肯說出姓名，祇問我們有沒有產權。這當然又是個摸不着底的悶葫蘆了。我們很坦白地敘述了我們的情形，他將信將疑的說：「你們既有產權的話，那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你們了。」便從身邊掏出一張紙條，讓我們看，我們看過了，就明白了他的來意。

我們說：「松樹被他們盜伐去了嗎？」

「再多一些也能弄走了。」他回答我們。

「看松樹園的人，何以不來報告？」我們接着問。

「他不知道產權是不是屬於學校啊！」

接着他就敘述昨天伐松樹時的一段故事。

「昨天一早，就有幾十個人圍着松樹園要伐松樹，一個長長個子大大眼睛的人說：『我是縣政府派下來的委員，誰攔阻就要抓誰。』幾十個人吆喝着，看松樹園的園丁嚇得沒有了主張。後來有人叫他到公所裏去報告。這就是一張報告的條子。貴校的莊頭說不要緊，一切由他，他拍胸承擔，看松樹園的人又要他們寫了一張條據，這就讓他們伐去了。沒有半天的功夫，連砍帶運都完了。」

他搖搖頭接着說：「黑着天的事！」

「我要告訴諸位的事，諸位已經明白了。我的名字現在也用不着告訴大家，貴校要是沒有產權的話，今天有空的時候不妨去看一下。」就告辭了。

沒有遲疑的先到出事地點看個實在，然後再定辦法。

不敢怠慢，匆匆地跑下鄉。莊上人遭着大的驚擾，這一堆，那一羣地在談着這事。見了我們來，就圍攏來，你一嘴，他一舌地把昨天的事又告訴了我們，一面引着我們到松樹園去

看。一個森森勃勃五十一棵大松樹，祇掉下禿禿地平着地面的一些樁子了。我們看了一遍又到公所去訪問。情形大致相同。當時我們的決定是以司法手續訴追，就匆匆回來。剛走到半路上，迎面却來了兩個人，後面跟着兩乘黃包車子，他們已在遠遠地給我們打招呼。我們很詫異，那招呼的人，一些也不認識，就站住了守他們迎來。一近身，他們開口就問：「你們是學校的先生嗎？你們學校那地方的松樹被人偷去了。今天縣長接着一封無頭信說你們學校的松樹被人偷去了，說是有公務人員某某在內，縣長不在家，信是科長接到了，科長很生氣把我們喊去叫我們看信。說是我們在外面作的好事。所以竟有人敢冒我們的名字在外面胡鬧，這還了得嗎？現在就叫我們出來查。我們的飯碗險些兒都要被他們打破了。我們要問先生，那封信是不是你們寫的？」

我們聽着他們說，正也奇怪這封信究竟是誰寫的。在他們總以為這定是我們幹的事。我們就回答他們：「我們也是剛纔知道這個消息，看過了這邊情形，正預備回去進行這件事的。」他們就要求我們引導他們去看，於是我們就再折回來。

第二天依司法手續進行了。可是這案子大半已經破獲，却牽累了一家木匠舖。兩個法警

偵查情形後，沿着運河下行，邊走邊問，一直問到這位木匠的家裏。木匠這夜就帶進了拘留所。木匠供出他的來手，但主犯却逃了。主犯是誰？就是同鄉委員會兩名主要委員。

這案一直延宕到現在也沒有了結。祇有木匠方面願以原價一百三十五元作償。因為他原想貪圖一點便宜，現在却遭了重大的負累了。官司吃半年又拖累他生意不能作，而仍要大把地拿錢出去化用。他請了些正派負責人進行。我們也覺得他的無辜，就把這方面的關係了結了。而盜賣的主犯也竟有一個落網，拘留了兩天，又被兩家殷實舖保釋出去，聽候拘捕到另一主犯時隨傳隨到。

總以為爲如此一來，該可以結束，不再有風波了，可是事實仍舊不然。

三月裏忽又接縣政府法警送來高等法院的傳票，列入原告的三人，就有兩個是盜賣松樹案經本縣司法拘案在逃的主犯。而被告的兩人，一個因經費困難，另就安徽一個縣鄉師的教員而以薪水所得來挹注救濟新安的困難去了。

但法律手續，除知要答辯外，仍然一無所知地乾着急。後經介紹，認識了一位本城的律師。他聽了我們一次坦白地敘述後，慨然的允爲幫助，並且說明法律的程序，並且斷定官司

定不會輸了的。相約關於種種經政府立案手續，檢送給他，他當抽暇代為擬答辯辭。

這位先生事務很忙，所以將稿子交給我們，郵寄高等法院時，祇有四天的功夫就是庭期，庭期又恰是星期一，如是非趕在星期六寄到就會誤事，因星期這天是照例不辦公的。

星期四一早去發信，但匯票尙未到。要待過了九點鐘，纔有。而掛號處却又在九點以前把這處的信就得打郵包寄出去。這兩種不相銜接的情形下可使人感着心急如焚的慌忙。最後還是先將辯訴辭趕着先寄去，中間附一頁八行，述明抄寫和狀紙費未能一道寄出的原因。封好發出，接着又買了匯票另掛號寄去，這樣的做畢了，心裏還前後想了一下，有無遺漏的事。覺得一切都妥當了，懸懸的心稍稍地放下了一些纔走出郵局。一心祇揣想着星期一公庭對簿的一切了。

星期一早就起來，要趕三十里的路程，而且又要在上午八點鐘就要報到。

時間是趕上了。但一切都感着茫然。一一地問明手續，就在候審室專候傳審了。整個上午過去了，下辦公廳的鈴聲在響了。承法吏傳出一聲：「不開庭了，下午再來。」

各候審人都退出吃飯。

走出法院的大門西壁上盡是批示，纔看見原告等的批示。再順便看過去却是今天纔發佈的批示，正是我們的。關頭就是痛加批斥的嚴厲的辭意。是說我們太不知法院的尊嚴而拿了一張草率不恭的稿文來答辯，殊屬無狀。纔知道小心的趕寄來的一切手續，收發主任并未代辦。

午後開庭，將兩造傳齊。法官開始問話，對於這種不知法院尊嚴的事，法官猶有餘怒的問到這件事。經說明後，法官說：「那是要買狀紙和納抄寫費的啊！」我們補充說明已寄兩元來。法官這纔命法警去問收發。收發回報是收了兩元。

法官說：「啊！回頭那就代抄寫好了。」

法官書記官（錄口供的）和兩名法警四個人是面向着我們。

三個人站在一邊的是原告。其中有兩個就是原縣正在追捕歸案的大盜犯，我們的原呈中分明的述及了。但法官并不多問，祇問我們何以尚有另一人不到庭，經說明了理由。但法官於臨退庭的時候尙叮囑要他下次必須到庭。理應刑事被告要交保，問我們可有保人。說明沒有，又叮囑下次隨傳隨到。法官和書記退到裏邊的門裏出去。我們退到外邊門裏出來了。

原告三個人中就有兩個是原縣正在拘捕的刑事犯，却在咫尺的高等法院公然出庭，又公

然退庭了。

法律，法院，刑事案侵佔罪，刑事案冒充公務員，擾害地方，盜賣五十一棵大松樹，拘捕主犯歸案伏罪，一些簡單而又複雜的觀念直是分辨不得。

約隔一月是第二次的庭期，照例在候審室的小屋子裏坐守。

律師休息處的茶房間：「那位是淮城學校的校長，某律師要請去談話。」但我們沒有請某律師，是另外的人了？但是今天到庭的沒有另外自淮城來的。後來這位律師又派了自家當差的來請，是並沒有錯誤，可是我們却沒有請某律師啊！這時雖未開庭，但已不能外出。請他回去復命，說待一會一定去奉訪。

上午過去了，仍沒有開庭，各人退出吃午飯。

飯後往某律師家。原來某律師是法院指定為我們辯護的義務律師。某律師見為代辯護者是一名校長，校長一定有些面子和身份，恐義務律師要掃場了校長的面子關係，特約一談，以明究竟。這次聚談大約竟有一點多鐘，各種關鍵都弄得明白了。某律師即慨然的說：「既是大家如此有義務而無權利的幹這種苦的工作，兄弟今天午後準時到庭，為先生辯護。」

面又將刑事中附帶民事部份，如何應付，也統統告訴了我們。後來我們應付這事時要佔了多
少便利。這兩位仗義護法的律師，這裏我們應表示謝意！

午後這一庭就判決了。原告被駁斥。

所謂附帶民訴在根本的刑事本身既未成立，就當他是不會再發生的了。大家以為一場風
波又歸無事，從此該可以休息餘力，好做點必要做的事了。可是將近嚴冬的時候，高等法院
的傳票又來了。

以為不會有的事又有了。莫名的惱人襲擊着幾個青年純潔的心，但這襲擊並不使人消極
悲觀而是使人發着揚溢的奮鬥的熱情，應付着這困難的打擊。

每次出庭時，趕着車，侵晨的凜冽霜風，常常使人僵木了，不得不下來走一程。黃包車
夫跑得滿頭淋汗，而坐在車中的人愈感冷縮顫慄。這是兩個極端的現象。

經過了兩次庭訊，也就和刑事同樣判決了。

判決書送到的這天，正是我們舉行二十一年元旦慶祝的大會，到了近兩百人的出席者。
這一天大家很快活，又送來勝利的判決書，更是意外的添興。本縣的法警遠遠地就喊着：「

某某先生又勝利了！」

判決書到了，照例的拿去給關心我們的人去看，好讓他們也放了心；都帶一種勝利的慶祝的聲氣說：「這回總該完事了。」但我們這回反不肯就這樣樂觀了，如是又去請問幫助我們的那位律師先生。他說：「案是鐵定了，如果他們還不死心的話，祇有到蘇州高等法院第三審。你們儘管放心好了，萬一他們這樣做了，手續是很簡單，郵寄一個答辯去就完事了。這班東西真胡鬧，這以後還有什麼胡鬧呢？」

事實果不出所料，蘇州高等法院的傳票到了。這是次年（二十一年）春天的事。夏天判決書也就送到了，照一二審原判駁斥。這次的判決書送到，大家纔真以為可以不用再擔這部份的憂慮了。誰也不會夢想得到這小小的生命的歷程中，竟鬧得如此天翻地覆。

讀者至此也想趁此換口新鮮空氣。但磨難的事並未完了，請再聽我述明這件事。

二十一年的暑假尚未過了，一天本縣教育局的督學匆忙的前來。他說：「是怎麼一回事，貴校又有一個校董會到局呈報立案。」他為明瞭詳細情形起見，請於三日內將有關係卷宗各抄一份送局以便核辦。

教育局是給予駁斥了。

事隔一年，二十二年的暑假中，又來了同樣的舉動。但教育局又給駁斥了。

新縣長來了，他們又去請縣政府督收租息，新縣長不知究竟，拘佃戶的傳票都發下了，後經學校發覺，呈請澈查，縣政府纔知道是受了矇騙，把原拘佃戶督收的票子撤銷了。我們總以為這次政府爲了自身的威信，却不能不給一點懲戒。後來沒有聽見消息。我們向來就是息事寧人，也就不屑去追究了。

本年縣長新換了，教育局長也新換了。他們如此這般的麻煩又打過了一陣了。他們還是那幾個人。署名董事長的仍然是黃任後的朱經理。

本校在風雨中度過了五週年。日子是和一條永也不會截斷的綫一樣。第六年已經在開始了，這輩子的磨難，怎樣纔會脫得乾乾淨淨，仍然要算個疑問吧？

歸結起來，這是一個歷史的遺傳病。——敗血症

(二)欲進不進後天貧血病作梗

有了遺傳病的這小小生命，我們再來檢查他的營養情形看是怎樣？

由會館撥充基金的租產僅有旱地六十三畝七分，又分散在兩個莊子上，相距有十里上下的路程。有蒲田二十八畝五分，這是在學校的面前湖裏面。另有一座市房在離學校有一里路的鎮市上，久已破舊。十九年將冬牆要坍倒，嚇得鄰近一家催迫着我們修理，因為牆一坍下，必定壓倒他家草屋，危險很大，說不定有人命的關係。我們是早就準備修。可是壞蛋的搗亂，租息收不着，一直延挨到初冬。倘遭雨雪，可就難保無危險發生了。想出種種方法，籌了四五十元纔重新砌好一壁後牆。這樣已夠上兩年的房租了。

穀價高的時候，每年也還能收入四百餘元的租價。可是這兩年來穀價賤落，每年僅收上二百餘元。而且手續不勝其瑣碎麻煩。

這五年來，撥充基金的租息，一共祇收到了二千零十五元八角七分一厘。

若爲了這兩千餘元的租息，而鬧得天翻地覆，耗去的精神力量和時間計算，真是一件不值得的事啊！然而社會上一切事，都是不容讓你認爲值得的纔去做，又有什麼說的呢！

此外長期捐助的有二千七百三十九元餘，臨時捐助的有六百四十四元餘，教育局補助三百八十元，松樹值價一百三十五元，五年共入五千九百十五元五角五分五厘，共用去的爲六

千五百一十一元一角六分四厘。平均每年一千三百零二元二角三分二。逐年墊欠已達五百數十元。

此外尚有兩筆，一是二十二年春的陳鶴琴先生捐助開辦幼稚園的經費一百元，和一筆汪母六十歲紀念壽金，以做粉筆工廠開辦費的一百八十三元。沒有列入，是獨立的兩筆。別無收入。

平均每年這一千三百餘元，而用到修理和設備上面去的又幾乎佔全數五分之三。如是破舊的廟堂改觀了，必要的圖書工具，也略爲有了一些。若說這是個學校，那也就算得是一個學校了。然而我們的目的，就在成就這樣一個學校雛形的嗎？

一個生活教育的學校，是要把生活的環境，設備到生活的標準程度。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讓每一入學的孩子，得着生活標準需要，以啓發適應生活力。反觀我們的現狀，物質的貧乏，沒有用發展才力的機會。我們如何就能滿足呢？況且現有的租息，是靠了食不飽，衣不暖的佃戶供給的，另一部分也是靠了以出賣勞力換得生活費中抽取的。本校這五年來的長期捐助者，都是一班現任的教師，或著述者。他們以最大的勞力而博得最少的酬報中，還要

提出對本校的捐助費，這是我們永感不安，而要表示敬意的。也祇有用我們所能用得出的力量，把這小小事業的根基安定了。也祇有這小小事業本身的發展，纔足以真實的安慰着那辛苦的贊助者。

我們覺得這有限的金錢，是如何可以供給小小生命的發榮。但時代給我們的是這樣的限制了。我們祇有埋下頭來，好好地照料着這缺乏營養的（貧血病）小生命。

五年來的小生命，沒有為雙重的——遺傳敗血和貧血——病症所累倒。我們在痛定思痛的時候，覺得這也是一件可以告慰的事啊！

但事實已在教訓着我們。要求生存，我們就得做經濟獨立奮鬥，第五年度開始，我們就拿定了這個目標，雖然這一年仍無辦法。我們的生產設備，僅樹立起一點基礎。可是我們却不能不去努力，不能不去奮鬥！

現在已是踏進了第六年度的門。我們第六年度的計畫大綱的草案已提出了。我們生產計畫的步驟已經決定了。但我們自身的力量是很弱小。我們是需要全國人，也是全人類來共同的扶持和提攜，因為這不是我們所私有的。

新安小學五年收支對照

年 份	收 入		支 出		存		欠	
第一年	\$1376	<u>971</u>	\$1521	<u>192</u>			\$144	<u>221</u>
第二年	\$ 967	<u>658</u>	\$ 969	<u>987</u>			\$ 2	<u>329</u>
第三年	\$1511	<u>375</u>	\$1505	<u>310</u>	\$6	<u>065</u>		
第四年	\$1158	<u>997</u>	\$1384	<u>120</u>			\$225	<u>123</u>
第五年	\$1130	<u>555</u>	\$1130	<u>555</u>				
總 計	\$6145	<u>556</u>	\$6511	<u>164</u>			\$365	<u>608</u>
備 註								

關於經費的非常情形，而演出的傳奇故事，此處是不及詳述了。總之這裏是有着時代的艱難的背景和新興事業者所必嘗受的忍痛與吞聲。

新安小學五年總入帳

十八年度 — 廿二年度

說 明	數 目
租 息	\$2015 ⁸⁷¹ —
長 期 捐 助	\$2739 ⁵⁴⁵ —
臨 時 捐 助	\$ 644 ⁵⁰⁰ —
教 育 局 補 助	\$ 380 ⁰⁰⁰ —
松 樹 價	\$ 135 ⁰⁰⁰ —
借 墊	\$ 228 ⁶⁴⁰ —
懸 欠	\$ 365 ⁶⁰⁸ —
總 計	\$65.1 ¹⁶⁴ —

(三)繼續努力以求衝破重重難關向前進

任何事業的成就，是要具備着兩種條件：其一是財力，另一是人力。無錢是做不成事，但無人更是更不足以成事。我們認爲人力的需要，是超出於財力以上。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的，是僅具備了人力，而缺少適合的財力，也一樣的會無成就。我們怎能否認當前的事實！

這五年來，先後參加工作的人數已有十幾個了。每一參加工作者，都是抱着一腔純潔的，而又熱烈的期望，但爲財力的限制，一切都無開展方法。不能夠供給衣食，每月勉能供給六七元的生活費。有時尙有支付不出的恐慌。這如何能讓一個肯死心踏地的人繼續地工作得下。如是在苦熬不過時，就祇好變更計畫，暫時的離開去。而一面則仍準備捲土重來。一年兩年後重來而仍依舊無辦法又不得不離開去，已成常態。青年豪情血性究有幾何？而環境的限制是這樣鐵一般嚴緊，沒有一點點新的希望直到現在。我們常在絕望中祇得說：「時代犧牲了我們了」！

我們是青年，我們決不能就這樣的消沉了。如是在無望中，仍有希望迷離。

真理終不會爲歷史所淹沒的。我們相信的真理的實現，仍祇有靠着我們自己去努力。

我們是再接再厲。我們是屢敗屢戰！

我們不僅在樹立經濟獨立的計畫，我們更在籌畫怎樣集中人力的打算。

第五年的開始，我們仍陷在經濟的困難中，但我們毅然地實現了基本學生的計畫。

他們是一棵幼弱的種子。他們正是前途隱藏着最大希望者。然而他們不幸，家庭要斷絕了他們的正當培養。若果再不即時提出救濟辦法，更待何時？

基本學生，是學校基本生力。但同時學校又是在培養每一個基本學生的做人的基本生力。這兩重相互的基本關係，基本學生就這樣開始了。

第五年過去了，基本學生由七人已增至十三人了。但要求加入者紛紛，而我們怎樣可以容納呢？

我們祇有積極努力，使生產計畫早一點實現，可以有多容納幾個基本學生的可能機會外，是沒有另外的一種辦法的。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基本學生逐漸能自食其力，也是要從自食其力的培養上，樹起獨立有自信力的人格出來。

我們祇有努力前進。

實驗生活教育的責任，是在我們的肩上。

我校第五年計畫大綱

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至廿三年六月

第一項 經費

以逐漸實現經濟獨立的原則

甲、籌足生產工具材料費五千元。

乙、籌足修理房屋及必需設備費兩千元。

丙、固有經常費租息約三百元。

丁、固有捐助費約四百元。

戊、本縣教育局補助費壹百元。

（共七千八百元左右詳細支配另列）

第二項 要做的事

以在勞力上勞心的生活教育理論的原則逐求達到五個目標：

- 一、健康的體魄。
- 二、科學的頭腦。
- 三、藝術的興趣。
- 四、生產的技能。
- 五、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

列舉具體事如下：

- 一、每天做內體運動一次。
- 二、每天吃豆漿一大盃。
- 三、每天開晨、夕會各一次。
- 四、每天整潔一次。
- 五、每天至少吃白開水五大盃。
- 六、每天大便一次并有定時。
- 七、每天寫日記一篇。

- 八、每天看本埠報一份，外埠報一份。
- 九、每天看書頁數多少臨時酌定。
- 十、每天輪流燒飯挑水。
- 十一、每天要參加一種生產工作。
- 十二、每年每人種痘一次。
- 十三、每年每人洗澡八十次到一百次。
- 十四、每年每人洗衣四季共八十套。
- 十五、遠道的每人每年寫家信二十四封。
- 十六、和國內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互通消息藉以泯滅國家種族地方等歧視的觀念）
- 十七、會寫字體端正的字而且寫得快。
- 十八、能認一千個生字并且會寫會用。
- 十九、能計算普通用數。
- 二十、能認識環境中最易看見的植物十種以上并了解一種以上的生長過程。

- 廿一、能認識環境中最易看見的動物十種以上并了解一種以上的生長過程。
- 廿二、能認識環境中最易看見的礦物十種以上并了解每一種對於人生的功用。
- 廿三、能認識每晚最易看見的恆星和行星。
- 廿四、能欣賞音樂的名曲。
- 廿五、能欣賞名畫。
- 廿六、能畫簡單構圖的畫。
- 廿七、學會唱十二首歌。
- 廿八、學會樂器一種。
- 廿九、學會表演話劇六種。
- 三十、學會玩科學玩具五十二套。
- 卅一、學會製科學玩具五十二套。
- 卅二、學會製動植物標本五十二件。
- 卅三、學會開留聲機器。

卅四、學會開電影機器。

卅五、學會開無線電收音機。

卅六、學會修理農工具及日常用品。

卅七、學會最普通的應用藥品十二種。

卅八、觀察社會生活（如石匠，鞋匠，鐵匠，瓦匠等生活情況，每年選擇兩種，一學

期至少詳細觀察一種以上。）

卅九、種除蟲菊五畝。

四十、種食用蔬菜兩畝。

四一、種觀賞花卉半畝。

四二、養鷄鴨各二十隻。

四三、養羊兩隻狗一隻。

四四、捕滅蒼蠅蚊子并能懂得蚊蠅的害處。

四五、長途旅行兩次，距離遠近和時間長短臨時酌定。

四六、拆卸破屋五間。

四七、砌新牆兩座。

四八、鋪平校內外路五十二丈。

四九、闢淺草地一塊。

五十、闢游泳場一處，并學會游泳和撐船。

五一、開水井一口。

五二、建噴水池一座。

五三、編蓮花週報四十期。

五四、編印一年概況。

五五、徵集批判。

五六、擬第六年計畫。

五七、其他。

第三項 共同生活的人

以共甘苦之原則

甲、導師兩人或三人。

乙、基本學生暫定爲二十名。

一、信仰本校教育主張者之子弟；

二、顛連無告而需人幫助之孤兒。

以逐求達到自食其力的原則

丙、普通學生（即通學的）暫不定人數。

丁、有熟練技能的工人（視需要臨時酌定）。

第四項 生活的場所

一、藝術展覽室一間。

二、社會科學參考室一間。

三、自然科學試驗室一間。（附醫藥用品）

四、金木工作室一間。

- 五、圖書室一間。
- 六、招待室（附閱報用）一間。
- 七、寢室三大間。
- 八、溫房一所。
- 九、浴房一所。
- 十、廚房一所。
- 十一、廁所一所。
- 十二、貯藏室一間。

第五項 推進社會事項

以聯合本地或遠地的力量，開發本地富源，救濟知識恐慌調濟生活趣味的原則。

- 一、聯合本地的力量重修年久失修的蓮花街道路一條。
- 二、聯合遠方的力量以救濟蒲田戶蒲草滯銷的恐慌，促進蒲草造紙工廠的實現。
- 三、辦民衆夜校一班，救濟知識的恐慌。

四、闢露天電影場一處，並設法自置電影機一架，以救濟羣衆娛樂的缺乏。

五、設法自置無線電擴音機一架，以收小的村莊和大的世界溝通的實效。

第六項 我們的口號

- 一、要取得生產的工具和材料以達到經濟的獨立。
- 二、打開中國教育的新生路。

淮安新安小學

我校第六年計畫大綱

中華民國廿三年六月六日——廿四年六月六日

本校依據第五年度計畫和事實的經驗擬成第六年度計畫大綱。

第一項 經費

力圖逐漸實現經濟獨立的原則。

以量出爲入擬定經濟的計畫。

以量入爲出逐求事業的發展。

甲、籌募生產工具材料費一萬元。

乙、籌募修理和建設費八千元。

丙、籌募設備費二千元。

丁、整理原有經常費租息約二百元。

(因農村經濟崩潰，影響收入，或將不上此數。)

戊、原有捐助約六百元(自廿二年八月份起，月匯五十元。)

己、本縣教育局補助費二百元。

第二項 生活

以在勞力上勞心的教學做合一的理論與方法，逐求達到五項目標爲原則，以實驗生活教育的真實性。

以共生活共甘苦爲原則，養成生活的正確意識和態度。

生活的目標：

- 一、康健的體魄。
- 二、科學的頭腦。
- 三、藝術的興趣。
- 四、生產的技能。
- 五、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

生活的方法：

甲、個人的生活

- 一、每天做內體運動一次。
- 二、每天整潔一次。
- 三、每天寫日記一篇。
- 四、每天吃開水五大盃和豆漿一大盃。
- 五、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時。
- 六、每天看本埠報和外埠報各一份。

七、每年種痘一次。

八、每年洗澡約八十次到一百次。

九、每年洗衣約八十套到一百套。

十、每年和國內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

（藉以泯滅國家種族地方等歧視觀念）

十一、會寫字體端正的字并且寫得快。

十二、會計算普通用數。

十三、要認識五百個生字并且會用。

十四、要教兩個以上不識字的人認識五百個字，做掃除文盲的基本運動。

十五、要認識環境中最易見的動植礦物各十種以上，并且要觀察動植物各一種以上的生長過程及動植礦物對於人類關係。

十六、要認識每晚容易看見的恆星和行星十二顆以上，并能懂得風雲雨霧等自然現象的成因和人生的關係。

十七、能欣賞名歌名畫和自然風景。

十八、能畫簡單的構圖。

十九、會唱十二首新歌。

二十、會弄一種樂器。

廿一、會表演六種話劇。

廿二、會打六套拳術。

廿三、會製科學玩具及動植礦物標本各十種以上。

廿四、會開留聲機電影機和無線電收音機。

廿五、會攝影和沖洗晒印照片。

廿六、會修理農工具及日常用具。

廿七、會運用十種以上普通藥品。

廿八、要認識社會生活。并認定一種構成社會生活之基本的工人生活。如種蒲田者瓦

匠木匠石匠鐵匠……的生活詳細觀察，並加記載，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基礎。

廿九、要學會游泳和撐船。

三十、要學會騎腳踏車。

乙、團體的生活

一、每日開寅晚會各一次（星期一寅會舉行紀念週。）

二、每週開週會一次。

三、每月開月終會議一次。

四、每年開紀念會一次。

五、臨時集會可臨時酌定，其他紀念會俱於臨時會議中決定。

六、每日輪流做主席和紀錄。

七、每日輪流燒飯和挑水。

八、每日每人參加一種或兩種生產工作。

九、每年長途旅行一次。

十、養雞五對狗兩隻。

十一、捕滅蚊蠅并懂得蚊蠅何以爲人類大敵。

十二、編蓮花週報五十二期。

十三、編輯教學做叢書六本。

十四、編印一年概況。

十五、徵集社會的批判。

十六、擬第七年度的計畫和生活曆共同生活的人。

甲、導師

一、以具有一項或數項生產技能者。

二、以具有熱心犧牲個人的一切，努力贊助本校的實驗辦法者。

乙、基本學生

以逐求漸使能自食其力的原則

現有基本學生十三名，但添加與否須視環境之能否容納爲定。其入學標準以信托本校辦法者的子弟。

顛連無告，需人幫助之孤兒，經校務會議的決定，即為本校的基本學生。

丙、普通學生

本校附近為社會經濟條件所桎梏之兒童，家中無事便來，有事便輟。此輩兒童名額暫不定多少。

第三項 環境

一、社會即學校，生活教育者除適應生活環境以圖生存外，當更力圖創造新的環境，以達到人類正當生活的態度。本校應以文化集團的力量，負起促進社會文明的使命。

二、生活教育者的最大任務為發展社會經濟的事業，本校除積極謀自身經濟獨立外，促進社會生產量增加，質地改進，及價值的提高，俾開發地方的富源，促進社會的新生活。根據此兩原則而有：

甲、生產的建設

一、擴充粉筆製造廠。

二、成立蚊煙製造廠。

三、成立蔬菜園及菊、月季花園。

（繼續挑填柴地，期於三年內能通運河堤關成一條新路）

四、成立產品推銷所。

五、成立蒲草造紙廠。

1. 救濟本地種蒲田業者蒲草無銷路的恐慌。

2. 鼓勵增進蒲草的生產量

（潦漥之區統可改種蒲草）

3. 成立種蒲田者合作社。

4. 籌集基金（即一萬元生產工具材料費中一部分。）

5. 選派基本學生中年齡較大者往造紙工廠實地學習造紙技術。

六、籌備印刷所

1. 選派基本學生學習印刷技術及美術製版技術。

2. 另籌基金三千元。

乙、工程的建設

一、修理和開關門窗并加油漆玻璃。

二、翻蓋前後樓屋頂。

三、裝換前樓上下及第一二工作室地板和樓板。

四、翻造圓門兩座。

五、建築浴室一所。

六、建築溫室一所。

七、建築廁所一間。

八、闢天然游泳池一所。

九、建築戶內生活區一座，包括

1. 自然科學試驗室（附醫藥用品陳列）

2. 社會科學參考室

3. 藝術展覽及習作室

4. 金木土製造室。

十、鋪平道路五十二丈。

十一、建築演講台一座。

供講演表演戲劇及放電影之用，以期增進社會生活的興趣。

現因無正當娛樂機會，而致常數百人擁聚於一小戲園中，歷數小時而不知倦，非獨妨害健康，而低劣的趣味的挑撥，實為誨淫誨盜之媒介。本校願與熱心改造社會人士共籌挽救的方法。

十二、翻造永裕亭

此亭年久失修，現已椽朽瓦坍，狀極危險，擬重新翻蓋，并擴大其用途。

1. 為附近農家生活閒暇時，辦民衆夜班的場所。

2. 為蒲草造紙工廠接洽收買蒲草的場所。

3. 為種蒲田業者，合作社辦公的場所。

4. 爲方便往來行人歇肩息腳的場所。

十三、聯合本街及其他熱心社會公益之各界人士，進行重鋪蓮花街大路一條。

第四項 目標

- 一、取得生產的工具和材料以達到經濟的獨立。
- 二、努力完成生活教育的實驗。
- 三、打開中國教育的新生路。

江蘇淮安新安小學

教育是全人類的事業。

在兒童的世紀裏，要爲兒童創一基礎事業，是每一個人，更是每一個教育的研究者的責任。



中華民國五年拾月拾四日收到

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發行

我們的旅行記

〔全一冊〕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新安小學 兒童旅行團

校訂者

陶行知

發行者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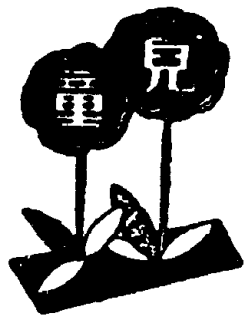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北江西路
第三七〇號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實價大洋八角